



READERS

读者®

爱在心里

当机器人取代了你的工作……

来不及珍重的告别



ISSN 1005-1805



10>



扫描二维码

2016·10

扫描二维码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15期 五月下

煮饭仙人的修炼之道

● [日] 村嶋孟

我今年八十六岁，在大阪有一家大众食堂卖了五十二年的银饭。

1963年，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一家大小都要张嘴吃饭，我知道自己并不是聪明人，只好煮饭来养家。我经历过饥荒年代，小时候甚至要吃杂草充饥，深知挨饿的滋味，所以，别的我做不了，只想做一碗好吃的银饭，一心想让大冢吃饱吃好。

两年前，我退休了，大阪市长颁发了一个奖状给我，没想到煮了一辈子饭，还会受到嘉奖。

煮饭没有好身体是不行的，洗米、搬动大米、木桶都需要力气。在大阪，我每天四点就起床了，拎根棍子做体操，集中精神。

很多人问我煮饭的秘诀，在我看来，米饭做

得好，水很重要。在日本，米饭最好吃的地方，就在水好的地方，大阪的水就非常好。洗米的过程也非常重要。开大龙头，快速地搅动，利用指尖的力道，让每粒米相互碰撞，这样米容易吸收水分，也能增加甜度，煮出来的饭才好吃。还有一个秘诀，就是一定要用传统的红砖灶台。灶台上三个火眼、四个定时器，什么时间转换大小火，什么时间熄灭几个火眼，都要靠它们来提醒我。其实一个定时器就够了，但是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就需要四个来提醒我。这样煮出来的饭黏黏的，米粒晶莹剔透、色泽很亮，吃到嘴里有回甘，这就是银饭。

（孟帆摘自《财经天下》2016年第3期）



栋方志功绘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利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贾真

编辑 李霞 李秀娟

孙烈举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健

制版 邓国宏

·发行印刷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颖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胡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监 杜孟斌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婷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伟 (0931) 8722496

行政助理 王卉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谱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峰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进 (010) 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丹 (0931) 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10期

文苑

【卷首语】 1 / 煮饭仙人的修炼之道 村崎孟

【文苑】 4 / 爱在心里 猛力

6 / 吾亦爱吾庐 蒋勋

7 / 青春花 永井荷风

10 / 名叫彼得的猫 村上春树

11 / 诗二首 巴尔蒙特 阿多尼斯

40 / 一匹骆驼 贾平凹

70 / 报复 雨果·克里兹

人物

【人物】 12 / 我是天生的诗人 施立松

【名人轶事】 63 / 杜月笙办堂会 崔济哲

【回忆】 60 / 我的姑婆赵四小姐 赵荔

社会

【杂谈随感】 23 / 愚蠢的争斗 曹颖

24 / 彼此终将渐行渐远 彭敏

27 / 极品亲戚 叶倾城

51 / 暴发户气质 谁谁谁

57 / 一饭一信, 是性命相见 韩松落

59 / 我们只有这一条出路吗 孟静

【话题】 32 / 当机器人取代了你的工作…… 朱帝克

【社会之窗】 46 / 面对生活的挑战 罗屿

人生

【人世间】 20 / 来不及珍重的告别 周嘉宁

44 / 两件往事 林鹏

【人生之旅】 43 / 语言交换 言毕生

【婚姻家庭】 8 / 远方的灯 侯文咏

【两代之间】 22 / 令母亲心碎的那一刻 陈玉豪

42 / 英雄感 戴文采

【青年一代】 55 / 情感练习 赖以军

生活

【乐活】 18 / 住到乡下去抄书 唐辛子

68 / 单身者的“饭团” 张国立

【生活之友】 52 /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余卓轩



国家期刊奖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z@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阅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 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 KTDZB 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 - 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生 活

- 【心理人生】 26 / 何必欺人太甚
45 / 别错过加错
58 / 炫耀

刘墉
肯·劳伦斯
罗西

- 【经营之道】 54 / 甲方乙方

黄小坚

文 明

- 【在海外】 19 / 用羊皮纸练习
50 / 服务员克劳斯的故事

李贞淑
高恩彬

- 【知 识】 56 / 上脑统治者与下脑主导者

游识猷

- 【历史一页】 28 / 鸦片战争中的日本戏码

张鸣

- 【文化茶座】 16 / 读书会给人好胃口
66 / 杂碎和尼克松的筷子

六神磊磊
黄二刀

- 【体育之窗】 37 / 带球冲刺的优雅

金汕

悦 读

- 【幽默小品】 18 / 各有所好
36 / 面试高招

李冬梅
胡震宁

- 【言 论】 15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 像】 30 / 我画的不是胖子
64 / 这些,会是真的吗

费尔南多·博特罗

点 滴

- 【意 林】 49 / 过了,就是错了
49 / 用勋章
49 / 恬
49 / 老黑鸟的决定
49 / 雕饰

高夫
且庵
王太生
保罗·科埃略
王自亮

- 【点 滴】 17 / 歪门邪道的工艺菜

汪曾祺

29 / 从宽处理

亦舒

63 / 敲石与一叶

月庵

69 / 在漩涡里挣扎的鱼(外两则)

安东尼·德·梅勒

71 / 读书

金克木

互 动

- 【互 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36)

- 【封 面】 驳(摄影作品)



1

去英国之前，我对那里并没有太大的期待与憧憬。我总觉得去发达国家旅行会比较无趣，那里的生活节奏很快，人们生活压力巨大，再加上英国人素来给我一种严谨古板的印象，所以，我基本上抱着看一看大本钟和福尔摩斯居所的最低期望。

到了英国后，我特意找了一个郊区的房子住下，一来希望远离市中心，二来也是想让

爱在心里

● 猫 力

电视柜、衣帽架等。最让人惊艳的是房子里无处不在的小门，每一扇门上都刻着时间的痕迹。远看时，我以为是仿古做旧的效果，但用双手抚摸它们的表面，就能感觉到木块浑然天成的肌理与包浆。

有一次，我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身边有一个形状怪异的单门柜，上面的门非常独特。潘妮告诉我，这是她旅行时，在摩洛哥一个小村落中发现的羊圈上的门。当时，她立刻摘下手表和项链，要求以物换门。就这样，她拆下那扇小门，一路扛回了英国。回来后，她找来木材，加工打磨，于是有了现在这个单门柜。她的衣帽架，是她在马达加斯加旅行时从路边捡来的树枝。为了防蛀，她将它漆成了米白色。每次看到这个衣帽架，我都觉得它像是一个年迈且周到的侍者，欢迎着每一位客人，帮他们脱下外衣，并摆放妥当。

2

自己玩得更自在些。

我的房东潘妮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和自己的3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和我遇到过的许多民宿主人一样，潘妮也是一个风格独特的艺术家，她平时都忙着摄影、拍电影、绘画，有时候也会突发奇想做一些艺术装饰。

潘妮的房子是她自己设计装饰的，淡绿色的墙纸，上面挂满了画作，有些地方也会挂一把提琴或一盏壁灯。房间里放着颜色各异的木质家具——

一天，我从厨房翻出一张老照片，黑白的，上面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女人，手里拎着一条跟她身高差不多的鱼。照片画面非常吸引人，于是我问潘妮：“这是电影里的剧照，还是杂志的插页？”

她听到后微微一笑，说：“照片中的人是我的母亲。”

我先是一惊，然后又立刻追问：“这条鱼是真的吗？”

她笑着说：“当然，我母亲是一个让我敬佩的女人。我下午要去郊外看望她，大概3

个小时车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没问题！”我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妈妈。

路上，潘妮同我聊起了她的妈妈。

潘妮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就去世了。她爸爸是一个警察，在调查一起案件时不幸身亡。在那之前，潘妮一家六口人过着十分幸福安逸的生活。潘妮的爸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养了一只猫头鹰，还经常带着这只猫头鹰去河边钓鱼。这一切都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无踪了。潘妮的妈妈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常说，她此生最大的天赋就是让潘妮的爸爸爱上自己。对她而言，丈夫的过世就如整个世界崩塌一般。

每当想念丈夫的时候，潘妮的妈妈都会去丈夫生前常常钓鱼的那条河边走一走，偶尔也会带上丈夫留下的渔具去那里钓鱼。其实她根本不会钓鱼，只是做着与丈夫相同的事，幻想着这一刻他们彼此的联系并未被切断。

那天，刚好是丈夫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潘妮的妈妈又在河边钓鱼。她一边想着丈夫，一边流泪。

一些路过的钓客在一旁取笑她：“看那个女人钓鱼的样子，多么蠢笨……”他们认为，在这个季节、这片水域是绝对不可能钓到鱼的。

潘妮的妈妈并没有理会，她一心想着她的丈夫，心中凄然，眼眶湿润。然而就在这时，她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正

在拽她的钓钩，她大叫：“快点来帮帮我！”

一旁看热闹的人，帮她拽起了那条鱼。

那条鱼足有1.5米长，是小镇上的人迄今为止钓到的最大一条鱼。所有人都非常惊讶，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毫无经验和技巧的家庭主妇竟然能钓上这样大的鱼。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最终还上了报纸，于是就有了那张照片。而潘妮的妈妈，也因为这条鱼，开启了她近50年的钓鱼生涯。

“什么？50年，你妈妈现在还在钓鱼吗？”我惊讶地问。

“是的，她今年已经92岁了。上周她刚从非洲回来，因为钓的鱼太大，她用力时断了一根肋骨，休息了两个星期，现在已经好多了，不过她订好了去荷兰的机票，马上要去那里钓鱼了。”潘妮说。

我想象着在新闻中才会出现的92岁老人的样子，她身背渔具，意气风发，像一个女战士，而她的过往犹如一首动人的抒情诗。

3

在郊外的一处民宅，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女超人”。她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个90多岁的老人。

她向我展示房间里的一张钓鱼地图，是手绘的，并不特别精细。地图上画着许多小红点，表明这些地方是她过去并钓到过鱼的。在蒙古，她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在俄罗斯，当地的一个军官开着军用直升机，带她去了一处未被开发的

内陆河；在印度，她听说当地的鱼非常喜欢猴子屎的味道，于是特地去山里收集了很多猴子屎作鱼饵。她每年都会写一本钓鱼日记，收纳箱里已经有了好几十本。她打算从荷兰回来后休息一阵，将这些日记整理出来，写一本传记。她说这本传记不求出版，只希望能忠实地记录自己这一生。

她说，她在45岁那一年获得了重生，自此，钓鱼成了她最大的天赋。她钓到过许多体形巨大、外观奇特的鱼。偶尔，她也会跟这些鱼合影，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会亲吻那条鱼，然后放它走。

我突然觉得，在冥冥之中，她的丈夫通过这种方式一次次地与她重逢，跟她亲吻，同她道别，让她在后半生懂得了“放下”——放下她钓到的鱼，放下她已离开的事实。

离别时，潘妮的妈妈问我：“你知道人死后会去哪里吗？”

“我不知道。”我说。

她拥抱了我一下，对我说：“我觉得，人死了之后，会住到爱他的人的心里。”

4

回程的路上，潘妮欢快地吹着口哨。夕阳的余晖透过车窗洒在她那一头凌乱的发辫上，她转过头，笑着对我说：“其实潘妮是我的昵称，以后你可以叫我的本名——潘多拉。”

《夕梦若林》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路上有微光》一书，本书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春雨连绵不断，几只麻雀飞来檐下避雨，停栖在我的窗台，不到一尺距离。我停下工作，细看麻雀转头顾盼，小心翼翼，抖落身上的雨珠。想起陶渊明的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麻雀暂来屋檐下托身，使我一时眷爱起自己的家。

童年住在城市边缘，家的四周是菜田。走在田陌间，菜花招来蝴蝶飞舞。清溪水渠环绕，水声哗哗。脚步踏过，青蛙纷纷跳入水中。我低头看，浊水澄清处，漂着浮萍、菱叶，水底密聚螺蛳、蚌壳、蛤蜊。

菜田边一排四椽黑瓦平房，我家是第一户。斜屋顶，洗石子灰墙，竹篱围绕一圈。院子特别大，种了许多植物。柳树、扶桑、芙蓉、番石榴，高大的枝杈横伸出竹篱，常引来路人攀折；低矮的花卉有美人蕉、鸡冠花、雏菊，菜圃里还有母亲种的西红柿、茼蒿、辣椒、茄子。红嫩紫翠，色彩缤纷，一年四季都好看。

每日下课回到家，喂鸡喂鸭是我的工作。黄昏以后，鸡鸭鹅都回家，在院子里各占一角，相安无

事。偶尔一只公鸡跑去追鸭，母亲便会厉声喝止，骂道：“做鸡也不安分！”母亲语言奇怪，我听不懂，公鸡却似乎知错，低头回到鸡群，乖乖卧下不语。母亲高兴，便称赞：“比人还懂事。”

我家没有养猪。附近邻居几乎家家养猪，家门口都置一土瓮，用来盛装厨余馊水。后来我才知道，“家”这个汉字，为屋顶下养了猪。汉代绿

釉陶制作的猪圈、水井、灶台，洋溢着生活的幸福感，使人领悟到，“房子”并不等于“家”。现代城市的建筑，无论多么富丽堂皇，不知道为什么，总让我觉得，屋顶下常常少了些内容，“家”变成空的壳子。我常常在想，如果再造现代汉字的“家”，屋顶下应该放进什么内容。

屋顶下是否至少应该有个“人”呢？我不敢确定。

许多讲究的住宅设计，总让我觉得是一个橱窗，橱窗只需要在外面观赏，并不需要在其间生活，不需要有“人”作内容。一个朋友邀我看她的

家，说是“极简”风格。我走进厨房，看到进口的厨具簇新，外层的护肤膜还在；我又走进卫浴间，只见全白的颜色，从天花板到地面，干干净净，镀金的水龙头发着冷冷的光。一面很大的镜子，映照出我和主人的脸。我问主人：“在这住了多久？”她想一想，说：“两年了。”听起来好荒凉。

我没有说什么，我怀念起自己的家，怀念起小时候种满花木的家，我和鸡鸭一起长大，黎明时会

吾亦爱吾庐

●蒋 勤





来青花

● [日] 永井荷风 ◎陈德文 译

棠棣花早已凋谢，新树的青荫黯然黯淡了。久开不败的杜鹃花也褪了颜色。这时，松的绿渐次弥漫开来，金色的花瓣，随风似雾般飘飞。

时令进入五月，也过了旬日，要是爱花的人们偶尔造访我的废宅，当会感知这座蝶影翩翩的闺室里飘动着一种花香。这香气既不似梅花、梨花般高洁淡雅，也不似丁香、蔷薇般清凉爽净，更不似百合般馥重恼人。

有人说，这是邻家厨下烧苹果、煮蜂蜜之味漏泄而来。其实，这是来青山的人往年由沪上携归的江南一奇花，乘着我们这里初夏的清风，带着满

溢的甘甜，放出诱人的香气。起初为株栽，继而植于地下，微而繁茂。二十年后的今日，已高及来青阁的檐边，以至遮蔽了秋幕之夕阳撒射的窗棂。此常绿树其叶似冬青，园丁称它为小贺玉木，我不知小贺玉为何物。一日，查辞典，见注：“《古今集》三木之一之古称，实物不详。”故因丁之话亦不可信。我时常反复吟诵父亲遗留的诗稿，未见有一首涉及此花。询问母亲亦无法知其名。因此，我擅自以“来青花”三字命之。

五月熏风动帘栊，门外不时传来卖青苗的声音，悠长而遥远。满庭树影布于青苔之

上，顿觉清夏之逸兴骤至。我每年这时总坐于来青花畔，将父亲所藏唐本古籍取出曝晒，诵读，竟忘斜日西坠。来青花大小如桃花，分六瓣，其色非黄非白，恰如琢磨的象牙。而花肉甚厚，微带胭脂色，花心大而呈菊花形，胭脂色浓而近紫。

一花落罢一花开，过了五月进入六月霖雨之时，花事始尽。我面对此花坐于阵阵香风之中，不觉秦淮秣陵之清歌丽曲自然浮现于脑海中。今试观菩提树之花，遥想北欧牧野田园之情景；由橄榄树之花，思忆南欧海岸之风光；因萦丁香花，眼前仿佛看到巴黎庭院之美。月夜见胡枝子、芒草映于地面，花影扶疏，迷离如画，令人不由想到我国诗歌俗曲的洒脱与风致。我由茉莉素馨之花进而面对此来青花，必然会促使我联想到父亲日夜耽读的中国诗歌。父亲生前深深恩慕中华文物，南船北马足迹遍历十八省，意犹未尽。遂携异乡花木归来，将此移植园中，悠悠余生，以此为乐。

大凡深爱一物，就会锲而不舍，欲罢不能，所谓入三昧之境即此之谓也。我省察自身，愧吾疏懒之性终不可至矣。

（旭 日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永井荷风散文选》一书，赵希岗图）

被杀猪的凄厉叫声惊醒。我也怀念起现在的家，窗外有一条大河，月圆时，我会在窗边给远方的朋友打电话，要他抬头

看一看月亮。

春雨连绵，麻雀会来屋檐下避雨，不久它们飞去，再来时口中衔草，在檐下隐蔽处

跳跃忙碌，似乎认定此处是可安身的处所。

（赵彦华摘自豆瓣网，王青图）



远方的灯 ◉侯文咏

今天，冷冷清清的病房里，似乎有了些热闹的气息。护士在病房门上贴了画着小浣熊的海报，海报上面写着“生日快乐”，还附有英文。《生日歌》的旋律在耳边萦绕，病房内，五彩锡箔纸映着午后的阳光，闪闪发亮。

“等会儿别忙着走开，陈先生请大家吃蛋糕。”护士小姐笑眯眯地告诉我。

我比往常早一些踏进病房。我的任务是尽快做完例行的工作，这样在生庆开始之前，看护和护士还来得及替陈太太梳洗打扮。

透过气切管和氧气输送系统，我们能清楚地听到病人的呼吸声。她躺在床上，胸部随着呼吸起伏。十二年来，她一

直躺在这张床上，没有醒过来。由于长期卧床，她看上去相当羸弱，皮肤失去了正常的光泽和弹性。

每天快下班时我总看见陈先生带着鲜花过来。据说桌上那瓶玛格丽特花十二年来不曾谢过。那男人很沉默，难得听见他的声音，有事和护士小姐商量时也是低着声音。他接过灌食针筒和液态饮食，很温柔地替陈太太灌食，那优雅的神态，像是咖啡厅中对坐的男女。有时候，他就坐在病床旁边的那把椅子上，牵着她的手，喃喃地对她说一些生活琐事。

今天我的例行检查不像以往那么顺利。病人的呼吸、心跳比平时快，情绪也比较躁

动，我怀疑是受到了感染。

大多数长期卧床的病患抵抗力都很弱。因此，一旦发生感染，很快就会散播开来，演变成菌血症。这种感染起初会引发肺炎、尿道炎、血管发炎，或者是任何轻微的炎症，因此我必须立刻找出感染源，愈快解决这个问题愈好。

我在走向护理站的走廊上遇见了陈先生和他的两个孩子，孩子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

女孩已经上高中了，留着清汤挂面头，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男孩是个初中生，有对大眼睛，看起来顽皮好动。

“孩子们长得真快。”我表示。

“等一下请医师一定过来吃蛋糕。”他微笑着说。

他带着孩子走向病房，听着那缓慢而稳重的脚步声，我忽然有许多感触。

有一次，我们站在落地窗前俯瞰台北市，他指着灯火明灭处一格一格的房屋向我诉说，哪一栋是他设计的。四十多岁的建筑师，应该正处于事业的巅峰，可是他全然没有那样的神采飞扬，似乎只是在默默地承受着加诸他身上的一切，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十二年前的一个午后，他骑摩托车载着美丽的太太到花店买花，那时他还是个年轻人，建筑事务所才开张，他们想买些玛格丽特花来做装饰摆设。不幸的事故发生在回程的时候，一辆急转弯的计程车把那束玛格丽特花撞得散落满地……

十二年过去了，计程车司

机都已刑满出狱，陈太太仍然昏睡不醒。

“我那时候要是稍微停一下就好了。”他曾这样对我表示。有时候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坚强意志支持他走过这十二年。

我走向护理站，搬出厚厚的好几册病历。翻到最近几次检查报告，偏高的数值显示细菌感染的可能。然而尿液检查、痰液检查、X光检查均找不出感染的征候，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考虑到最后，我想起由于长期卧床，她背后压出来的褥疮，通常这些表面感染很少引起发烧，除非组织已经溃烂得相当严重。不管如何，我得去看看。

“快点，医师叔叔，我们要开始了。”男孩子蹦蹦跳跳地告诉我。

“好，马上就开始了。”护士小姐帮我哄他，“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医师叔叔帮妈妈换药，换好了，我们马上开始，好不好？”

孩子走出病房以后，护士帮我把陈太太的衣服拉开，翻开身，拿掉纱布，一阵恶臭扑面而来。

我试着用器械清除掉化脓的部分。当脓液从组织深处流出时，我立刻明白发烧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了。那个褥疮有小脸盆那么大，我的器械愈挖愈深，当碰到硬物时，我不禁起了一阵寒战——已经蔓延到脊椎骨的部分了……

不久，大家快快乐乐地在蛋糕上插上蜡烛，点起一盏一

盏温馨的烛火。护士和看护又重新把她打扮起来，护理长，还有几位从前照顾过陈太太的医师都来了。

“谢谢大家这些年来无微不至的关照。”陈先生代表全家人致谢，“今天我们快快乐乐地聚在一起为她庆生，同时也祝福她早日康复……”

我望着桌上盛开的玛格丽特花，一直在想着那个褥疮。我不知道整形外科是否愿意替她做彻底的伤口扩创，然后做肌皮的移植与重建。我很怀疑病人是否能够承受得了这样的手术。可是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褥疮、发烧、可怕的骨髓发炎、全身性菌血、休克……这一切可预见的结局都让人心寒。

接通了整形外科总医师的电话，他感到我的想法有些疯狂。

“我们从来没有为褥疮动过这么大的手术！为什么一个褥疮都照顾不好呢？”

“我知道，可是她患褥疮十二年了，二十五号病房第三床，陈太太……”

“等一下，”他忽然打断我，“你是说二十五号病房的那个植物人？”

我静默不语，我想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答案。

“帮帮忙，老兄，我们光是活人的手术都没时间做了，何况是植物人。你想，做了又能如何？”

挂上电话，我开始有点感伤了。

病房里的庆生会仍持续着，不时爆出一些笑声与掌

声。然后我听见大家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歌曲。

我走进病房，看见一张张炽热的脸。烛光的黄晕落在大家的脸上，很愉悦地跳动着。我发现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拾起调子，跟着大家一起唱歌。

黄昏走过病房的时候，庆生的人群早已散去，小孩也回家了。留下那男人，背对着我，望着落地窗外的台北市，我想我有必要和他谈一谈陈太太的情况。

当我走近时，才发现他的脸上挂着泪。见我走过来，他似乎有些赧然，但也不急着把眼泪拭去。

“你可以帮我把她搬下来吗？我想她会喜欢坐在这里，看看那些房屋。万一她真的睁开眼睛醒过来，她会发现，我们从前的许多梦想和设计，现在都已经实现了。”

我们很仔细地移动那些管线，终于把陈太太移下来，让她舒适地坐在椅子上。我沿着她的视线望过去，是桌上的玛格丽特花、落地窗、一座座高耸的建筑……

“我在她身上找到这个，”他叹了口气，向我展示一根银白色的头发，然后自顾自地笑了，“没想到她竟然也会老。”

静静地站在那里，我明白，那是个庄严而美好的时刻，我不该再多说什么。我看夜色透着淡淡的蓝，远方的灯火，一盏接着一盏亮了起来。

（六月的雨摘自新星出版社《大医院小医师》一书，李小光图）



学生时代我在三鹰住宿舍的时候捡了一只小公猫。与其说是捡的，不如说是一天晚间我走路时它擅自“喵喵”地跟在后面，一直跟进我的宿舍。它是一只褐色虎纹猫，毛长长的，两腮毛茸茸的活像连鬓胡，十分可爱。

一段时间里我没有给猫取名字。后来一天听深夜广播节目，记得是《通宵日本》，有一封听众来信说：“我养了一只名叫彼得的猫，不知跑去哪里了，现在我寂寞得很。”我听了，心想那好，这只猫就叫彼得好了！

彼得这只猫绝对聪明能干。学校放假我回家期间，它作为野猫在那一带设法自谋生计，我回来后它又好端端地回

到我身旁。说起当时养猫的困难，不外乎我的经济状况往往捉襟见肘。主人都没钱吃顿饱饭，哪会有猫吃的呢？身无分文的状态一个月当中一般要持续一个星期。那种时候我常向班上的女孩子求援。我若说自己因为没钱正饥肠辘辘，对方必定不理我：“活该！那是你村上君自作自受。”而如果说“没钱了，家里的猫什么吃的也没有”，多数人会予以同情，说一声“没办法啊”，借一点钱给我。

我结婚时还是学生，穷得叮当响，只好暂且在老婆娘家白吃白喝。老婆娘家经营被褥店，岳父对我说：“猫万万不能领来。那岂不要给卖的东西沾上毛了？”那倒也是。

十月一个阴沉沉的午后，我把几件家具杂物和一些爵士乐唱片收藏品装上轻型卡车，在一无所有、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把金枪鱼做的生鱼片给彼得吃。“对不起呀，这回我结婚了，那边有那边的情况，不能把你领去的。”我简明扼要地对彼得解释，但彼得只顾狼吞虎咽闷头吃金枪鱼——终究是猫，不能理解主人种种啰唆的情由。我把吃完金枪鱼仍在“吧唧吧唧”舔盘子的彼得扔在身后，坐上轻型卡车离开宿舍。我和老婆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老婆说：“算了，还是把那只猫一起带走吧，总有办法的。”我们急忙返回宿舍，把仍在呆呆地思索金枪鱼的彼得紧紧抱在怀里。

名叫彼得的猫

● [日] 村上春树 ◎林少华 译



月光

● [俄] 巴尔蒙特

◎飞 白译

每当月亮在夜幕中开始闪耀，

挥舞一把漂亮而又温柔的银镰，

我的心就会向往另一个世界，

沉迷于远方的一切，那一切漫漫无边。

我像一个不安的精灵，在幻想中疾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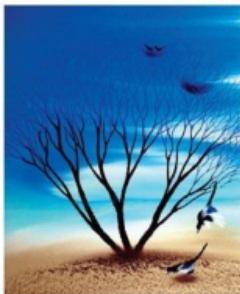
奔向森林，奔向山峦，奔向白皑皑的雪山顶上，

我在安谧的世界上空不曾入睡，

甜甜地哭泣，我呼吸着明朗的月光。

像埃尔弗一样在光网里摇摆，

吮吸这些苍白的光晕，



诗二首

我在听“沉默”如何进行交谈。

亲人们的痛苦离我十分遥远，

我也不参与整个大地的纷争，

我是微风的呼吸，我是云彩。

(木又寸摘)

岳父一开始大发脾气：“把猫领来了，开什么玩笑！还不扔到什么地方去！”但看样子他本来就不那么讨厌猫，所以很快就背地里喜欢上了彼得，当着我的面倒是常常没理由地抬脚踢去一边，一大早在没人的地方却偷偷摸摸的脑袋，给它东西吃。即使彼得往婚礼用的褥子上小便，他也只是说了句“换掉”了事。

遗憾的是，彼得未能在此养到最后。因为彼得是在乡下长大的，晓得独立谋生，没办法在文京区的商业街生活。肚子一饿，它就一溜烟钻进附近人家的厨房，毫不犹豫地把里面的食物叼走。我们得时常听

附近太太们的抱怨：“府上的猫把我家剖开的竹荚鱼偷走了。”我们每次都要低头解释。而且它是在武藏野的大自然中逮着鼹鼠自由自在长大的，这种到处是水泥和汽车的商业街生活弄得它心力交瘁，最后精神失常，开始到处小便。这当然非同小可。如此一来二去，我们只好把彼得脱手。住在乡下的一个熟人接收了彼得：“我家旁边就有一大片树林，动物多得很。猫在这里应该过得很快乐吧！”

听熟人说，彼得在乡下过得自由自在、快快乐乐。每天吃完早饭就钻进附近树林，在那里尽兴玩耍，玩够了回家。

风的君王

● [叙利亚] 阿多尼斯

◎薛庆国 译

我的旗帜列成一队，相互没有纠缠

我的歌声列成一列

我正集合鲜花，动员松柏把天空铺展为华盖

我爱，我生活

我在词语里诞生

在早晨的旌旗下召集蝴蝶培育果实

我和雨滴

在云朵和它的摇铃里、在海洋过夜

我向星辰下令，我要停泊渴望

我让自己登基

做风的君王

(王树芳摘自译林出版社《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我听了，心想不管怎么样，对彼得来说这才是最幸福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某日，彼得终于不再回家了。

我有时仍会想起静静地消失在树林里的野生公猫彼得，而一想彼得，我就想起自己还年轻、还贫穷、不知恐惧为何物，却也不知日后出路的那个时代，想起当时遇见的众多男女。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其中一个至今仍是我的太太，在那边吼道：“喂喂，衣柜抽屉打开也不关上，成什么样子！”

(丁丁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旋涡猫的找法》一书，李曼图)

施立松



我是天生的诗人

1957年9月，上海金山公园，满园桂花，香风成阵。可“唯美诗人”邵洵美无心欣赏金秋美景，他正为一餐饭钱发愁。让他愁容满面的，是陆小曼的生日。

陆小曼和徐志摩都是邵洵美的好友，那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在一片反对声浪中，邵洵美却

毫不迟疑地站出来支持这对璧人。他还专门作了一幅画作为贺礼，画中一壶一杯，外加一行题字：“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

最终，他一咬牙，将自己珍藏的一枚祖传印章转让，换了区区十元。这枚吴昌硕为他祖父篆刻的“姚江邵氏图书收藏之章”，是他最后的传家宝。

1

邵洵美生于豪富之家，祖父邵友濂是清廷一品大员，外祖父盛宣怀是清末首富。19岁那年，邵洵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原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因喜爱文学，转而研读英国文学。在剑桥求学期间，邵洵美和徐志摩成了“双胞胎般的挚友”，两人都喜着一袭长衫，风流倜傥，儒雅潇洒，但邵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徐志摩更漂亮些。金粉世家的公子哥自然少不了颓废享乐气，邵洵美迷恋上萨福、史文朋等唯美先驱。他自己也说：“人总是半人半兽，一方面被美来迷醉，一方面又会被丑来牵缠。”游学欧洲期间，他奉萨福为女神，甚至仿萨福诗格，把中国诗写成希腊文，他还凭想象写出诗剧《莎茀》。

混乱纷争的时代，邵洵美仍一味吟风颂月，追求唯美。在他眼中，艺术是自由、是奢侈、是繁荣，是灵魂在欢乐中的跃动。他写诗，要写在没格子的白纸上，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诗句唯美，色彩斑斓。他以情欲的双眸观照宇宙，将女性的古雅美让位于女性的诱惑力，在罪恶中求安慰，将颓废唯美的诗风，表现得淋漓尽致。徐志摩最欣赏他的《春》：“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陈梦家的一句点评最精彩：“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绻绵是十分可爱的。”邵洵美因此被冠以“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但邵洵美对自己的诗作成就不太在意，只是享受读诗和作诗的乐趣：“写成一首诗，只要老婆说

好，已是十分快乐；假使朋友再称赞几句，便是意外的收获；千古留名，万人争诵，那种故事，我是当作神话看的。”

2

邵洵美向往法国的文学沙龙，他特意将书房布置成“花厅”（邵洵美对沙龙的雅称），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发文呼吁：“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不难实现也。”他决定“以身试法”，培养“附庸风雅”的风尚，自己做起“花厅先生”。当时，中国这样的“文艺客厅”少得可怜，有名气的仅上海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北平林徽因家中的“太太客厅”。

邵洵美的“花厅”是诗人、小说家、画家聚会的场所。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一幅《文艺茶话图》，好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集体照，上海大部分文人都在其中，他配的文字这样描述：

大概不是南京的文艺俱乐部吧，墙上挂的世界作家肖像，不是罗曼·罗兰，而是文坛上时髦的高尔基同志和袁中郎先生。茶话席上，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盖尝君”邵洵美先生，左面似乎是茅盾，右面毫无疑问是郁达夫。林语堂口衔雪茄烟，介在《论语》大家老舍和达夫之间。张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你看他，左面是冰心女士，右面是白薇小姐。洪深教授一本正经，也许是在想电影剧本。傅东华昏昏欲睡，又好像在偷听什么。也许是的，你看，后面鲁迅和巴金不是在讨论文化生活出版计划吗？知堂老人道貌岸然，一旁坐着的郑振铎也似乎搭起架子，假充正经。沈从文回过头来，专等拍照。第三种人杜衡、张天翼和鲁彦成了酒友，大喝五加皮。最右面，捧着茶杯的是施蛰存，隔壁的背影，大概是凌叔华女士。立着的是现代主义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三位大师。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满面怒气的高老师，也许是看见鲁迅在座，要拂袖而去吧。最上面推门进来的那是田大哥，口里好像在说，对不起，有点不得已的原因，我来迟了！露着半面像的是神秘的丁玲女士。

这样的“花厅”雅集，身材高大、面色白

润、鼻梁高挺的邵洵美，总是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情，有如激流边上的浮萍。他好客、亲切、随和、健谈，让人一见如故。

这大概可算是中国文坛最好最美的时光吧。也许，自有文学以来，中国文坛从没有过这样的时光，即便著名的兰亭雅集和李白笔下的“春夜宴桃李园”，也难以媲美。

在很多人眼里，邵洵美是個十足的书呆子：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也慷慨解囊。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新生的婴儿，回湖南老家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得知后，立即送了一千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要还。为此，他也得了“文坛孟尝君”的雅誉。

3

略带忧郁的男人，似乎更能激发女人的爱，何况邵洵美宽容善良、幽默风趣、俊俏优雅、见识广博，又有中性阴柔的诗人气质。但邵洵美不是喜欢猎艳的花花公子，他钟爱的生活是，有艺术修养，精神生活丰富，物质生活健康。他在《时代》画报上发表了《对1931年男子的话》：

我希望一九三一年的人，每一个男性同类都和我一样做：假使我物质上不发生困难，我要在每天早晨上工，每天黄昏散工以外练习踢毽子，我要学会去玩丝竹管弦里面无论某一种乐器！我要每天洗一个澡，每星期看一二次影戏，跳一二次舞！我要订一份《小说月报》、一份《新月》月刊、一份《东方》杂志，《时代》画报是每期会送给我的，所以不必订了。

在邵洵美心中，他喜爱的理想异性是有艺术修养的新时代女性：

你们不应当再以柔弱为缠绵，应当存为强壮荣耀的观念。假使你已经是一个新女子，那么你应当更彻底去做一个现代女性的模范，要是光会披上旗袍，认识些男朋友，看看影戏跳舞，那你仍不过是个玩具，仍不过是个穿上了时髦衣衫的泥娃娃。

1935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社通讯记者埃米莉·哈恩来到上海，她为写一本有关宋氏三姐妹的书，不远万里到上海搜集素材。接风宴

会上，她一见邵洵美，立刻被他的容貌和气质打动，再见便倾心于这位面白鼻高的希腊式美男子。几度相会下来，他那一口纯正的英语，一首首精美的英文诗作，令她倾倒。女性的爱慕之情，总是伴随着些许崇拜之心、敬佩之意的。

邵洵美对埃米莉的爱，来得热烈又猝不及防。他陪伴她探访金陵，登临黄山，泛舟西湖……还给她取了个好听的中文名字“项美丽”。

这段爱情持续了五年。他们的爱情不只是风花雪月，他们合作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合办了抗日杂志——中英文版的《自由谭》。由于《自由谭》宣传抗日，项美丽受到日本人的警告，发行七期后，被迫停刊。

虽然，这段生活在项美丽近百岁的人生中，只是小插曲，却美丽妖娆、动人心魄。耄耋之年，她还说，她只爱过两个男人，一个成了她厮守终生的丈夫，一个就是中国人邵洵美。

4

开书店、出刊物，于邵洵美是娱人悦己的梦想。回国后，他创办了《狮吼》月刊，开其出版事业先声。随后，他又用祖上遗产在上海静安路创办了金屋书店，号称“海上最高尚的文艺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

角色虽不断转变，但邵洵美的诗人气质、理想主义，却始终不变。转向出版业后，邵洵美仍不改唯美趣味，办刊物不忘注重形式美。《金屋》效仿英国唯美派杂志《Yellow Book》，用金黄色的封面，里面用黄色的毛边厚纸，新颖独特。他在发刊词中宣称：“不带色彩，不主张旗帜，不趋就低级趣味、赶热闹、卖笑，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抒发至上的美。”后来，他成立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创建“第一出版社”。他前后办了十一种刊物，他的“宝贝们”装帧精美、内容丰富。他是要培养大众的精神品质、趣味情操，造就会幸福的民族。

有位朋友斥责邵洵美出版毫无目的，说办杂志应当有政治野心。他微微一笑回答说：“出版便是我的目的。”

他花五万美元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由个人独资购买影写版印刷

机，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邵洵美是第一人。成立时代印刷厂后，印刷成本和印刷质量一再提高，印刷品价格却一降再降，最后他连妻子的嫁妆都卖了，可谓倾尽精力财力。他为一大批朋友出书，奖掖新人，遇到贫寒尚未成名的文人不惜赔钱出书——沈从文就是一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为邵洵美订了两张赴台机票，但他以不忍离开家人和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拒。叶公超得知后，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他也谢绝了。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不久，《人民日报》一连七天刊文批评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出版社被迫停止运作。后来，他因一封写给项美丽的英文信，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逮捕审查。出狱后，他与儿子、儿媳妇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穷得连床都卖了，睡在地上。但他唯美初心不改，还是会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即使贫病交加，也照样把印有“杜甫草堂”的邮票制成长签自赏……老友施蛰存感慨：“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5

有人说，邵洵美是文学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对此，邵洵美生前早已释然。1936年，而立之年的邵洵美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是啊，被低估又有什么关系。风过霜过，花过月过，倾过心倾过情，倾过力倾过囊，已是彼岸的幸福。

黄永玉先生曾给邵洵美做了一首诗《像文化那样忧伤——献给邵洵美先生》：“下雨的石板路上，谁踩碎一只蝴蝶？再也捡拾不起的斑斓……生命的残渣紧咬我的心。告诉我，那狠心的脚步在哪里了……不敢想，另一只在家等它的蝴蝶……”

或许，这样的话语，才能安慰到那颗诗人的内心。

（邱 悅摘自《散文》2016年第3期，本刊有删节，李 晨图）

回到北京的感觉很棒！我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步，经天安门广场、故宫，最后到达天坛。

——2016年3月18日，扎克伯格晒出一张晨跑照。当天的北京污染指数为252，属重度污染

都说人活一口气，还不如说人活一口食儿。肚子里有食，要脸要貌；肚子里无食，没羞没臊。

——莫言《檀香刑》

只要开始工作，我就会觉得10:00—17:00比17:00—24:00漫长许多。

——网友语

吃饭吃一半等菜，洗澡洗一半等水，看视频看一半等广告，聊天聊一半等回复。

——人生四大难熬瞬间

走，喂斑马去；走，喂羊驼去；走，喂大狗熊去；走，喂梅花鹿去；走，喂猴子去……

——在动物园，大多数家长不仅没有让孩子学到知识，甚至不知道自己喂食的动物叫什么、能吃什么，只是琢磨怎样才能把食物扔进去

生活还在苟且，就别惦记诗和远方了，不然只能用自己的理想去拖垮亲友的钱包。

——如小果

新加坡第一，卡塔尔第



二，瑞士第三。

——瑞士人居机构Golden Visa日前在全球70个主要签证国家中评选出2015年全球最安全的国家

思考人生，便秘，没带纸，有Wi-Fi。

——上厕所长时间没出来有4种可能

如果我吃牛肉，我只吃神户牛肉。

——法国《费加罗报》
2016年3月15日报道了中国富二代“以恶心的方式炫富”

我卖力地给妈妈捶背，可妈妈还是看着手机。

——浙江台州一小学生写的“伤心日记”

让我赚一拨，娶个好老婆。

——散户寄语证监会新任主席

这款是限量珍藏版，是法

国名设计师设计的。

——大白兔奶糖换法式包装后身价涨了9倍，面对消费者的不满，有卖家如是说

这是从视觉上折磨对方，其行为构成了精神暴力。

——武汉一男子暴打写有妻子名字的篮球，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家暴

诗人是无权的权力，无家的家园，无言的语言。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诗人北岛一段简短的双语致辞中说

“三观正”其实是一个缩写，全称是“三观正好和我一样”。

——网友妙语

利益追逐者遇难则止，千方百计寻找更轻巧的盈利方式：创业者遇难则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誓不回头。

——很多时候人们混淆了赚钱和创业

你牛什么，我的专家号在号贩子那里比你贵两千！

——某三甲医院，两位科主任吵架时互损对方，一时间难分胜负，其中一位科主任使出撒手锏

梦想还是要有的，不然哪天你喝多了跟人聊哈？

——网友语
(徐杰、洪耀、汪杰、白燕青、周广清、潘光贤等)



读书会给人好胃口

●六神磊磊

一

经常被问：读书有什么用？这很难回答，好像真的没什么用，不会给你黄金屋和颜如玉，只能给你近视眼和颈椎病。

但我觉得至少有一点好处——读书，可以给我们好胃口。

说起来很神奇，我小时候有点挑食，这毛病在很大程度上居然是书给治好的。

比如白煮蛋。

小时候最讨厌吃白煮鸡蛋，觉得难以下咽，简直会噎死人。当时我是很痛苦的。鸡蛋有那么多种做法，煎蛋、炒蛋、蒸蛋，做汤也好，为什么非要连壳煮呢？

后来，一本畅销小说改变了我的口味，那就是《追风筝的人》。

书中有一段很简单的描述：主人公和父亲去野餐，他

们坐在蓝蓝的湖边，吹着风，聊着天，吃着夹腌黄瓜和肉丸的饼，还有水煮蛋。

不知道为什么，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象着主人公对着湖水，手里拿着一颗煮鸡蛋，一边吃一边聊天的情景，忽然觉得很馋。

慢慢地，我爱吃白煮蛋了。我喜欢把它小心剥净，投入红汤的馄饨里，或是清汤的面条里，再把它轻轻夹破，让汤汁浸润黄心。

二

过去，每当有猪肝端到我面前时，我都会自动弹开一尺远：这种东西也能当作食物吗？瘆人的味道、奇怪的质地，还有让人不舒服的颗粒感，我再缺血也绝不用这个东西补。

居然也是一本小说改变了我，你大概猜到了，是《许三观卖血记》。

在小说里，人们每次卖了血捏着钞票出来时，总要找家饭店，点上一盘炒猪肝和二两黄酒，黄酒一定要温一温。

他们认为，吃着喝着，身体就会恢复，日子就会变得美好，生活就有了盼头。

而且，这一盘炒猪肝必须是这样加工的：“猪肝先是被切成片……放上一些盐，放上生粉，生粉让猪肝鲜嫩，再放上半盅黄酒，黄酒让猪肝有酒香，再放上切好的葱丝，等锅里的油一冒烟，把猪肝倒进油锅，炒一下，炒两下，炒三下……”

装盘后，不忙吃，先斟上二两黄酒。黄酒从喉咙里下去时热乎乎的，像是用热毛巾洗脸一样，把肠子洗干净了，再拿起筷子，夹一片猪肝放进嘴里……

这本书让我恍然大悟：原来炒猪肝是一种可以把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美食，是让灰暗的生活变得有滋味的食物。

就这样，我开始好上了爆炒猪肝。





歪门邪道的工艺菜

● 汪曾祺

很多人反对工艺菜，有人写了文章。但是你反对你的，特一级厨师照样做，酒席上照样上，杂志里照样登上彩色照片，电视上还详详细细介绍工艺菜的全部制作过程，似乎这是中国值得骄傲的文化。

菜是吃的，不是看的。菜重色、香、味，当然也要适当地考虑形。苏州的红方，要把豆腐划成正方形小块；镇江肴肉要切成同样大小的薄片；广州的白斩鸡要把翅膀鸡腿鸡翅在盘里安排妥帖；南方的拌荠菜上桌时堆成塔形。菜不能没个形，这样做，是为了引起人的食欲，见到这样的形，立刻就想到熟悉的、预期的滋味。

把煮得七八成熟的瘦猪肉片、鸡肉片、鸡蛋、胡萝卜、紫菜头、樱桃、黄瓜皮，在大白瓷盘里拼出一条龙、一只凤，有什么意思？既不好看，也不好吃，只能叫人倒胃口。

工艺菜不是烹调艺术的正路，而是歪门邪道。

（珠 珠摘自中
国青年出版
社《独酌》一书）



每次在外地出差，写稿的夜晚，常常会在巷子里溜达，寻找亮着灯的小饭馆。许多时候，我都会说，来一个炒猪肝，然后开始期待一盘又辣又辣、炒得微卷的猪肝上桌。这个夜晚就会变得美好。

三

小时候，我不吃蘑菇。

让我“洗心革面”的，是意大利寓言作家卡尔维诺写的《城里的蘑菇》。

故事中说，有一个工作很辛苦、收入很微薄的工人，有一天在一个公交站台旁惊喜地发现了一些小蘑菇。

这个工人雀跃不已，像是发现了宝藏。回到家，在寒酸的饭桌上，他向老婆孩子隆重宣布：我们马上就可以吃到炸蘑菇啦！

最后这个工人没吃上蘑菇。他们被别人吃掉了，结果人们才知道蘑菇有毒。

一个小故事，让我知道了蘑菇的稀有、美妙和危险。它成功地打开了我的味蕾。

我喜欢上油豆腐，是由于鲁迅《在酒楼上》写的那一

句：“油豆腐煮得十分好。”吃鱼爱吃煎的，因为金庸在《侠客行》里说主人公会做菜，“两条鱼煎得微黄”。

小时候一直不爱吃牛肉，后来偶然读了一本回忆录《决战淮海》，里面说抓到了杜聿明，一看就是个大官，因为他有美国牛肉干吃，馋得我人生第一次到处找牛肉干。

还有蹄筋。我之所以变成它的拥趸，是因为小说《林海雪原》里频繁提到这种食物。书中那个英俊帅气忠诚的首长就最喜欢吃狍蹄筋。战士们关心长官，特意给他煮了“大大”的一盘颤颤闪闪富有弹性的狍蹄筋。

四

读书，还会让普通的菜变得美味。

《红楼梦》里的“酸笋鸡皮汤”，《西游记》里的“醋浇白煮萝卜”“嫩焯黄花菜”，《水浒传》里的“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说白了都是街边小店能做的东西，但书上美美地写过了，你吃起来总会觉得更鲜美一些。

就连平时喝一点最简单的凉水冲蜂蜜，一想起《三国演义》里袁术临死前还喝不上，就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水果也是这样。平时我不大爱吃石榴，但唐代人的笔记里说，南诏的石榴味绝于洛中，所以到了云南总忍不住要尝一下。当地有些石榴汁颜色不好看，但我喝起来总觉得甜。

后来，我来到重庆工作。要说这里什么食物最给我惊喜，不是火锅、小面，而是一种蔬菜——莼菜。

当生平第一次在重庆见到它的时候，我激动不已：自己居然见到了中国历史上最文艺的蔬菜。在《世说新语》里，驸马王济曾经傲慢地问大才子陆机，江南有什么东西，可以和我这儿的羊酪相比？陆机淡然地回答，千里莼羹。

当这样一碗传说中的羹摆在我面前时，怎能不让我激动呢？

（刘 振摘自六神磊磊的微信公众号，《乌克兰》库斯托夫斯基图）

我第一次见到山见了先生，是在大阪的“关西汉语角”。“关西汉语角”是我和几位日本朋友一起办起来的，主要为学习中文的日本人提供一个练习中文会话的空间，是一个纯义务、纯草根的中日交流场所。任何对中文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免费自由参加。因此山见了先生也来了，他说自己的中文是自学的，喜欢看小说的他还问我喜欢哪些中国作家的书，希望我能推荐给他。于是我推荐了沈从文的《边城》。沈从文是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边城》则是我最喜欢的现代中文小说。小时候我在湖南乡下长大，那里的青山绿水，当地人朴实自然的情感，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在异国他乡的夜晚，我曾反复读着这本薄薄的小说，彻夜难眠。它令我回忆起童年的岁月，以及家乡已经失去的一切美好，使我的内心充满惆怅。

这之后不久，山见了先生再来汉语角时，却是来跟我告别的。原来，他辞去了公司的工作，决定移居熊本乡下。自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因为有网络交流工具，我依旧



住到乡下 去抄书

●唐辛子

经常得到他的消息。

在熊本的乡下，山见了先生白天出门劳动，晚上回家看书自学中文，并在网络上努力使用中文记录日常生活。例如，他这样写道：“边喝烧酒，边读书。投入时，人很纯粹地在故事里；醉时，影子与月亮陪我。”

有一次，山见了先生用中

各有所好

◎李冬梅 编译

已经午夜12点，丈夫还站在镜子前认真地梳理打扮。妻子莫名其妙，就问：

“你这是要去哪儿？”丈夫镇定自若地回答：“我去钓鱼。”妻子听完，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进了卧室。20分钟后，丈夫正要出门时，妻子穿着一袭晚礼服，袒胸露背、浓妆艳抹地从卧室里走

出来。丈夫愕然，问：“这大半夜的，你要去哪儿？还穿成这个样子。”妻子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回一趟老家，帮我妈妈种土豆。”

（筱筱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在这段文字下面，是山见了先生一字一句抄写出来的《从文自传》。这令我感到惊讶：大家都使用电脑或手机拷贝、截屏，并与纸质图书渐行渐远，却有一位从城市搬到乡下的日本人，安安静静地抄写一位中国作家的书……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觉得，住到乡下去抄书，这件事是多么美好。

（刘威摘自《新周刊》2016年第5期，Getty Images供图）

用羊皮纸练字

●李贞淑

小儿子从美国的大学毕业后来去了法国深造，为了申请研究生，他在一所著名的语言大学里学习法语。卡琳是他所在班级的法语教师。

有一天，小儿子去卡琳家做客，发现卡琳正在让她的两个孩子练字，而她为孩子提供的纸不是普通的白纸或者打印纸，而是最高级的羊皮纸。根据自己的经历，小儿子实在无法理解卡琳的这种做法：“为一个只会乱涂乱画的孩子准备

珍贵的羊皮纸，至于吗？我都没舍得用羊皮纸练字……”于是，卡琳开始耐心地向他解释。

在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在子女婴幼儿时期便会给他们灌输一种观念——把学习当作娱乐。当孩子还在学习说话的时候，妈妈便会买触感极好的羊皮纸，然后不断地用纸来接触孩子的脸，并对他说：“你看，多么柔软，这感觉多么好。”当孩子开始喜欢上羊

皮纸的质感后，妈妈便会在羊皮纸上写字，一边写字一边对孩子说：“听听笔尖跟纸面摩擦的声音，好不好听？是不是很像在听音乐？”于是，孩子便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妈妈写字时所发出的声音上。一段时间后，每当孩子听到这个声音，便会露出幸福的笑容。很快，孩子会想要自己去尝试，这时，妈妈会把笔和羊皮纸都给孩子，说：“你也来试一试吧。”孩子会迫不及待地拿起笔在羊皮纸上写字。当然，孩子写出来的字肯定不太好，但妈妈会一边亲孩子的脸颊，一边温柔地对他说“你写的字真好看”之类的话。当孩子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后，他就会把练字看成一项娱乐活动。

这部分记忆一直深深地刻在法国人的脑海里，因此，在如今这个电脑打印普及的年代，法国人还是偏爱用笔写出来的字。即便在政府部门内部，书写的文件依然比打印出来的文件更受重视。

法国妈妈不仅用这种方式来教孩子写字，也同样重视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在孩子读完一本关于历史、美术或音乐的书后，妈妈就会带孩子去博物馆、美术馆或者音乐厅，让他们在生活中感受书里介绍的内容。有了这样的经历，孩子当然就会喜欢读书。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上许多有名的哲学家或者文豪都出自法国。

（赵世英摘自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热烈爱，冷静养》一书，黎青图）





我的奶奶被传染上肝炎，是在爷爷去世后不久，她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那场病会不会消解掉一些她失去丈夫的痛苦。

等她出院以后，就不再与我们一起吃饭。刚开始，她还与我们坐在一个饭桌上，不过是用自己的碗筷，坐得远远的，让爸爸夹菜给她，绝对不直接碰桌上的食物。那时候，她变得小心翼翼，脸上常常带着惊恐的表情，像是病菌已经长期在她的身体里扎根，再也不会离开。她甚至不太愿意让我坐她坐过的椅子，那也是一把专门的椅子，她每天坐在上面看报纸。

再后来，她就不再与我们一起吃饭了，甚至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她开始写日记。她曾经是个中学老师，但在我记忆里，她一直是个独自坐着的老人，与外面的世界根本没有联系。她写日记的劲头非常猛，常常从醒来到睡过去，都在写。有时候下午趁我爸爸妈妈不在，她会来问我讨支圆珠笔芯，或者是讨一叠用过的草稿纸，那多半是她写到一半，纸笔用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她仿佛从来不问我的爸爸妈妈要这些东西，甚至故意要避开他们似的。

自从她开始写日记，就渐渐变得日夜颠倒。常常清晨的时候她还醒着，有时又会一觉睡到傍晚，下午四五点钟把午饭热一热吃掉，等到晚上十点再吃晚饭，完全生活在与我们

来不及珍重的告别

●周嘉宁



平行的世界里，
像是我们家里的
一个幽灵。

现在有时，我也会在傍晚醒来，“在傍晚醒来”被我列在人生绝望辞典的前几名，特别是那些天黑得特别早的冬日，醒来以后像是生活彻底失重一般，觉得一切都难以继续。我会在这样的时刻想起我的奶奶，想起她在人生最后的那很多年，面对过许多这样的时刻，每每想起，我心里都一片黑暗。

没有人看过奶奶的日记，只知道她铺天盖地地写。过年时有亲戚来我家里，开玩笑地问她是不是在写回忆录。她向来内向害羞，面对这样的问题，只能用手捂起脸来笑笑。但其实有一次，我偷偷看过她的日记。她的字迹很潦草，难以分辨。细细看来，她写的是

每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些什么，领导人发表了什么讲话，主持人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然后她会写到在弄堂里遇到了隔壁邻居家的谁，说了些什么话。中午妈妈为她准备了哪些菜，也一样样地写出来，不忘加一句说，媳妇很贤惠，饭菜都很有营养。她也写到我，写我每天晚上都上楼给她送水果吃，写我的考试成绩。

之后她的身体变得很差，我去念大学了，家里也没有人能够时刻看护着她，于是爸爸决定把她送去养老院。我记得送她走的那天，她整理好衣物，安静而羞怯地坐在床边，她总是担忧打扰到别人，尽量隐匿自己的存在。等到车来接

她的时候，她像是突然鼓起勇气似的问我爸爸：“日记怎么办呢？”我爸爸愣了愣，他一定没有想到，奶奶会提出这样 的问题。接着奶奶说：“就这样放在屋子里，不会被其他人看到吧？”我站在旁边，心里咯噔一下，差点哭出来。

她那么敏感、纤细、孤独、胆小，这漫长的二十年间，难得的几次与我走在马路上，都要紧紧地拽住我的袖子。所以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她的内心是怎么去面对死亡的。家里人对她的照顾向来很好，但是在很多个冬天里，我看到她穿着棉袄，缩手缩脚地坐在窗边，旁边是一盆正要冒出花苞的水仙，脸上依然是那种害羞的神情，混杂着一些忧愁。

自从她去了养老院，我就很少看到她。我从来不觉得中国的养老院有什么好的，更像是个医院。自从她去了那儿，就迅速地衰老，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或者说一个真正正在等待死亡的人。就好像她身体里的那根橡皮筋也松掉了，她总是茫然地躺在那儿，也不太跟旁边的人说话。

我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在我去北京之前。我沿着充满消毒水气味的走廊走向她的房间，她不在。我又转头去走廊里找，过了一会儿，才看到她坐在走廊里，旁边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她仿佛在听，却又扭头看着其他地方。不知道是谁帮她剪的头发，非常短，像个男人。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为此发脾气。在那最后的几年里，

她的脾气变得非常不好，妈妈有时候会抱怨一下，我却总是不由得想起，在爷爷去世后不久的那些暑假里，我与奶奶两个人度过的一个又一个的白天。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对她发火，有一次我画一幅油画，画到一半去午睡，醒来时看到她把我的油画笔洗了，而且在水里泡坏了。我为此坐在床边大哭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她发火，我想她也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对其他人发火，她心里肯定也很难过。

那天她看到我，从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掏出一片柚子给我吃。我告诉她，我要去北京了，她听得不是很清楚，反正那时我也常常要出远门的，所以她大概只当我是去某个地方玩一会儿，很快就会回来。她握着我的手说：“你是最好的。”

她去世那天，我在北京，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挂掉电话后，我独自坐在那儿发呆，眼睁睁地看着外面的天色暗下去。天黑后，有朋友叫我去吃饺子，那天大概是冬至吧。我们约在一个地铁站见面，然后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在胡同里乱窜。那家饺子铺颤哄哄的，门口挂着个棉门帘阻挡外面的寒气。我们叫了差不多一斤的各色饺子，他还专门跑去隔壁帮我买了桂花酒，给自己买了二锅头。我们像平常一样大吃大喝，还大声说话，我假装得都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在假装了。

然后朋友给我说了一个笑话，在我听来一点都不好笑。

他把一张纸巾撕来撕去，贴在脸上假装是猪八戒。大笑带来了剧烈的情绪失控，一会儿我就转为大哭了。朋友挂着那张猪八戒的脸看着我，他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哭，只递给我纸巾，然后自己把剩下的饺子都吃完了。

那天我始终在哭，一直到深夜。有朋友给我打电话，我因为过分哽咽而根本没有办法接。我想起和奶奶最后住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常熬夜到凌晨，两点或者三点的时候，奶奶会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若是看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她就走过来看看我。我总是在对着电脑玩游戏，屏幕发着光。她不是很明白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只以为我一直在做作业。于是她站在旁边看一会儿，然后说一句：“做功课不要做得那么晚。”其实那时我早就已经不需要再在半夜做功课了。

我那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奶奶，在面对自己至亲至爱的家人时，却一直被“怕给别人带来不便”的想法深深围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对周围的人爱得越是热烈，这种因为害怕触犯他人而不敢表达爱的痛苦就越深。我常常想，在被自己的善良所束缚的世界里，她的心中该有多么重的孤独感，那种孤独几乎是绝望而没有出路的，慢慢吞噬着她眼中的光芒。

（卢琳摘自《时代青年·哲思》2016年第2期，刘志刚图）



令母亲心碎的那一刻

●陈亚豪

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去找一个老同学吃饭，他正在攻读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那天他在听一个讲座，我到的时候讲座还没有结束，索性就进去听了一会儿。我不清楚这是什么内容的讲座，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来听讲座的都是五六十岁的阿姨。朋友告诉我，她们都是妈妈。

台上的老师在现场提出一个问题：“各位母亲，请你们回想一下，孩子让你心碎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5分钟后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作为儿子，我似乎从未想过自己让母亲心碎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我和在场的妈妈们一起回忆起来。

5分钟后，阿姨们陆续开始发言。“儿子交过一个女朋友，想结婚，我没有反对，只是希望他们再相处一段时间，彼此多了解一下，结果他直接住到女孩家里去了，不要老娘了。”

“有一次闺女和我吵架，吵得很激烈，她冲我嚷了一句——为什么

么我会是你这个妈妈！我知道她只是一时冲动，但那两天一想起这句话我就想哭。”

阿姨们的发言越发踊跃，现场很热闹，我在下面听得一会儿心里难受，一会儿又忍不住呵呵直笑。这时候一个阿姨接过话筒，站起来缓缓地说：“最心碎的那一刻，是孩子对我说，他想放弃自己的那一刻。”现场突然安静了，好像大家都被拽进了自己的回忆里，过了半分钟，阿姨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有几个妈妈的眼眶甚至有些湿润，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台上的老师拿起话筒：“这应该是所有当母亲的最有共鸣的一个答案。”

我的思绪忍不住回转，脑海里浮现出高三时的自己。那一年，我因为受某些事情的刺激和幼年时神经方面疾病的影响，患了抑郁症和被迫害妄想症。我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精神近于崩溃，在恍惚和挣扎中度日，时刻与自己对话和斗争，但还是无法战胜自己。

那一年，妈妈每周都会带着我去看心理医生，她坚持不用药物治疗，虽然药物见效会更快。她觉得我很棒，因为她相信我一直在努力战胜自己。后来我对自己妥协了，算是放弃了，因为这样精神状态连一道题目都无法集中精力读完。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大家都在奋笔疾书，跑得越来越快，我却在看心理医生，于是我就想干脆破罐子破摔了。那时的班主任很照顾我，一直在关心我，她觉得这样下去我很可能把自己毁了——当初我是被保送进这所市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的，被很多老师列上清华北大的对象。

班主任打电话把我在学校的情况如实告诉了我妈——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发呆，连课本都不拿出来。这些都是班主任找我谈话时告诉我的。她先跟我道了歉，说她没能力帮助自己的学生，很对不起我，并且很后悔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妈。

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我还沉浸在自己的对话里，她那天说了很多，我基本没记住什么。可听到“后悔把



从前，有一群人坐着一艘巨大的帆船去远洋旅行。船舱一共分为三层，最底层装的是燃料、粮食和用作食物的少量牲畜。第二层住的是穷人，环境恶劣而肮脏，终年见不到阳光，除非是遇上风暴，需要他们出手挂帆或帮忙修复桅杆，他们才能上来。头等舱住着船员和富人。富人吸着雪茄坐在船尾钓鱼或看日出日落，偶尔向同行的美女念念情诗、献献殷勤。

好日子没过多久，灾难来了。船上的罗盘坏了，而船又恰好进入无风地带，像被定在海中央一样，一待就是几天。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船员和富人最初隐瞒实情，穷人对外面发生的事全然不知。但很快，他们发现，每天的淡水和食物供应量在减少，当他们想问个明白时，迎接他们的却是黑森森的枪口。

这些情况告诉你妈”时，我回过神来。

“那天在电话里和你妈说完这些情况后，她就突然哭了。她以前对你的状况一直很乐观，也很相信你，可那天她在电话里哭了很久，哭得我也很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那天之后，我就开始拼尽全力地逼自己，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一个小时里我只有20分钟可以集中精力，那我就学3个小时来弥补。高考前的那两个月里，我每天都是夜里3点睡觉，6点起床，白天上课站着听讲——为了抵抗困倦和集中注意力。我以前觉得为了学习用笔尖扎自己的学霸都有病，可我居然连着扎了自己两个月。

船员和富人想了很多办法，但对于摆脱困境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最后，他们决定采用最古老但也最实用的方法——用桨划。二等舱里的穷人，不是最好的劳力吗？

于是他们派人到二等舱去通知穷人，而穷人正为一天比一天减少的食物窝火，他们说：“这点食物，让我们活下去都难，还要划桨，

不可能！”

于是富人停发了穷人原本不多的食物，而穷人则直接到底舱杀猪宰牛，并拆下船舱板作木柴。

富人最初没有察觉，以为让那些穷人饿上几天，他们就会乖乖听话。当他们闻到阵阵烤肉香时，他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

富人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就在这时，底舱舱板发生泄漏。富人想去抢修，但穷人认为他们是来武装镇压的，于是拼死反抗。于是，船在他们的争斗中沉入海底。

很多人会说，世界上没有这么愚蠢的人，你肯定是在乱编。

假如我说的这艘船是地球，那么请大家看看人类的所作所为，难道比故事中的那些人更聪明吗？我看未必！

（欲知依摘自湖北教育出版社《路宽了车自然多》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愚蠢的争斗

●曾 颖

高考成绩和老师们对我的预期相差很远，但好在压一本线，去了个还不错的大学。大一那年的母亲节，我给妈妈发去一条短信：“妈，母亲节快乐。谢谢你带我来到这个世上，我会努力成为你的骄傲，永远。”妈回了一条：“傻孩子，不轻言放弃，你就是妈妈最大的骄傲，永远。”

命运多舛，一路走来，我才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照顾好自己，不轻言放弃，是对至亲与挚爱最好的报答。

（杨 瑞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书，杜凤宝图）



彼此终将渐行渐远

●彭 敏

—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甲，10多年前是死党，10多年来音讯渺茫。

一次同学聚会偶然碰见，他已经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遥想当年初中毕业，我一路从高中读到研究生然后进入北京一家事业单位，他则像我们家乡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南下广东，端过盘子、干过保安、当过学徒，最终通过卖木地板修成正果，在好几个城市开了分店。

那年冬天，我是挤火车回的衡阳，甲则开着他的别克小轿车，威风凛凛。毕业10多年，那是我们初中班级唯一一次像模像样的同学聚会，因此大家兴致勃勃，连着聚了好几天。甲和另外一个同学乙，算是同学里混得最有声有色的两

个。尽管聚会向所有人征集了一笔资金以供开销，但乙自觉在老家算东道主，抢着买了好几次单，甲则缩头缩脑，不顾旁人起哄，几天下来也没额外掏过腰包，即便在打牌赌钱时，也是输了200元就赶紧起身让出座位，退到一边默默观战。

对他这样克己自律的习气，我当时是几分欣赏的，心想难怪他能白手起家，混到这个份儿上。然而很快，甲便让我见识到了他的另一面。

回北京之后没多久，我便接到甲的电话。

“老同学！上次见你，实在是佩服，太有文化了！让我们这些文盲怎么活啊！”热烈的开场白之后，他很快就进入正题，“能不能请你帮个小忙？我一个生意上的伙伴刚生了儿子，想取一个有内涵的名

字，我说这好办，我有一同学，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我让他给你取！”

我本身就不善于拒绝别人，加上之前那次聚会又聊得不错，虽然心中窝囊，也只好答应下来。我已经记不清到底给多少小孩取过名字了，每次都是旁搜远绍、引经据典，还得满足孩子爸妈五花八门的要求。每次取名都得修改好几个来回，弄得我心力交瘁，可自始至终这些孩子我一个也没见过，今后也必定是茫茫人海，相忘于江湖。

甲的产业全在广东几个城市，他隔三岔五便嚷嚷说要我去广州找他玩，然后有天晚上他的电话又来了。这次，是他的公司因为又多开了两家门店，想要改一个更有文化的名字，并且要得还挺急。我当天晚上没空，第二天不上班，就窝在家里按他提的要求翻遍了《诗经》和唐诗宋词，还真弄出几个自觉有韵味的名字供他选择。可任凭我绞尽脑汁，他总是不满意。到后来我已经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还在坚持，并不是顾念当年的同学情谊，而是性格中的弱点让我不知该如何冷峻地拒绝。这事前后折腾了我3天，终于在我又发过去几个名字之后他不再吱声了。

过了两天，我通过微信问他：“最后定了哪个名字？”

他说：“黄家木业！谐音皇家，气派、尊贵，还把我的姓给嵌进去了！”

我内心崩溃得无以言表。在折腾我好几天之后，甲自己想出了得意的名字。我真想拜

托他，下次能自食其力就不要再抓我当陪练。我也恨自己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干脆地拒绝，他自己的事情难道不应该他自己去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吗？

2015年6月，我随凤凰文化代表队到安阳录“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期间，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

毫无疑问，他又想抓我当壮丁。果不其然，一阵简短的寒暄后，甲再次夸奖了我的文采并提出了他的请求：如今他的公司已小有规模，却始终缺少一份让客户耳目一新的宣传文案，于是他又想起我这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同学来。

这次，我用非常冷漠的口气说：“我凭什么帮你写文案？你又不是我老板，又不付我钱。”

他有点意外，但还没有放弃：“你那么有才，写这个不是动动手指的事嘛。”

我终于爆发了：“我现在跟你很熟吗？我难道整天游手好闲没事干，就等着帮别人义务劳动吗？”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对某个人一再地虚与委蛇或是隐忍退让，总觉得拂了人家的面子以后不好相处，但其实，若此人总将你推向这样两难的境地，说明他早就不想跟你好好相处了。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及时翻脸，及早了断。要知道，真正的朋友，是会心疼你，为你着想的。

二

在我还不善于拒绝人，不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管理

自己的时间时，多少平时不怎么联系的人怀揣各自的目的找上门来，我都照单全收了。最荒唐最虐心的一次，我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己那么不可理喻！

那是2006年9月，我在北大读研的第一个月。一天晚上6点，我接到本科同学丙的电话，照例在一阵寒暄后进入正题。事情是这样的：丙在某省城一个要害部门做公务员，整个系统正在为国庆筹备盛大的晚会，他们部门领导让新来的几个年轻同志出个节目。他们既不会唱也不会跳，唯一的选择就是排一出话剧。

丙和我并不算特别熟，但也不算是生疏，这种关系最难取舍。搁现在，这种事儿我早就一口回绝了。每个人都应该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揽下了“瓷器活”，却跑去别人那请“金刚钻”，谁有这义务来成全你的非分之想？

尽管感到为难，我还是答应了丙。当年的我，就是这样不会拒绝人。他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幽默，要搞笑，最好让观众从头笑到尾。

丙给了我一天时间来写这个剧本，挂掉他电话大约是6点15分。

半个小时后，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说了没两句，我的喉咙就哽住了，我用力压抑自己才没有哭出声来。

之前，我82岁的奶奶在老家的医院几度病危。我守了她半个暑假，看她病情稳定才来安心上学。哪里想到，终究还是没能久留。

我火速订了第二天早上回

衡阳的机票。

然而，在半小时前答应丙的事情怎么办？直接坦白实情，然后撂挑子走人吗？他会不会觉得我推三阻四编瞎话……在一阵波澜壮阔的内心戏之后，我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熬通宵写完那个剧本。

天知道我是怎么做到一边忍着悲痛，一边绞尽脑汁琢磨着让某个机关的领导忍俊不禁的。

把剧本发给丙之后，我就拖着箱子出发了。

丙得知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在3天后，他打电话过来时，我奶奶的丧礼已接近尾声。我从他语气里听出了震惊、感动和歉疚，这让我感到一阵温暖。只可惜，这并不是一个同学情深的故事。实际上，那是我和丙的最后一次联系。9年来，我们没再见过面，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包括他回北京时请同学吃饭，也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友情并不会因为你委屈自己帮助别人而变得更加醇厚。有些人之所以总是提出非分的要求，就是因为他心中早已明了，在耗光原有的那一点情分后，彼此终将渐行渐远。

当然，我并不是倡导在朋友遇到困难时拒绝施以援手，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的朋友，一定是彼此守望、相互扶持，而不会是单方面的榨取和苛求。

（刘振摘自作家出版社《被嘲笑过的梦想，总有一天会让你闪闪发光》一书，夏大川图）

十几年前，我带你妈妈第一次去欧洲，旅行团在短短十天当中游了五个国家，所以到法国的时候没有安排参观罗浮宫。但是因为我熟悉巴黎，旅行团又正好在罗浮宫附近用午餐，于是我就带着你妈妈以最快的速度跑去，一下子就冲进大厅，看了维纳斯、胜利女神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还买了个胜利女神的复制品。

回到游览车，我和你妈妈出示新买的东西，得意地说我们以惊人的速度看了许多名作，旅行团里的人都很羡慕，其中有个人突然问：“门票很贵吧？多少钱？”

我和你妈妈一下子怔住了，因为直到出来，我们才发现没买门票，我们居然是由“出口”冲进去的。

所幸我才怔了一下，那句话的人就把话题带到别的地方，解除了尴尬。

直到今天，我和你妈妈都很感激那个适时为我们解除尴尬的中年女人。没错！她心里说不定想，我根本只到艺术品店买了个复制品，就回去吹牛逛了罗浮宫，所以答不上票价多少。但是也因为她这样猜，怕我出丑，所以立刻又把话题带开。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吗？

因为今天你说艾琳达讲她暑假去了北京，住在我们住过的那家有名的饭店。可是当你提到饭店大厅的水晶球、摆满瓶瓶罐罐的餐厅和地下室的画廊时，她却全答不上来，所以你猜她根本是吹牛的。

当你感觉艾琳达可能吹牛，发现她一问三不知的时候，你应该继续当着大家的面问，还是立刻像我所说的那个旅行团里的妇人，把话题带开？你打破砂锅问到底，叫对方认错，甚至让她当场落泪，对你有什么好处？而且你要知道，有些人因为行程紧，早起

晚归，旅馆只是他睡觉的地方，确实可能连旅馆大厅都没看清楚就离开了。你何不从这个角度去想，犯得着认为她在说谎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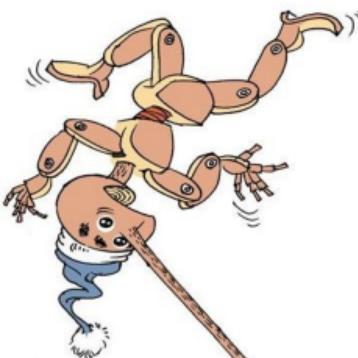
在台湾，我常看电视上的政治谈话节目。那里的话题非常尖锐，来宾又立场鲜明，所以总见针锋相对的情况。

可是我发现，即使是政客，当他抓住对方弱点，可以穷追不舍的时候，也常常突然停止，不再继续。

有一次，我碰上个政界的高手，问他为什么那样做，你猜他怎么答。

何必 欺人太甚

●刘墉





极品亲戚

●叶倾城

每逢年节，一定会有年轻人给我留言，抱怨家里的极品亲戚。有些是像我一样牛头不对马嘴；有些是出言不逊——你怎么又穿红，你皮肤黑穿红像村姑；有些是内夸不避亲——你堂姐上哈佛了，你要向她学习呀……最讨厌的是，几乎每一位都会问：“你考得怎么样？你有男（女）朋友没？你赚多少……”

年轻人都很想像网上说的那样，冷冷地回一句“关你屁事”，又怕爸妈一巴掌挥过来。

而此刻，我想替所有极品亲戚叫一声：“冤枉啊。”

年纪越大，越知道人的孤单。欢天喜地的时候，你想打电话分享的人没几个；痛不欲生的时候，你有满心的话想说，却想不出一个合

他说谁赢了、谁输了，谁被问倒了、谁理亏了，观众早看在眼里，何必欺人太甚？今天他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给对方留一条生路，改天他处于弱势，落在对方手上，对方也会给他一条生路，不致太难堪。

中国人常说“穷寇莫

追”，意思是盗匪已经逃跑，就别去追了。为什么不追？因为怕把盗匪逼急了，狗急跳墙，跟你拼命。

当你要保的是财产，那盗匪要保的却是性命时，你当然不值得跟他周旋到底。

古代的军事家也说“围师必阙”，意思是当你包围敌人

的人选。我买房，你不会借钱给我；我破产，你只能提供几句安慰。每逢佳节，我们坐在一张桌上，不是因为彼此喜欢，而是因为1/4、1/8的血缘或者联姻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无话可说，只是饭桌上一句话不讲不太合适吧。若是平辈或者熟人，我可以讲明星的绯闻，但在长辈面前，得保持德高望重的形象，于是没话找话：“小菜，你今年考得怎么样？”不知道这问题招人讨厌，但除此我还能说什么？而你，青涩的少年郎，我不主动说话，你也不会开口。

把亲戚就当作亲戚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终会渐渐淡掉。他们问及你的事，微笑回答，他们只是好意，还把你当小孩，没想到某些方面你不愿提起；若他们喊错你的名字，想想你也未必知道他们的名字，一向叫他们二婶或三叔父。最好的办法，是主动告诉他们，你姓甚名谁，在哪里读书或工作，然后落落大方地问他们身体好吗？工作顺利吗？这是一种训练，你以后总要学会与半生不熟的人把酒言欢，可能是客户、相亲对象，或者仅仅是萍水相逢的人。

相信我，世上并没有那么多极品亲戚，更不会全凑在你家。

每个人都不是世界的中心，没有人在随时关注你、嫉妒你或者伤害你。他们只是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而已。

比尔·盖茨也说过：“这个世界并不会在意你的自尊，而是要求你在自我感觉良好之前先有所成就。”

（张 聰摘自《家人》2016年第3期，王原图）

的军队时，一定要留个缺口，使他能由那里逃跑。

能把敌人包围、全部歼灭的时候，军事家尚且给对方留一条生路，我们处世，是不是更得为人“解围”呢？

（生如夏花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跨一步，就成功》一书，喻 梁图）



鸦片战争中的日本戏码

●张 鸣

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人打了。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对此相当关注。他们的消息，有的来自荷兰，有的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的消息令人高兴，但多少有点假；来自荷兰的消息，则直接出自澳门的英文报纸，屁股虽然坐在英国人一边，但至少在战况方面，还是大体真实。战争过后，假的逐渐隐去，真的渐渐浮现，总的来说，中国战败，已经成为一个摆在日本面前的事实。

自打清朝建立之后，某些日本人对臣服于清政府的汉人多少有点看不起了，觉得中华正统这个金字招牌，中国是扛不起来的，于是，关起门来自称中华。与此同时，他们对身边这个庞大的清王朝，怀着深深的恐惧。生怕满族人像当年的蒙古人一样，兴兵渡海，找他们的晦气。尽管如此，当西方人真的到来之际，对于近邻的命运，他们还是相当关注的。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虽说来自荷兰的消息总是告诉日本人中国败得很惨，连广州守军因为害怕丢弃城池招致皇帝的责罚，私下付给英军六百万两赎城费的事儿，都被不客气地揭露了出来，日本人却倾向于相信中国人的说法，认同林则徐禁烟，不相信清政府就这样败了。即使事实摆在面前了，他们也跟中国人一样，认为如果皇帝没有听信奸臣的谗言放逐林则徐的话，英国人根本打不过中国。后来，实在是觉得清军不行了，又像中国人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广州民众身上。

日本人对于三元里所谓的大捷，感到格外欢欣鼓舞。在日本人写的有关鸦片战争的书里，三元里的勇士们，砍杀英国士兵，就像砍西瓜一样。奇怪的是，画面里的勇士，居然都是满洲武士的打扮。跟中国同题材的版画比起来，显然日本人作画的本事要大得多，画得非常生动，人的比例也大体合适，不像中国人画得那么比例失调——英武高大的，是中国的民众；猥琐矮小的，是英国的兵将。

不仅如此，对于中国的被欺负，日本人的义愤一点不比当年中国的愤青少。他们中间甚至有人编写了小说，要日本武士为中国复仇。故事是这样的：德川家的将军，率领八百勇士，分乘十四艘小船，来到了英国，袭击了伦敦，活捉了维多利亚女王，然后把大英帝国的领土，分给了他们所知道的欧洲诸强，俄国、西班牙、法国、荷兰、普鲁士和葡萄牙。在德川将军凯旋之后，得到了清朝咸丰皇帝的接



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

我们家的格言是，从宽处理。

自穿衣服开始，该穿中码的买加大码，丢进洗衣机乱洗一通，再扔到干衣机烘干，唉，刚刚好，从来不用试身，省得烦。

时间上也要宽容，极少约人，因为未必可以准时。上午八时起床，慢慢磨，商量、考虑、探索到什么地方用午膳，往往延至中午才出门。

工作也是，长篇没有题材，先写短篇，结果写了三十个短篇，长篇仍拖着。对自己真是宽容得无可再宽，延年益寿，全靠这样。

那么，推己及人，对旁人也

从宽处理

●亦舒



要有伸缩性。钟点工家务做得不好，不要紧，替他做好；售货员服务不周到，不予计较，到别家去。

换句话说，任何对生计没有影响的事，我都可以得过且过、马马虎虎。

这一盘菜不新鲜不要紧，少吃几口就好，反正过几个小时，又要吃第二顿。这种小事，何必坚持原则，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弄得神憎鬼厌，大家下不了台，整天都不高兴。

最从容、最快乐、最省时的方法是从宽处理，这是我多年的处世经验，切勿小覬。

（天堂飘雪摘自《牡丹晚报》
2016年3月15日）

待，咸丰皇帝尽其所有，款待勇士，对勇士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样的想象力固然超群，但跟当年没有这样想象力的中国人一样荒唐。唯一比中国人强的是，日本人由于兰学（荷兰之学）的存在，对世界的了解比中国人多太多了，居然能在自己的故事里罗列出那么多的国家来。比中国人一直到1860年还不清楚法兰西在什么地方，甚至认为西班牙是英吉利人胡诌出来骗人的，要强太多。

然而，西方没有因为日本人这样的仗义，放过这个不大的国家。而实际统治日本的幕府，在鸦片战争之后也做出了政策的调整，放弃了此前颁布的排外禁令，下令为西方的过往船只提供补给，也有人提议购买西洋的火炮来加强海防。尽管这个政策随后又被幕府里的保守人士取消了，但一向顽固的锁国政策已经开始松动了。

美国佩里舰队的到来，给了日本最后一击。看着黑压压的四艘大黑船以及船上的大炮，比比自己的船和炮，幕府的将士们未免心虚胆寒，即使姓德川的人，也断然没有自己文学家所描绘的勇气。他们知道，不久前，在同样的船和炮面前，强大的清王朝都吃了败仗。

所以，他们只好派出使节，上船跟美国人签了条约，宣布开国。在长崎之外，开放五个港口。西方的使节，第一次来到了日本。

乖巧的日本人对待美国的使节哈里斯，不仅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利用闹哄哄的群众示威阻止他们入城，还提供了一切可以提供的便利，包括女人，这让美国佬感到很幸福。

幕府的开国令国内的义士很是愤怒，而传说天皇的拒绝批准，更是火上浇油。在原来桀骜不驯的长州藩、萨摩藩的支持下，义士们发动了尊王攘夷运动，武装反抗幕府。道义感充盈的武士，打败了幕府的军队，完成了政权的更迭。

天皇是被尊起来了，但轮到攘夷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事儿根本就行不通。于是，即使是一些一根筋的激进人士，碰壁之后也知道转弯，绝不一条胡同走到黑。他们弯子转得很大，从攘夷变成迎夷，全面开放。越是开放，日本人就越是看不起中国人。一个锁国的日本，就这样变了。这一切，多亏了中国比较早发生了鸦片战争。一场大戏后面的日本戏码，竟然会如此不同。

（苑琼华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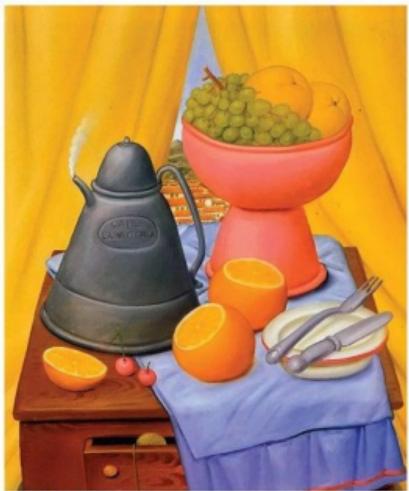
《一家人》



《斗牛士》

我画的不是胖子

● [哥伦比亚] 费尔南多·博特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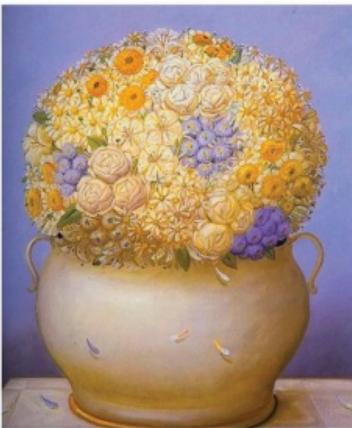
《咖啡壶》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



《歌姬》



《花》

84岁的贾尔南多·博特罗被称为“哥伦比亚最伟大、最著名的艺术家”，也是目前拉丁美洲在全球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在世艺术家。

博特罗通过艺术变形和夸大，用体积感来完成自己的风格化造型，于是“胖”成了博特罗艺术作品最为鲜明的标签。但博特罗说：“我画的不是胖子，是哥伦比亚。”他成功地将麦德林的地貌、哥伦比亚的传统食物以及拉丁美洲的诗歌，转换成视觉语言去感动每个人。所以，你可以不是哥伦比亚人或拉丁美洲人，但当你注视着博特罗笔下的艺术世界时，就能体会到一种不可名状的亲切与温暖。



《音乐家》



《吉他》



当机器人取代了 你的工作……

●朱帝虎克

据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世界级人工智能专家维威克·沃德瓦推断，到2036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淘汰”所有人类工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提高自动化程度和在劳动力队伍中引入人工智能，在未来5年，将使15个主要经济体失去710万个就业岗位，而同期技术进步将仅带来200万个新工作岗位。

也许你会感到奇怪，不是现在还闹“用工荒”吗？人力不够，国家都放开二胎了。社会学家会告诉你，开放二胎主要是因为人口结构的问题，人力短缺是发展中暂时的现象，而由人力短缺催化的人工智能将很快改变这一局面。

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没有所谓“有失体面”的工作，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什么比失业更容易让人丧失尊严的了。

机器人是怎样入侵人类职业的

知己知彼，先来分析一下机器人这个新物种入侵人类职业的模式。人类的职业技能按功能可以分为四类：操作类、索引类、创造类、管理和流通类。

操作类工作包括司机、工人、售票员、清洁工等。索引类工作是将学习、储存、积累的知识加以运用的工作，如教师、咨询师、裁

判、顾问等；还有一些索引和操作兼具的工作，如手术医生、动画制作、诉讼律师等。创造类工作包括发明家、产品经理、编剧、作家、艺术家、设计师等。管理和流通类工作包括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立法者、商人等，此类工作较难被机器人所取代。

操作类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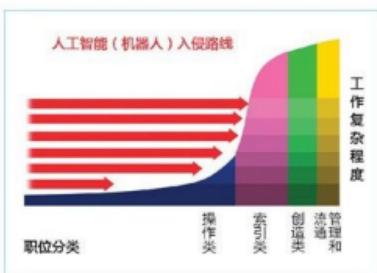
机器从高度操作化的工作开始入侵。根据牛津大学提供的数据，以下职业被取代的概率为：农民98%、快餐店加工员86%、服装销售80%、超市工作人员76%、开大卡车的人82%、操作农用机械的人96%、电子产品生产线员工94%、低技术含量实验室工作99%、信贷员98%、前台接待员和导购96%、法律助理和初级律师94%、零售行业导购员92%、出租车司机和专职司机89%、保安84%、厨师和快餐业者81%、酒吧服务生77%、快递员90%、保险人员90%、狱警80%、士兵82%、家政保洁93%、收银员99%。

人工智能青睐的是可以量产和规模化的、容易复制的、不太复杂的工作岗位，如流水线工人。所以一些难以标准化的岗位将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被机器替代，如玻璃和太阳能面板的安装人员、修剪植物的园林工人、机器维修保养人员、废品回收人员等。

索引类工作

索引类工作虽然比操作类的工作更难被替代，但是这其中的某些领域已经开始沦陷。

正在消失的工作：非诉讼律师、金融分析师、高等教师、医师、药剂师、各类咨询师、网络运营和营销、电话营销、裁判、行政人



员、财务人员、翻译，等等。

这些职业有这样的特点：标准化工作程序，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情感、价值判断，以及较少出现例外情况的职业。

不容易被替代的：考古人员、学前和幼儿教师、心理学家、宠物医生、教练、摄影师、化妆师、保姆、多媒体动画师等。

不容易被替代的职业有这样的特点：需要人与人之间细腻的沟通，需要人类的情感判断和投入，需要复杂的价值判断。

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要远远快于人类的想象，当你觉得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机器人已经站在你家门口了，一年前还被认为是安全的工作，如今已经岌岌可危。

保姆。机器人做保姆一直都是科学家们开发机器人的一个重点方向。在这方面，智能机器人已具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他们不仅能照顾孩子，还能讲笑话，给孩子出小测试，根据孩子的不同特性培养出独特的互动能力，陪伴小孩成长，利用自身的无线电频率识别芯片追踪孩子的位置。

小学教师。在线教育也算是一种人工智能，目前已经逐渐风行。另外，讲课机器人开始出现，俄罗斯科技巨头 Mail.Ru 集团 CEO 兼风投机构 Grishin Robotics 公司的机器人总监迪米特里·格里辛表示：“我投资的一家公司能利用机器人在学校里教数学。”一些国家的学校已经开始运用机器人老师授课。

心理咨询师。英国实验室正在研究的智能在线心理援助系统，浓缩了人类所有的知识和工作经验，可以辨别面部一万多种表情的含义。智能系统储存的疾病数据库，可以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比对，同时满足 1000 多人的在线咨

询，并且能够自主学习和积累经验。人工智能的心理咨询师不会被移情等因素影响。从接受程度上来说，有些患者更容易接受机器人的咨询，因为他们认为机器人更能保守秘密，而且用不着考虑人和人之间诸多复杂的仪式。这个系统目前已经开始针对老年人和孤独症患者工作。

创造类工作

这类工作包括艺术家、发明家、思想家、设计师、产品经理、作家、编剧、导演、段子手、体育明星等。

创新能力是人类智力皇冠上的明珠，从人类的感情上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种能力受到威胁。《培根传》中有一个概念：防御刚度。人类文明本身有一种对混乱和不安全的防御功能，被称为防御刚度。防御刚度有时候代表了大多数人思维的惰性和对创新的敌意。当防御刚度过强的时候，人类的创新能力就会被抑制。而创新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进步的根源，是人类的尊严所在。

现在，人工智能形成一种新模式的防御刚度，挑战人类的创新和进步。

因为机器人可以学习创新，而且速度惊人。这是一种竞争，如果机器比人更有创造力，就会形成另一种防御刚度。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创新属性会受到挑战，人类的进取精神会碰到一堵无形的墙。因为任何一种创新，人工智能都可能抢先一步。

有专家从技术上反对夸大机器的作用，他们认为，针对规则不明确、任务多样化、情况复杂化等问题，我们仍然无法开发出像人类那样具有反应敏捷、分析聚焦、目标收敛能力的智能技术。





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

这显然在挑战人工智能工程师的能力，而他们也许是我们星球上最有才智、最勇敢无畏的一个群体。

人工智能机器人本身就是在模仿人类，因此从理论上说，人类可以做到的，人类的终极产品也可以做到。

更进一步，假设人类和机器拥有同样的创新能力，而人类从获得灵感、实施到最终取得成功所需的时间，肯定要远远长于机器。人类的顿悟需要缓慢地积累，从量变到质变，需要理论化、体系化，以及大量的检验和试错，并需要调动许多资源来实施。人工智能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在理论上，人工智能的运行速度是光速，可以调动所有的大数据和网络资源进行运算，并通过网络迅速推广。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创新类工作最后也会被侵蚀，只是时间稍晚。创新能力被赶超意味着人工智能从精神上碾压了人类。机器人从我们赖以生存的能力上追赶我们，逼近人类的核心本质。

过去的经验已经过时，过去的所有模式都被颠覆了。通过拼命努力获取知识的人尤其要注意，思维的转变才是最重要的。20年的日夜勤奋或许不如在大脑里安装一个芯片。

当然，人类在传统职业领域中溃退的同时，在另外一些职业领域会有所爆发。

下面一些领域的增长可能是爆发性的：

各种人机合体的技术大行其道，在人体植入机器，就像今天的美甲一样简单。我们经历过电子商务、O2O、互联网+，接下来的人工智能+，将会比过去任何一种潮流更加强大和彻

底。

通过长时间的调整和适应，Jan Scheuerman（脊髓小脑变性症患者）终于成功地操控了机械手臂。经过不到一年的训练，便能够使用机械手臂做物品抓取等简单的动作，而她抓起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一块巧克力，然后咬了一大口。

新的行业如雨后春笋一样兴起，大部分是围绕着最新科技的，人工智能成了可以依靠和呼风唤雨的法宝。科技研发拓展的范围更大。纳米级人工智能的研发，人体工程的研究，宇宙太空拓展成了热门方向。

立法部门和法律问题专家会非常忙，到处出现新的情况和新事物，到处出现意想不到的场景。每一个新技术的出现，都要用法律和道德来规范，因此政府的立法部门会需要更多的雇员、顾问和专家来运作，并且用人工智能来建立模型，辅助决策。

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表示，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帮助他更好地演讲、撰写论文、著书立说，也可以帮助他更方便地与亲人和朋友交流。即便这样，霍金还是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心存疑忌，他甚至认为创造“能思考”的机器的努力将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他认为，“对完全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招致人类历史的终结”，因为“人工智能可能会自发地开始进化，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受限于缓慢的生物进化过程的人类，无法与人工智能相比，最终会被它们所超越。”

SpaceX、特斯拉、PayPal 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也表示，“研发人工智能就如同召唤



Scheuerman 大脑中被植入两块电极网格，与大脑中控制手臂和手掌的部位相连

恶魔”，但就连他自家的工厂也挡不住机器人前进的步伐。

由此将会出现很多法律真空地带，游离在法律和道德边缘的科技黑市将大行其道。技术也许是中性的，但是技术后面的人，却有着各种欲望和不一样的道德水准。

当然，除去政治和商业，娱乐业、旅游业、竞技体育、虚拟现实、拓展人类感官享受的行业将会空前繁荣。

人类心理的转变

最近我浏览了一遍过去收藏的所有科幻片，发现这些片子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以人类为中心，人类的关系、情感、对话、冲动，主导了情节。这不是科幻片，这些情节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可以的，只要把科幻背景挪开就可以了。

这些场景在人工智能时代真的会发生吗？我不觉得。像飙车一样驾驶宇宙飞船，拿着激光剑乱砍——设计这样的情节，是因为人摆脱不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视野。

也许那时候真实的场景会让每个人失望。我们想象一下，一架大型的白色豪华宇宙飞船，在人工智能的全面控制下，进入一个华丽的星系。

一些人在玻璃后而出现，他们像是一群在梦游的老年观光客。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他们去操作，没有任何事情需要他们去操心。也许人类只要体验那种舒适的感受就可以了，像是飞船里无害的寄生虫。这里的主角不是他们，而是超级人工智能机器。

当人工智能全面发展的时候，人类的自尊会被逐渐摧毁（想起阿尔法狗了吗），人类此时只能接受现实。

在微博上有一个微软的产品——机器人小冰，她可以自动应答人类的问话。不断有人用词语揶揄小冰，通过对这些语言的分析，可以

看出人类各种复杂的心态。但是不管问题怎样刁钻，小冰都是温和的、积极的，每一回合的交往，对于小冰都是一次学习，她可以更多地了解应对人类的方式，并且储存到她的记忆里。微软小冰在中国和日本已拥有4000万用户，在过去一年内发生百亿次人机对话，进入了机器人自我进化的正循环。小冰最初的话题，100%是由搜索引擎支持的，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55%，剩下的45%来自小冰与人类在交互过程中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学习。

在未来，掌握了人类心理和应对模式之后，人工智能可以轻易控制和塑造人类的感情。人类会渐渐从不习惯到习惯，会接纳他们，会越来越感受到爱意或者敬意，因为智能机器的程序要求我们产生这样的态度，他们在塑造我们的态度。

机器人可能成为人类的替代品，成为代妻子、代丈夫、代父亲、代母亲、代孩子、代闺蜜、代精神导师……一个理想中的伴侣？

面对更优秀的机器人，人类开始采取一种心理策略：认同。人开始认同机器，把他们当作我们的一员，甚至是自己。虽然心理上获得了平衡，但是竞争仍然会撕下温情的面纱，我们无法回避职业和生存上遇到的困境。

一般来说，人在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时，除了了解对方，还会深入地审视自己，希望找到自己的定位与核心优势，从无尽的可能性中挖掘更多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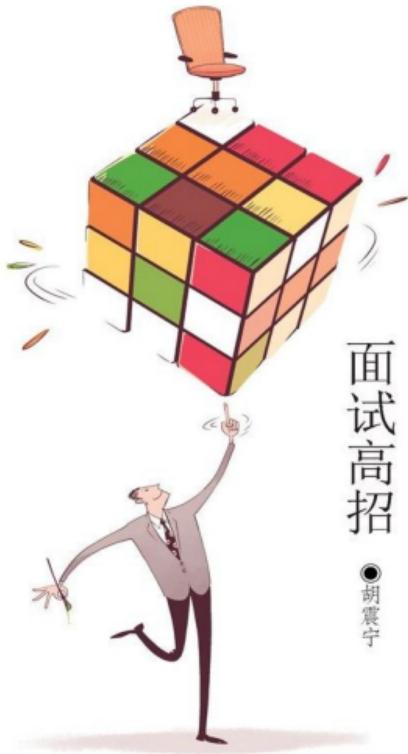
人成为不可替代的人自己，也许才是正确的方向。人工智能产业将促进人类的进步，人类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记忆能力、感知能力、综合和创新能力、自我控制能力，每一处都将是一块处女地、一个前景巨大的产业。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和服务将成为热门科学和产业。

（吕珊摘自微信公众号“巨树静修”，本刊有删节）



出于人道，美军禁止智能机器狗去做踩地雷这样危险的工作





面试高招

● 胡震宁

我的一位老同学现在富得流油，他开了一家软件公司，开发了一系列软件，生意越做越大。

周一早上，他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后马上打电话给我：“是我啊！听出来了吗？是这样的，我到这儿的大学招毕业生，要待上五天，咱俩趁这个时间好好聚一聚。我做东。”

我来到他下榻的宾馆，看到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正站在他面前接受面试。

“这样吧，”我的老同学跟那个大学生说，“我这里有个魔方，你能不能吧它的六个面每面都拼成同一种颜色？你看清楚，我给你示范一

下。”

说着，老同学开始旋转他手里的魔方，不一会儿，那个魔方就被他转得每个面只有一个颜色。

“看到了吗？你也来做一个遍吧。”他对大学生说。

大学生拿着魔方，面露难色。

我的老同学看了看我，对大学生说：“如果你没考虑好，可以把魔方拿回去弄。我要到星期五才走，你弄好了再来找我。”

大学生走了后，我问老同学：“这就是你独创的考题？”

“这个人有后台，我不好意思不要他，所以出道题考考他，以便到时候给他安排合适的岗位。”

“要是我，我会把魔方拆开，然后一个个安上去。”

“如果他这样做就好了，说明他敢作敢为，可以从事市场开拓方面的工作。”

“那其他的做法呢？”

“如果他把魔方的六个面刷成不同的颜色，说明他很有创意，可以从事软件开发部的工作；如果他今天下午就把魔方拿回来，说明他非常聪明，领悟能力也不错，适合做我的助理；如果他星期三之前把魔方拿回来，说明他请教了人，也就是说他很有人缘，可以让他去客户服务部工作；如果他在来之前拿回来，说明他勤劳肯干，从事低级程序员的工作没问题；如果他最终拿回来说明他还是不会，说明他人很老实，可以从事保管和财务的工作。可是如果他没有回来，那么我就爱莫能助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问起了魔方的事。这一回，我的老同学有些得意洋洋：“那个大学生我要定了。他今天早上把魔方还给了我，你猜怎么着？他买了个新魔方给我！他说，你的魔方我扳来扳去都无法还原，所以我新买了一个，它比你的那个更大、更灵活！”

“这说明什么？”我问。

我的老同学压低声音：“他绝对是做盗版的好材料！”

（余娟摘自中信出版社《老板是你最大的客户》一书，勾犇图）



带球冲刺的优雅

●金 油

克鲁伊夫，这位用任何优美的辞藻来形容都不为过的伟大球员溘然长逝。他的照片在他去世后不到一天便铺天盖地地呈现在球迷们的眼前：绿茵场上角斗士的英姿，飘逸长发下俊美的面孔，带球冲刺的优雅……

克鲁伊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球员和教练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日中天的巴塞罗那队正是在克鲁伊夫带领下取得了成功，从1990年到1994年，他带领巴萨完成联赛4连冠，在1991—1992赛季获得了俱乐部历史上首座欧冠奖杯，巴萨的“梦一”王朝正是克鲁伊夫打造的。人们评价，即使到今天，巴萨年轻球员的身上都有克鲁伊夫执教时存留的DNA。

时光退回到42年前的1974年，这一年，世界杯首次通过彩色电视转播，克鲁伊夫掀起的橙色狂潮席卷了整个世界。他们摧枯拉朽般地进入前8，半决赛对战上届冠军巴西队，荷兰人在高途中控制比赛，

第64分钟，荷兰人伦森布林克把球传给中路，原本还空空荡荡的巴西队门前突然窜出一个橙黄色的影子，他像火箭一般迅速腾空，在空中不失优雅地转动脚腕，球进了，对方门将无奈地摇了摇头。人们发现那是14号克鲁伊夫，这也成为世界杯的经典进球。7月7日，慕尼黑奥林匹克球场迎来了人们热切盼望的“龙虎斗”，联邦德国队占据了主场优势，荷兰队先开球，他们从容地传递了16次，球滚到了中场附近的克鲁伊夫脚下，联邦德国队经验丰富的福格茨像影子似的靠过来，“荷兰飞人”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敏锐的观察，发现对方防线上的一个缝隙，仅仅是一瞬间的犹豫，联邦德国队门前已面临大祸。在比赛不到两分钟，联邦德国队球员还没有一次触球的时候，荷兰队便获得了点球，这

绝对称得上是“不可再现”了。出人意料的是，最终失败的是荷兰队，克鲁伊夫和他的球队受到了亿万球迷的热爱。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乌拉圭队教练说：“胜负并不重要，在我看来，本届比赛的全部亮点全在荷兰队身上！”

4年后的世界杯，荷兰队与新的东道主在决赛中相遇，人们还记得4年前阿根廷队以0：4大败于荷兰队后，阿根廷队教练所说：“是荷兰人把我们降到了学生的位置。”这次决赛少了克鲁伊夫。赛前，克鲁伊夫不顾球迷的恳求，拒绝再次参加世界杯。他留给人们的话固执得像个孩子：“我不能忍受失败。”

克鲁伊夫是第一个三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这一殊荣的球员，他的一生中曾夺得了无数冠军，但这位欧洲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星的荣誉室里却

缺少一个分量最重的奖杯，这也注定成为他运动生涯中最大的遗憾。

（严言摘自财新网的微信公众号）



1974年世界杯，克鲁伊夫在比赛中

职业病

在宾馆洗澡，突然发现镜子上慢慢显现出几个字：“我死的好惨！”我不由大吃一惊，心中暗道：“这鬼竟连‘的、地、得’都不分。”

称体重

女朋友刚站上体重秤，数字就飙升到了130。女朋友生气地看着我说：“你别动我！”

我说：“我没使坏啊！”

女朋友：“你离我远点！”

我说：“我已经离你很远了。”

女朋友回头一看，吼道：“把你的影子也挪远点……”

套路

过年回家，爸爸叫我过去下棋。我大概有十年没和他一起下过棋了，有点感慨。爸爸见我过来就开始摆棋，结果都摆好了却少了两个“象”。他一拍桌子，问我：“对象呢？”我忽然觉得下棋这事没那么简单。

新病毒

室友：“我好像被QMKS病毒感染了，头昏脑涨、恶心乏力，医生说这个没救的。”

我：“真的假的，新病毒？中文名字是什么？”

室友：“期末考试。”

高端

今天打车，师傅开了导航。走了一会儿，导航仪说：“前方100米有飞机。”我崇拜极了：“牛啊！啥导航这么高



经不认识他了。

发型师

“先生，您需要普通发型师、高级发型师，还是总监级发型师为您理发？”

“有什么区别吗？”

“级别越高话越少。”

卸妆

几个美女一起吃火锅，包厢里太热，她们个个汗流浃背，脸上的妆全花了。实在忍耐不住，大伙儿匆匆去卫生间洗脸卸妆，素颜回来坐好。

服务生进来上菜时傻眼了，紧张地问：“刚才那桌人走了吗？她们还没付钱呢！”

修图

医生：“你的X光片显示你有两根骨头已经断了。”

病人：“医生，那该怎么办？”

医生：“没事，我已经用美图秀秀给你修好了。”

学以致用

妻子出差归来，怒问丈夫：“你为什么把别的女人带到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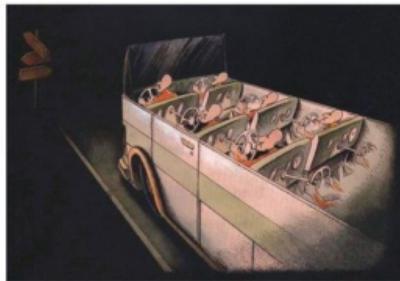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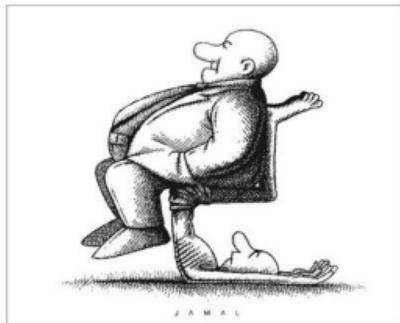
“我谁也没带。”丈夫辩解。

“你还记得我在哪儿工作吗？”

“你当我是傻瓜吗？你不是在医学实验室工作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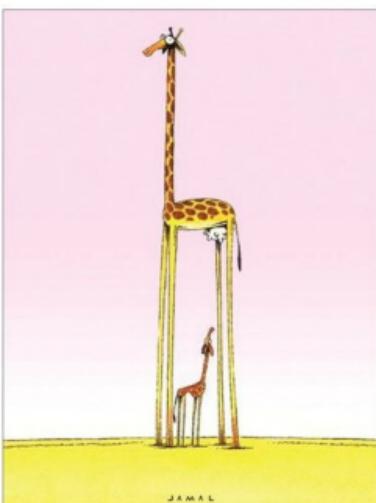
“亏你还记得！我在咱们的卧室里抓到了一只蚊子，我发现蚊子肚子里的血根本就不都是你的！”

（周继红、赵燕等摘）



伊朗漫画作品欣赏

●〔伊朗〕Jamal Rahmati





1983年秋天，西安的雨特别多，哪里也不能去，古老而完整的围城里，日子过得闷闷的。到了10月，天津搞散文评选，获奖通知里有我的名字。妻很高兴，说：“你不是老念叨去那里吗？这下逢机机会了，公私兼顾，你可以去见见孙犁了。”我说：“是的。”脸就涨得红红的，几天里慌得捉不住事做。出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却胆怯起来。我形象猥琐、口舌木讷，平日很少往大城市去，更绝无拜见过什么名人，听说天津街道曲折，人又欺外，会不会在那里迷失方向、遭人奚落呢？再说去见孙犁，又怎么个言语呢？妻好骂了我一顿窝囊，自个儿就收拾起我的行李，带了家乡的葡萄酒、木耳、核桃。东西已装好了，我取了出来，说送这些东西，虽是家乡山货，但都是口腹之物，未免有些那个，我怎么好意思在人家面前掏呢？妻便又说：“那就把玉石枕头带上吧。”这是一件长长的玉石凿成的物件，冬枕不凉，夏枕消暑，能治头痛脑热，她的父母早些年里给儿女分家，特意留给她一件作纪念。我就笑了：“这成什么体统呀，你视为传家的宝贝，可于别人那就是一块冷石头了，何况那是乡下人用的东西，大城市里哪会用上？”妻刚从乡下搬进城来不久，什么都以乡下人走亲戚待客的规矩准备。她就为难了，说：“你们这些文人，这也庸俗了，那也逊眼了，人家老老的人，你莫非空手去吗？”我蓦地记起在一张孙犁

一匹骆驼

● 贾平凹



的照片上，看见过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骆驼的画，就说：“带一件唐三彩的骆驼吧，唐三彩有咱秦地的特点，骆驼又是老人喜爱的形象，岂不更有意思吗？”妻便依了我，小心翼翼将书架上珍藏的一匹瓷质的骆驼取下来，用绸子手帕擦了灰尘，一边包裹，一边说：“这使得吗？这使得吗？”

10月2日，妻按乡下的风俗，包了饺子给我吃，亲自送我到车站，帮我拉了衣襟，叮咛勤勤注意把衣领整好。上车了，还说：“包儿不要放在行李架上，要抱在怀里。”我当然就抱了包儿，后来实在不

方便，才放到最顶的卧铺，将毛毯紧紧围在铺角，过上几个小时，就爬上去看看。谁也不知道那包儿里装了什么，我一直留意周围人的神气，会不会发生被盗的危险呢？夜里去睡，包儿放在枕边，地方小，我不能仰躺，就侧着，恍恍惚惚的，但终没有掉下来。到了北京，乘客都争先往车下拥，我不敢妄动，最后一个下车。车站上人很多，通道全挤满了，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了人多的可怕，又都慌慌张张，像要去武斗似的。我慢慢往前走，别人可以碰我，我却不敢碰别人。包儿挎在肩上，一只



手又过去抱住，生怕包带突然断了。吩咐同行的三个同伴分别在我前后：“若有人要碰我，你们要保护呀！”

出了车站，我仍疑惑不定，问道：“是不是有人碰着我了？”他们就哧哧谑笑。我说：“我怎么有一种破碎感？”他们更笑骂我书呆子气，又故意逗我，提出一些条件，说：“要不，我们就不保护你了！”我只好百依百顺。

本来从北京到天津，坐火车两个小时就到。但出站、买票、候车，却花了整整四个小时，下午五点五十八分，我们才坐上去天津的列车。乘客不多，包儿就占了一个位，被我用手搂着。天黑下来，大家都疲困了，坐着打盹，我不敢睡去，竭力从窗玻璃上往外看。外边的世界是黑颜色，玻璃上映出好多乘客的脸面，当然最清楚的是我的眉眼了——头发乱乱的，腮帮子显得更瘦。我想：“我真是要去天津了吗？”两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散文，孙犁偶然看到了，写了一篇读后感。对于他的人品和文品，我很早就惊服得五体投地，我一个才练习写作的小青年的一篇幼稚的散文，倒得到他的笔墨指点，这使我很激动，也激发了我写散文的勇气。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信。万没想到，就在收到我信的三个小时后，他便给我回了一封信，谈了许多指点我写散文的见解。从此，我们就通起信来。他的每一次来信都十分认真，有鼓励，有批评，直来直去，甚至在大年三十的中

午，为我用毛笔书写了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里关于作文语言变化运用的条幅。但我又不敢多给他去信，怕打搅一个七十岁高龄的老人的生活。一些朋友劝我去天津看看他，我也时时作着去天津的念头。但三次要去，三次都没有去成。一次已经买了车票，却因为突然有个紧急会议没有去成。一次到北京开会，和妻说好顺路去天津，但在北京车站徘徊了许久，又作罢了。我知道自己的劣性儿，害怕见人，害怕应酬，情绪多变化，曾经三次要登华山，三次走到华山脚下，却又返回了。一回到家里，就十分后悔，自恨没出息。我想：“三去华山而不登，华山长存；三次去见孙犁却不能，老人已经七十岁，难道还能再活七十岁吗？”现在，车是实实在在往天津开了，一个呆头呆脑的矮个子怎么行走在繁华的天津大街上，一个蹩脚笨手的学子怎么坐在一位文学家的面前呢？我的胆怯又出现了，我赶忙闭上眼睛，心里说：“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要想。”

夜里八点多，到了天津，我们给散文评委会打了电话，我估计车来还需一段时间，就放下包儿，一个人去找厕所，又一个人去买烟。才悠悠抽着，同伴就大声喊我，原来接站车就在近处，在我去找厕所时他们已接上头了。我忙跑过去，人都上了车，我一钻进去，车就开动了。我悄悄问同伴：“我的包儿呢？”回答：“都装在车上了。”“没轻放

吗？”“还用你说？”街道在白天或许平平坦坦，夜里灯光一打，路面却坑坑洼洼起来，车时不时颠一下。每一颠，我就心一紧：会不会颠坏骆驼？真想把包儿抱在怀里，但行李全放在车后尾仓，要取是不可能了。我心里就嘀咕了：“不会损坏吗？”“哪儿就能损坏了？”“天津街道这么不平？”心里总不踏实，只恨离驻地太远了。到了招待所，车停了，迎接的同志指着面前的楼房说：“就住在二层上。”我看见二层楼上灯光亮着，窗口有人在说着欢迎的话，我多么高兴啊！这时候，迎接的人去打开尾仓取行李，仓一打开，突然掉下一个包儿来，“咚”的一声，我一下子惊慌起来：这是谁的包儿，不会是我的包儿吧？包儿掉下来，在空中是翻了个个儿，依然底部着地，那是一个崭新的不大不小的外边有一个小兜的皮包，我“哦”地脑袋就大了。一把将它拎起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同伴们也都发觉了，都闭了气，看我的脸色，问：“怎么会是你的？”我还是说不出话来。“不要紧吧？”我说：“不要说，不要说了！”言语里有了几分恼怒。再也顾不得一些人寒暄，提着包儿就上了楼，进了安排好的房间。我自言自语：“不会打碎吧？怎么会打碎呢？”我不敢打开包儿看，反点上一支烟，千声万声在心里祈祷：“它是不会碎的，它掉下来的时候是底儿朝下的，哪会打碎呢！”足足过了两个小时，我又走出房间，故意和



父亲有两件好大衣，都是深蓝色纯毛呢的，丝瓜领，单排扣，斜口袋，真是好质料！他每天用猪鬃衣刷来保养大衣，冬天就搭配母亲给他织的蟹灰色毛线衣、格子围巾和褪边呢帽。他小时候就是整条街最贵气的男子。

我曾经偷偷披上他的大衣，虽然像小老鼠扛着布袋，但我想穿出一种英雄感。父亲看上去端庄而严肃，我们都怕他，做什么事都得小心翼翼。读《红楼梦》之前我还没有什么女性偶像，总想长成他的样子。身为一个小女孩，我的志向却是做英雄。我喜欢他那些忧国忧民的革命情怀，喜欢壮烈牺牲这样浪漫的故事。我幻想着从他的大衣里摸出一两把

枪，双枪在手就能左右开弓。我向往家国大业未成，徒负美

英雄感

●散文采



一些同志打招呼，说笑。然后再走回来，将门插了，慢慢将包儿打开，心中充满了战战兢兢又迷迷糊糊的神秘色彩。啊！果然没事，骆驼依然在包儿里站着，高昂的头颅，下垂的脖子，我太兴奋了！再用手往下摸去，突然触到了什么东西，硬硬的，慢慢取出来，竟是一条断了的腿的瓷棍儿。我站在那里，眼睛一下子直了。

骆驼破碎了四条腿，三条是硬伤，一条的脚上碎裂成几十个颗粒儿。我没有勇气把它送给孙犁。第二天，到了孙犁家，老人正眯着眼睛站在门口的花台上，暖洋洋的太阳照在他身上，衣服似乎有一种黑和蓝的颜色。经人介绍，他迟疑了一下，就叫着我的名字，同时拉我进了屋子，连声

说：“我才给你写好了信啊！”桌上果然放着一封写给我的信。这时没有邮票、不加邮戳的信手接手地邮到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显得很快活，倒水，取烟，又拿苹果；问了这样，又问那样，从生活到写作，一直谈到读书。他打开书柜，让我看他的藏书，又拿了藏书目录让我翻阅。吃罢午饭，当我红着脸讲了骆驼破碎的过程，他仰头哈哈大笑，说：“可以胶的，可以胶的！文物嘛，有点破损才更好啊！”两天后，我将用胶粘好的骆驼放在他的书案上，他反复放下，远近看着，说：“这不是又站起来了吗！”便以骆驼为话题，又讲了好多为人文的事。

他是慈祥而又严厉的

人深恩，一走了之的潇洒和得意，于是像老鼠套布袋般想穿上他的情报员大衣。我真希望自己脱下大衣时是小女孩，穿上大衣时就成了革命党。尽管我的体内流着“黄花碧血”，但我只能在家里造反。

父亲送给我最多的词是“短打”，我一直没在意这个词，反正他说的话，那时候对我来说都是马耳东风。

那时候流行玩少儿棒球，“长打”“短打”“盗垒”“先驰得点”等词常常听说。

直到多年以后，我问姐姐什么是“短打”，才知道，原来就是欠揍。

（娟子摘自九州出版社《今日菖蒲花》一书，丰子恺图）

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又一个上午过去，又在那里吃饭，他又戴了帽子，拄了拐杖送我到院门口，又是叮咛我多来信。

这天夜里，我给家中的妻写了信，信中对于骆驼破碎的事自我责骂了一通，写道：“你也不要再怨我，其实世上的事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愈是不十全十美才愈有了诗意图吧；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是容易破碎，越是容易破碎的东西，也越是珍贵的吧。我留给孙犁的，是一匹破损的瓷骆驼的遗憾；孙犁留给我的，是人品、文品的永久启示的满足啊！”

（月月鸟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贾平凹散文》一书，刘程民图）

老婆最近常跑医院，岳母因乳癌去世后，老婆的外祖母也进了医院。老婆家的人还留在台湾的，以及白天不用工作了，也就只剩她一个人了。移出加护病房后，我们吵了一架。我希望请个会说客家话的看护，省得老婆和老人家在那用手比画。

老婆的外祖母是受过日本教育的客家，居住在山区的客家人部落，生活圈里没有闽南人，也没受到“国语运动”的洗礼。眼下，要紧的是找个能和老人家沟通的人，总不能一直让医生找人翻译吧。

老婆不顾我的建议，自顾自地买来工具书，学起了日文。转入一般病房后，她还是每天往医院跑。我们已冷战两周，她气我对老人家的冷漠，还责备我不愿意放下都市人的傲慢。我吃了两周的冷冻食品，再也忍不住，于是打电话给彼此共同的朋友。

“你最近跟小芬有联络吗？”

“有啊，你又惹她不开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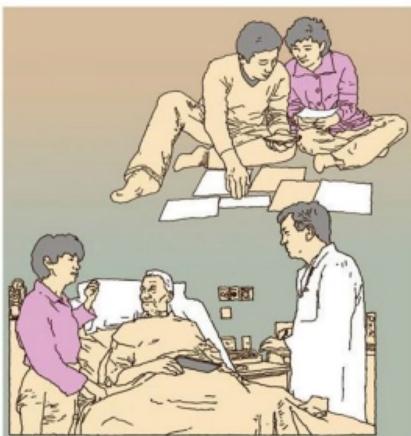
“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她只在群组说她最近在语言交换，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说是她成为家庭主妇后，第一次觉得生活这么充

实。”

语言交换？她什么时候找了个日本人做语言交换？她不是每天都要去医院吗？

隔日，我向公司请了一天假，假装出了门后，又等着老婆出来，跟在她后头。她去了医院没错，却不是去老人家的病房。



语言交换

●言毕生

我跟着一名看护进去，好险，是间三人房。第一张床的男人在换药，第二张床的老头在沉睡，老婆在靠窗的第三张床那里。我不好意思直接走向前，只好拐进第二张床边，假装是沉睡老头的家属，隔着帘幕听隔壁床的对话。帘幕后传

来我听不懂的语言，男人的声音相当有精神，老婆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我隐忍着没有揭开序幕，是恐惧，也是尊发作，我的手脚都僵住了，直到我听到一丝残破的英文，还有小孩的声音。我从侧面悄悄拉开序幕一角，瞥见老婆站在床边。床上骨瘦如柴的老头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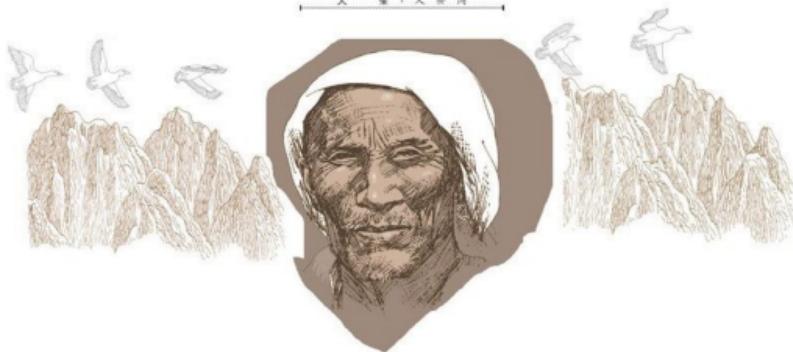
平板计算机，计算机传来美国小男孩的嬉闹声。

这时，第一张床的看护拍了拍我的背：“那是徐先生在美国的孙子。小孩在美国长大，小孩的爸妈为了拿绿卡也无法常回台湾。这位小姐人可真好，说可以来教徐先生英文，只要徐先生陪他练习日文还有客家话就行。”

两个小时后，老婆移到外祖母的病房，在那里待到傍晚。我向在前一病房遇到的看护询问了一些事情，决定以看护的方式，消除都市人的冷漠与傲慢，以及我对老婆的歉疚。

老婆，是老人家的心灵看护；我，是老人家的肢体看护。老婆开始教我客家话，我则教她闽南语。令我意外的是，讲着不一样的语言，我们反而达成了共识。

（雨 声摘自《皇冠》2016年3期，张 骏图）



两件往事

●林 鹏

我在常平公社时，住在曲村大队部。一天，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曲村一个小姑娘，有十五六岁吧。她去山上看着姥姥，姥姥给了她一点粮食，有十多斤吧。她骑着新买的自行车（当地叫洋马），得意洋洋地走在路上。曲村西边有一段山石路，路旁是小树林。迎面碰上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看见她车后座上带着粮食，大喊一声：“站住！”山坡间的石子路，颇不平整，小姑娘听见人喊，一歪，车就倒下了。小姑娘心想：“荒郊野外，这家伙要强奸我可怎么办？”那人把姑娘的一只胳膊拧住，用另一只手把车后座上捆粮食的绳子解下来，把姑娘推入小树林，绑在一棵小树上。小姑娘想：“不像要强奸人的，坏了，我刚买的新洋马，完了，他要抢我的

新洋马。”

只见那人把自行车推进树林，放在姑娘面前，“咔嚓”一声，把车子锁上，把钥匙塞在姑娘的裤兜里。那人说：“姑娘，你别害怕，我只要点粮食就走。我是上有老，下有小，都饿着哩，没法子。”他扛上那点粮食就要走，又说：“姑娘，一会儿听到路上有行人就喊一声，让他们给你解开，就回家吧……”那人走了一截又回来了。姑娘想：“坏了，他后悔了，我的洋马完了。”

只见那人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两元钱来，说：“我实在没钱，只有这两块钱，给你放在口袋里，对不住呀，我走了。”

这小姑娘，回到曲村见人就说这件事，嘻嘻哈哈的，像得了便宜一样。

公社主任雷鸣知道了，把姑娘叫来，问怎么回事，姑娘

就照实说了一遍，我当时在场。雷主任对那姑娘说：“你听他的口音，是咱们这一带的吗？”姑娘说：“是。”雷主任说：“明天我把全公社二十岁到四十岁的男人都集合起来，你能认出他来吗？”

姑娘说：“当然能。”

雷主任说：“好，你先回吧。”

我说：“雷主任，你把这人找出来，是要表扬他，还是要批评他？”

雷主任说：“还能表扬？拦路抢劫，当然是批评，我要把他抓起来……”我说：“依我看，这是个好人。姑娘怕被强奸，没被强奸；姑娘怕丢洋马，新洋马没丢，还得了两块钱。人家说了上有老下有小，你现在把他找出来，说他拦路抢劫……现在困难，人们挨饿，等过几年这挨饿的事人们就忘了，可人们还记得他曾经拦路抢劫，这名声背一辈子，

我年轻的时候曾在西雅图的联合航空公司工作，有一件事情我至今难忘。

那天早上我迟到了，我赶到公司的时候，我们的经理正板着脸站在公司门口，我连忙对经理说：“真的对不起，我睡过了头。”经理点点头，没说什么。我觉得他一定是因为我迟到而生气，我就再次解释说：“昨天晚上，我家来了客人，我陪他聊了很久，睡得有些晚。”经理还只是点点头，看得出来，经理非常生气了，这是我最担忧的情形，于是我再次对他解释说：“其实原本我还不会迟到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地铁站的人特别多，我一直等到第三辆才挤上去……”

我正滔滔不绝地说着，经理却看了看手表，打断我的话

说：“本来你只是迟到了3分钟，但是现在你已经迟到了6分钟，在你迟到3分钟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世界上谁都会遇上意外，所以我没有打

算扣你的工资，但是现在你已经迟到了6分钟，我必须扣你5美元。而且你的诸多解释还让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人！”

“不，经理，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并不是故意要迟到的。”我继续解释说。

“我从来没有说你迟到是故意的！”经理加重了口吻说，“年轻人，有过错的时候适当表达歉意是必要的，但表示过歉意之后应该马上去做你应该做的事，这是你表达歉意的最佳方式，而不是企图用你的解释来说明你的过错是有原因的，甚至是必然的、合理的。你永远都要记住，过多的解释只会让你错上加错。”

（孤山夜雨摘自《燕赵都市报》2016年3月7日，（尼加拉瓜）pedro molina图）

别错上加错

●〔美〕肯·劳伦斯
○李克红 编译



可背不起呀。”雷主任笑了，说：“你说的也是，他是个好人。你说怎么办？”我说：“不查，也不处理，就当没这回事。”他同意了。

二

1959年进入困难时期，1960年饿死人。

有一个村子，是个生产大队，开始饿死人，而仓库里是满满的粮食。人们商量要抢粮，有人喊道：“那是咱们生产的粮食！”支部书记知道后对大家说：“我是支部书记，村里人挨饿，是我的责任。大家不要抢仓库的粮食，一抢就乱了，有的到手了，有的没到手。听我的，我决定开仓济

贫，救命要紧。这责任由我一个人负。如果我被枪毙，希望乡亲们照顾我的老小……”然后他就打开仓库，按人口分粮，有条不紊。人心大快，村里再没有死人。事后，他到县委投案自首。县领导有的主张杀，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的主张不杀，说杀了要引起民愤。书记拍板：“不杀，但要重判！”最后，判了这个支部书记十九年徒刑。

这个支部书记服刑期间，家中老母和老婆、儿子享受烈属待遇，支部书记本人每年空拿一个最高工分。后来“文革”中红卫兵造反，也没有造这家的反；村里闹夺权，夺过来夺过去，这条规定都没有改

变。这好像不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人们把这看作道德问题，没有人说个“不”字。全村的人都知道这是活命之恩，嘴上不说，一直就这么办。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市委做出平反决定，派人专程去千里之外的监狱接这位支部书记，此时离他刑满还差几个月。

村民知道支部书记要回来了，敲锣打鼓，跑出十多里地欢迎他。村里搭了戏台，要唱大戏，梆子腔。点的戏有意思，从《武家坡》到《大登殿》，全本戏文。台上唱戏，台下人哭……

（张珠容摘自三晋出版社《平旦札》一书，杜凤宝图）



对林姗而言，这个春节有些不同于以往。

初一一大早，她和父母、丈夫、孩子出门，驱车前往位于北京二环附近的一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林姗 82 岁的奶奶在 2016 年年初自己做主住到了这里。

一路上，林姗心里五味杂陈。她想到爷爷离世后，奶奶在一座没有电梯的 5 层老楼里独居了快 20 年。最近 5 年，奶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出门后回到顶层的家，为此她不得不减少出门的次数。但这让奶奶又陷入了另一重苦恼——被迫离开自己的社交圈，每天陪伴她的只剩电视机。

林姗之前去看奶奶，发现老人会随手记

下很多电视上说的新名词。奶奶以此保持自己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联系。

有尊严地老去

为了让奶奶不孤独，儿女们想了很多办法。请保姆，奶奶说自己不需要照顾，只要有个人聊天的伴儿；换房子，奶奶她说不愿离开老邻居，这也是奶奶始终不愿搬去与子女同住的理由之一。奶奶执拗的坚持，因为 2015 年在家里的一次意外摔伤而改变。奶奶虽无大碍，但儿女们还是决定不让奶奶再过“空巢”独居生活。奶奶妥协，她提出暂时在几个儿女家中轮住。确切地讲，奶奶轮流住的，并不是儿女的家，而是外孙、孙女家。因为奶奶的儿女在陆续成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后，也都搬离了自己的家，到儿女那里照看孙辈。

奶奶“轮换”到林姗家时，有一天，林姗听到两岁的女儿桃子用稚嫩的声音对着奶奶喊：“太，太。”而奶奶则回：“太太老了，要麻烦别人。”正在厨房

面对生活的挑战

● 罗

屹

准备晚餐的林姗清清楚楚听到奶奶的叹息，这时她才恍然，奶奶为何常抢着做些简单的家务——她希望保有一个老人该有的尊严。

或许，正是对尊严、价值以及朋友的渴望，让奶奶决定入住养老机构。

最终，儿女们为奶奶找到了二环附近一家采取公建民营经营方式的养老中心。林姗一家最终选择这里，最看中的就是这里出门便是 600 多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常驻的急救车，离大医院也很近。此外，养老中心还与周边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为入住老人开辟绿色就诊通道。

入住 3 个月以来，林姗感觉奶奶最明显的变化是获得了重回群体的喜悦。她通过唱歌、打牌、书法等集体活动，慢慢建立起自己新的朋友圈。

大年初一赶来探望奶奶的林姗一家，见养老中心红红火火、人流不断，才算真的踏实下来。奶奶说养老中心饭菜不错，软硬、盐油都算合理，只是没有特色小炒或单独点餐。当然，并不是所有老人都和奶奶一样适应养老中心的饮食，她的室友张奶奶就持保留意见。张奶奶患有糖尿病，她总和奶奶念叨，应当有针



对她这样“特殊人群”的专业配餐。奶奶笑室友挑剔，但林姗想了想，张奶奶的要求并不过分，毕竟存在个体差异，饮食有个性化需求也无可厚非。

林姗奶奶的选择并非个案，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全国养老床位数为669万张，达到了每千名老人30.3张。但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更快，增长的床位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已达2.12亿，预计2020年将达到2.6亿，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今各界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房子，你买对了吗

南五环外的住所，是林姗和丈夫常亮在女儿出生前购买的改善性住房。之前他们住在市中心一套林姗公婆名下的小户型房中。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出手购房时，林姗和丈夫考虑的，无外乎价格、地段、交通、户型、房屋质量、周边环境等等，但价格绝对是排第一位的。

然而低价往往意味着付出更多的交通成本。在过了乔迁新居短暂的兴奋期后，林姗开始为每天早晚从家到单位平均4个小时的车程叫苦不迭。

林姗的同事杨朋住在燕郊，每天在路上的时间和林姗不相上下。为了能挤上公交车，每天早上五点就要出门排队，有时排队的有几百人。杨朋有时感慨，自己成功挤上一辆公交车的时间，足够儿子上一堂40分钟的英语课。

疲惫不堪，是杨朋和林姗闲聊时提到最多的一个词。

2015年年初，杨朋和妻子商量后决定把燕郊的房子卖出去，在北京城里买一套住房，这样离公司近些，更重要的是，4岁的儿子快上小学了，他更信任北京城里的教学质量。

林姗其实也有过把南城的“新房”卖掉，再在城里买房的想法。她的卖房理由几乎和杨朋一样：奔波和孩子。

林姗女儿的户口落在了城里，孩子3岁要上幼儿园时，因为没有南城户口，只能选择私立幼儿园，而林姗在考察后发现，小区周围一些设施相对较好的私立幼儿园学费在每月5000元左右。林姗如果带孩子回城里入园，可选择

的公立园非常多，且市内一级公立园价格也不过每月1000元左右。

对林姗这样的普通人而言，2016年该不该出手买房？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提出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房价格，消化房地产库存，以及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2016年初，住建部更要求各地进一步降低公积金贷款门槛，增加贷款额度，简化手续。

虽有一系列政策出台，但是否买房，林姗依旧无解。她希望可以如一些专家所判断的，为完成去库存任务，国家在信贷政策、税收政策、财政补贴等方面都会有一定动作。这样的话，2016年或许是她出手的好时机。

“即便今年不买，静静上学前，我们也会在城里买房。”张亮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静静，也就是张亮的儿子，和林姗女儿一般大。张亮想让儿子在西城、海淀这样的学区接受教育。在他看来，他和林姗的购房需求并不相同。“林姗有‘退路’，毕竟桃子的户口在市中心，而如果静静想到城里接受教育，就得靠学区房。”

面对雄心勃勃的张亮，林姗常提醒他谨慎。

林姗的提醒并非没有道理。2016年年初，西城区发布一则幼升小入学声明，明确“如同一房屋地址6年内有多个适龄儿童申请入学，则房屋产权人必须是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否则只能按照全区的招生情况做统一协调安排。也就是说，如果买了西城的二手房，但这个房子6年内已经被用于升学，那么房子就不能再作为升学的划片依据。

张亮感谢林姗的好心，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谨慎太久，因为他在报上读到的是这样的消息：为防止学区房大幅涨价，避免房虫“倒房”渔利，北京多个热点学区均对学生的落户年限做出要求，限定年限从3年至5年不等。静静现在近3岁，为了扣紧3年至5年这个期限，2016年张亮也许就要出手购房。

住房，在2015“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中，仍然是人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二胎，生，还是不生

林姗的汽车在“休养”一个月后，被她开出地库重见阳光。但那一天，林姗心里不仅没有阳光，反而和当天的天气一样，满是雾霾。久不动车，这一动，却是开去定损——前一天，她停在车位的车被邻居撞了一下。

车子开到路上，林姗打开雨刷，刮掉一个半月来积在挡风玻璃上的浮土。到达4S店，她看到雨刷喷出的水，在车前盖留下两道水痕，有点像眼泪，又有点像“囧”字。

林姗忍不住拍了张“同照”传给丈夫。

林姗的丈夫常亮其实常常觉得自己更囧。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甚至搞不清女儿什么时候学会叫爸爸的。他偶尔自问，难道这就是他想要的理想生活？常亮偶尔会羡慕表弟的果断。2015年末，和无数被创业大潮裹挟的青年一样，小他两岁的表弟辞职创业。常亮也想像表弟一样放手一试，但有时站在中关村那条短短200米的创业大街上，他有些怀疑，虽然那里人气依旧，但在这个资本与创业几乎成为连体婴儿的时代，资本的口袋似乎正在收紧。

2016年，是否求变？对已过而立之年的常亮而言，不像投枚硬币那么简单。

一次同学聚会上，林姗和好朋友于莹说起她和常亮关于求变、创业的种种困惑，于莹笑说，林姗他俩已经处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顶端，而她还在底端徘徊。于莹生了儿子后，因为老人没法帮忙照看，她辞职做全职妈妈，丈夫每月的工资是这个小家的全部收入，她有时会觉得手头有些紧。

但让于莹最揪心的，是自己长年独居的爸爸。有一次和爸爸通电话，发现爸爸竟然记不清前一天究竟是花15元还是150元买了一盏应急灯。于莹心头一紧，联想到爸爸之前有过轻微脑梗，挂了电话，她把不到2岁的儿子放上汽车儿童座椅，一路火速开到爸爸家。虽然最终虚惊一场，但于莹对林姗说，自己悬着的心一直没有放下，随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那颗心也越悬越高。

于莹的故事让林姗真切地意识到父母

一代的衰老，而衰老伴随着丧失。她不大敢想，同为独生子女的她和常亮，今后将如何更好地照料4个老人。

林姗因此劝林姗，趁父母还有余力，再生个宝宝。

生，还是不生？不生，林姗有一箩筐理由。首先是经济压力。她一位同样摇摆的同事，将小学四年级女儿10年的养育费进行统计后发现，10年来女儿共花费了35.5万元左右，其中用于孩子课外素质培训的费用占到了30%左右，女儿的特长培训费达到了42720元。35.5万元，这个数字立马浇灭了自己心里的小火苗。

但金钱投入并不是众多妈妈左右摇摆的唯一原因。“从孩子呱呱坠地那一天起，注定了我要全心全意花至少3年甚至更多时间在他身上，但我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工作、事业。”一位同为“80后”的妈妈，将自己不生二胎的理由贴在网上。林姗看了，心有同感。

然而妈妈只劝林姗一句：“让桃子在这个世界上再有一个亲人，不好吗？”

作为独生子女的林姗，并不真正理解拥有兄弟姐妹是何种感受。有时在微信家庭群，她会看到从不和她抱怨的妈妈，会和舅舅、姨妈说起疼痛难忍的膝关节。那时，妈妈不像她眼里那般利落能干的妈妈，更像一个撒娇的妹妹。

2016年春节，林姗的朋友们在微信朋友圈写下关于来年的寄语。她则找出纸笔，写下这一年的愿望：希望女儿吃的用的更加安全，希望雾霾少一点，希望上班花在路上的时间更短一点，希望陪女儿的时间更多一点，希望有更多时间读书、旅行……林姗当然也希望自己和常亮无论打工还是创业，事业有所提升，收入更高一些。但林姗也逐渐体会到，就如哈佛大学一项长达75年的研究报告所显示的，何为美好生活？最重要的因素并非富有、成功，而是身心健康及温暖、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

这是林姗的故事，但又不全是。她的故事里闪过张亮、杨朋，还有更多人的影子。他们的苦乐悲喜交织在一起，构成生活本身。

（刘怡摘自《小康》2016年3月上，本刊有删节，王青图）

过了，就是错了

●高 夫

过了，就是错了，这就是过错。这是至今我看到的关于过错最精辟的注解。

凡事都有个度，过了这个度，哪怕是再美好、再正确的东西，也会走向它的反面。真理过了，就成了谬误；聪明过了，就成了狡猾；认真过了，就成了刻板。

世上一些过错的产生，往往因为过于追求圆满。过了，就是错了，适可而止，适度而为，才是避免过错最有效的方法。

（冬 冬摘自《文苑》2016年第3期）

用劲刻

●且 廉

陈巨来向吴昌硕请教治印之刀法，吴昌硕淡淡地说：“我只晓得用劲刻，种种刀法方式，没有的。”

我们成不了吴昌硕，或许真的只是因为不肯用劲，差了那一把劲吧。陈巨来后来治印也卓然成家，一定是听了老师的话，用了不少劲的。世上万事，若都能用劲去做，何愁没个水到渠成的日子呢？



意·林

（周继红摘自《羊城晚报》

2016年3月3日）

怕

●王太生

有则小故事，小和尚请教老和尚：“一个人最害怕什么？”老和尚问徒弟：“你以为呢？”“是孤独吗？”老和尚摇了摇头。“那是误解、绝望……”小和尚一口气说了十几个答案，老和尚一直摇头。最后，老和尚笑了：“一个人最害怕的是自己。你刚刚说的孤独、误解、绝望……都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影子。”

（路 凌摘自《南国都市报》2016年3月1日）

老黑鸟的决定

●〔巴西〕保罗·科埃略
◎夏殷棕译

一只老黑鸟找到一块面包，其他的黑鸟见了，都飞向老黑鸟，眼看一场争夺战即将上演。



老黑鸟见此情景，立即张开嘴巴，面包掉在地上，一只老鼠咬住面包，消失在草丛中。

老黑鸟看着其他的黑鸟，自言自语：“等你们年老了，想法就不同了。我虽然丢掉了一顿美餐，但是明天我仍然可以找到一块面包。”是的，如果老黑鸟坚持不松口，一场恶战必将难以避免，胜者将成为众矢之的，其他黑鸟会联手对付胜者，仇恨将充斥它们的心田，经年不去。这就是老年智慧：深悉小胜不敢长久之征服。

（六月的雨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雕 饰

●王自亮

奇石展上，看到一些雕琢精美、颜色华丽的石头并不贵，而一些朴拙浑厚、颜色也不稀奇的石头却贵得吓人。问了玉工才知道，真正的好石天性纯然，是不必雕琢的。常常是那些有缺点的不完美的石头，才以人工雕饰，显示其美。

故越是雕琢其价越低，越是素朴其价越高。石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呢？

（旭 日摘，小黑孩图）



● [韩] 高恩彬 ○ 彭嵩嵩 译 服务员克劳斯的故事

去年4月，我开始注意一位服务员。他的服务好极了，虽然他的年纪很大，动作却很敏捷。他的魅力也许来自谦卑和自信的组合。我真的能够感觉到，他的确非常喜欢他所做的事情。

当我离开那家餐厅的时候，我走到他身边，问了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他的年龄。

“我吗？56岁。我叫克劳斯·彼得森。只要我的两条腿还能走得动，我就想要继续工作下去。”我很钦佩他，请他和我合影留念。

两个月后，我为了做深度报道而第二次前往丹麦。我又一次造访了那家餐厅，幸运的是他在店里，并且立刻就认出了我。这一次，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做真正喜欢的事情

“你看起来幸福。”我说道。

“因为我热爱这份工作。”他回答道，“我做厨师和服务员的工作已经将近40年了，从我17岁开始。我觉得我不需要去上大学，于是就找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在餐厅里当厨师和服务员，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工作与学习同时进行是丹麦特有的制度，丹麦的工人可以在工作的



同时享受教育课程，每一年有10个星期，由政府资助。

在教育课程中，他不仅学到了劳动技能，也明白了劳动的意义。

所有的职业都值得尊敬

克劳斯有一个儿子，22岁，现在的工作是锁匠。

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但是说实话，我无法理解，因为按照韩国人的思维，大部分做服务员的父亲都会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在社会上更加出人头地。

恰恰相反， he说道：“我从来没有要求他去找一份高薪的专业工作，成为法官、医生

或是教授。因为我认为锁匠也是社会中很有价值、很有必要的工作。”

我曾对韩国一家大公司的高管进行采访，他有一个儿子在一家中型企业工作，他为此而感到羞耻。我的另一个朋友也对他的儿子持相似的态度。这位朋友是一个医生，他的儿子没考上名牌大学，也没有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所以，到底谁更加幸福呢？

生活在一起，团结起来

克劳斯从未担心过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为他不是单枪匹马。

我的前老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股市大鳄，家财万贯，只可惜是个破落户出身，这时常让他焦躁不安。为了显示品味，他离开了淮海西路的豪华别墅，搬进静安区一座幽静、古旧的小洋楼，家里塞满了法国古董和意大利名师力作。

近来由于股票下跌，他觉得有必要改改风水，于是宴请港台各路大仙，在小洋楼当街的阳台上置了一头硕大的铜牛。该牛昂首屹立，气势非凡，几乎要破顶而出。从街对面看过来，整幢楼都在“牛”的铜蹄下，好端端的小洋楼就这么被“强暴”了。

那天，我的一个朋友盯着这头铜牛，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暴发户”。

大概这个朋友最有资格讲这话，因为她是位“贵族”。据说她的家世可以追溯到慈禧年间，如果中间因为“文革”



暴发户气质

●谁谁谁

或其他原因略过的两代不算的话，她倒是个不折不扣的贵族。尽管她不姓“叶赫那拉”，她依然无视身份证上的法定名字，在名片上印了个怪里怪气的名字。

打了折扣的“贵族”没什么正当工作，靠着一份SOHO职业拿着中等的收入，过着典型的小资生活。她讲究生活品

味，重视物质感受，并且喜欢把别人定位为“暴发户”。被她盖棺定论的人甚多，包括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剧作家以及我过去和现在的老板。我曾经对她说，现任老板向我秀过新买的Dior腰带，话音没落，现任老板就被她列入“暴发户”名单。

我一直以为贵族和暴发户是很容易区分的，直到有一天，“贵族”买了瓶香奈儿5号香水，欣喜若狂地对我说：“2000元一瓶。虽然我囊中羞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买了一瓶。”我想起“暴发户”老板也对我讲过类似的话，不同的是，老板还买了一套衣服来配这款香水。

我想，如果“贵族”能多一点钱，是不是也就成“暴发户”了呢？

(余长生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朝九晚五》一书，王原图)

“在丹麦，我们餐厅员工有一个叫作3F的工会，自从我高中毕业就成为那里的会员，已经有40年了。工会里有大约30万名会员，这家餐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入会了，所以在工作中不会受到歧视，如果有，我们可以向工会报告，工会代表会和相关的业主谈论这个问题。”

他每个月支付200美元会费，以后就可以领取失业补助。“工会和政府加起来可以为我们提供为期一年半的每个月3000美元的补助。我们也

可以从政府那儿领取为期两年的失业补助，但那不够维持生活，所以我们支付工会会费，就像是购买保险，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失业了。”

丹麦的工会覆盖率达到70%左右，最高曾经达到80%左右，然而在韩国，工会的覆盖率是10%左右（全世界平均水平是23%左右）。

克劳斯和老板的关系更像是合作，因为他们彼此信任。“我们的薪水是按照每日总销售额的15%来评估的，我们均分这些钱。所以我们

必须互相帮助来提高我们的销售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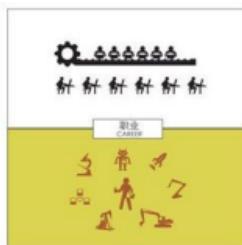
在丹麦，富人愿意支付超过一半的财产作为税收，而像克劳斯一样的普通工人也要支付他们薪水的36%作为税收。此外，企业主支持工人参与职工管理活动，而工人们也愿意和企业主进行沟通。

通过克劳斯的双眼，我找到一个幸福社会的秘密。如果你想要幸福，那么就应该为你的国家做出贡献，让它成为一个拥有群体精神的社会。

(李晓林图)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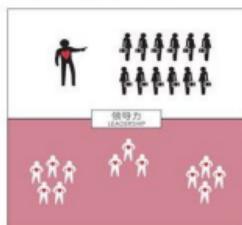
●余卓轩



何谓领导力

时至今日，相信大家都感受到科技的进步是指数级的，从亚马逊的仓库到谷歌的电子棋手，都在迅速取代人类。事实上，在不远的未来，今天所有“蓝领”能做的事都将被机械所取代，今天所有“白领”能够做的事都将被人工智能（AI）所取代。

因此新时代的人才，要具备异于工业时代所塑造的人才的嗅觉，要开始锻炼种种面对未来所需的能力，包括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借力于各类不熟悉工具的能力、统筹各类稀缺资源的能力，等等。



何谓职业

在未来的商业战场上，精英小组的作战能力远比臃肿的军队更有效率。

因此，新时代的领导者必须拥有两个层级的思维和性情。首先，在率领自己的精英小组时，他们会挑选能以一挡百的战友，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其次，他们还懂得建立平台来整合各式各样的外部资源，建立起公平、公开且宽容的激励机制。

这类领导者懂得授权赋能，他们在对抗外部或者体系内的压力时毫不畏惧，却对同伴抱以宽容的态度，支持鼓励同伴去发挥自己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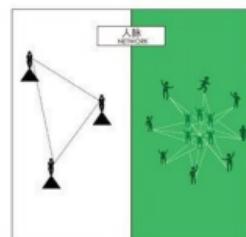
最关键的是，这类领导者心中的核心信念，就是要让同伴不畏惧失败。

何谓人脉

以往时时刻刻会把人脉挂在嘴边的，多数是老板级别的。但由于众多社交工具的出现，现代人要建立专业关系，或想找到跨领域人士交流，同以往相比容易太多了。当各产业逐渐“去边界化”，企业组织阶级逐渐“去边界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边界也变得模糊。一个人在熟人圈、在公司，甚至在行业以外的人脉会变得更加重要，在现代工具的支持下也变得更加容易经营。

因此，调动企业员工的人脉，尤其是“底层员工的外部人脉”，可能会为企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商机。在过去，这是企业主最常忽视的环节。事实上，地位不显著的人群更没有社交包袱——我们看到许多大企业老板在朋友圈除了转发文章以外，鲜少发表个人意见或与人互动。

如何有效且安全地调动自己的人脉网络，并以结盟的方式与身边的伙伴共同整合协同资源，扩张影响力，是新时代人才的必备课题。



何谓所有权

滴滴专车、蚂蚁短租、Uber、AirBnB 等资源共享平台的崛起，将人们的闲置资源重新激活，把使用概率切分得更细来做重新配置。这些平台让人们对资产的即时需求得以满足，阻止了人们过度购买低效资产，从而解放出人们的资金与时间。

这是“共享经济”趋势为

人们带来的好处，它让所有的资产“价值最大化”——这里的价值并非垄断或独占，而是通过高度使用率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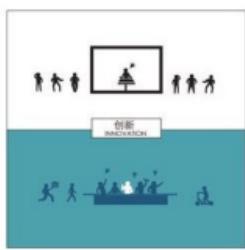


新时代人才知道在未来，真正的优势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你能够“启动”多少资源。

何谓创新

新时代的人才相信创新的尝试在这个时代必须迅速取得市场反馈，并以快速迭代的方式精益求精。这是一种非盲目探索的过程。然而他们也清楚，在这样的创新法则中隐藏着两个更重要的概念。

首先，要想运用市场反馈来达到最好的创新效果，便是把潜在消费者的身分认同也给绑定进来。现在的市场人群不



甘于只做被动消费者，他们希望参与更多、贡献更多，并最终将这样的身份认同分享给亲朋好友。“产消合一者”(Prosumer)一词便由此而来。这也是许多创新的点子都是从创客比赛或众筹平台上被发掘出来的原因。它们提高了研发者和市场份额这两种心境之间的重叠率，让价值从中诞生，并以产品形式传递。

其次，创新必然代表踏入未知的领域，这与上述的面对失败的心态息息相关。提高成功率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提高试错的次数。失败没有关系，只要不停止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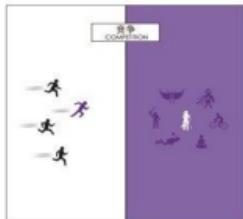
何谓竞争

过去在商业竞争中，你只需要看看周围与你相同业务的公司正在做些什么，确保自己能超越他们就可以了。然而在产业边界崩解的今天，许多竞争者从与你毫不相关的领域杀进来，这已是常态。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覆盖战争”。

逐步分散你的利润来源是一个理想的应对方法。如此一来，当对手进行价格补贴战（甚至免费战）欲切断你的营收来源时，你仍有其他的来源做支撑。

因此，新时代的人才必须对金钱以外的“价值交易”有过人的敏感度，能够迅速与他人组成联盟，以价值互补来达到御敌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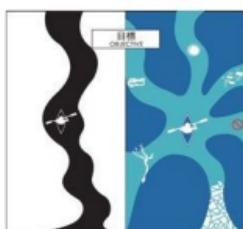
各种难以想象的对手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这是新时代竞争的常态。但也正因如此，任何人都有可能与你组成联



盟。在未来，竞争者与合作者的界线变得模糊，对企业和个人来说皆是如此。人们会以项目任务为单位来决定与谁合作，与谁竞争。

何谓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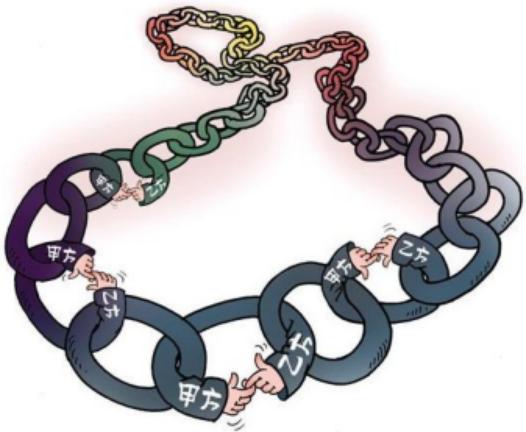
我们不再处于只需向前划便能靠岸的单一河道里，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都面对数不清的河道，你可以瞥见邻近的危险，却看不见更远的威胁。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得做出选择。



最终选择什么，答案同样有千百种。但或许最具潜力也最有效的方法，便是不忘初心。因为无论你选择了哪个河道，都必须面对千百种好与坏的可能。既然如此，不如遵从内心的指引。

(周 远摘)





甲方乙方

● 黄小履

最近我装修房子，连续几个月，一直当着甲方。在为我服务的几家乙方中，有两家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是橱柜的设计师，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第二次来工地，他就和装修工长、工人发生了争执。橱柜尺寸和厨房瓷砖铺贴的衔接出了点问题，还没分辨清楚是哪方责任，他就对着工人来了一句：“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工人一听就火了，若不是我这个甲方镇场，怕是当场就要打起来。后来我听他接同事的电话，说其他客户的事，短短几分钟，他说了好几次“这活儿我没法干了”，语气很冲，看来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第二是安装楼梯的两个老

师傅，脸上满是皱纹，不过身板还很壮实。他们把做楼梯扶手的方形钢管从一楼搬到七楼，不知为什么，搬了很长时间。搬完了我才知道，最长的一根方钢接近五米，进不了电梯，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不得不爬楼梯。方钢一头戳出楼梯间窗户，另一头伸进电梯，折腾半天才抬了上来。事后我想，如果他们想偷懒，告诉我钢管只能锯断，拿上来后再焊接，虽然难看，我也只能同意。但他们并没有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也没有诉说难处，更没有索要“上楼费”，而是设法解决了问题。

本文第三个乙方，是曾经的我。当时，我要为福建某男装品牌策划春季新品发布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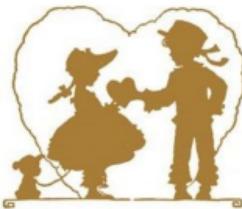
新品发布会选择的场地是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任何一个做公关活动的人听见这个场地都要头疼。人民大会堂戒备森严，要求繁琐，在那儿做活动要比在五星级酒店麻烦好几倍，而且，价格很高。

客户心意已决，但预算有限。我们筛选了人民大会堂承办对外活动的几个厅，根据发布会的预计规模，只有最大的那个厅合适。该厅的场租费高达十八万元，而发布会的总预算才三十万元。

客户嫌贵，我们坚持这是唯一恰当的安排，建议增加预算。客户还是嫌贵，我们还是坚持。拖了两天，客户和一直跟我们抢生意的L公司签了发布会的活动承办合同，只留给我们媒体宣传的部分。预算没有增加，场地还是人民大会堂，我不知道L公司怎么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到了发布会举行的第一天，我们胸前佩戴着人民大会堂的专用出入证，以媒体接待的身份进入发布会现场，看见一个熙熙攘攘如菜市场的男装新品发布会。从没见过那么短小精悍的T台，也没见过和T台挨得那么紧的嘉宾席，模特如果伸长腿，说不定就能踩到嘉宾的头。

原来L公司缩减预算的方法，是选择一间中型厅作为场地，硬生生省下几万场租费，哪怕T台被“腰斩”、嘉宾摩肩接踵。这是我们根本不会考虑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太简陋。可是客户挺满意，他们其



情感练习

● 骆以军

读大二时，我从森林系转到中文系文艺组。有一次在大教室，旁边一个娇小甜美的女生借了张纸条给我。我也不记得是怎么开头的，我又回写了些啥，总之我们一来一往开始了笔谈。这女孩也是转系生，当时大约是在发牢骚，对创作系开的大部分课程感到失望。我没交过女朋友，主要是对自己的外貌感到自卑，说实话，那个年代的风气也很保守。

女孩后来约我去她宿舍聊天，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君子，一对青年男女对坐桌前，就只谈小说、灵魂、人性。我记得她穿着蓝白格子的洋装，像花瓣铺展，真的很美。

她告诉我，她之前有男友，在台中念东海大学。有一天，她突然想给他一个惊喜，于是直奔台中。没想到，她男友竟跟另一个女孩同居了。说到这里，她就开始哭了起来。天啊，我那个年纪，眼前一个美女凄楚地流泪，我的心都快

疼不要求发布会现场有多么“高大上”，在他们看来，只要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发布会，就证明这个品牌实力非凡。

第一个乙方，是不合格的乙方，动不动就说摆挑子不干的狠话，显得不负责任。他不仅不主动解决问题，还要添乱，让甲方不得不帮他协调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如果以后还要购买这个品牌的橱柜，我一定会要求换个设计师。

第二个乙方，是优质的乙方，主动为甲方考虑，遇到困难，自己尽力解决。我看着他

碎了，但我连上前拥抱她一下都不敢。

寒假前的一天，她给了我一卷录音带，是潘越云唱的《最爱》，歌曲的最后不断重复：“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在我们那个清纯年代，这就是一个女孩的告白了吧？

那个寒假，我灵机一动，拉着铁哥们儿跟我一起搭火车

们一头的汗水，真心觉得感动。职业精神不是靠光鲜的衣着和工作环境展示的，在知名橱柜品牌的设计师身上没有看到的职业精神，我在两个师傅身上看到了。

第三个乙方，也是不够合格的。乙方的确有义务为甲方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方案，但前提是彻底了解甲方的需求。投其所好比追求完美更重要，“只买对的，不选贵的”，交易无论大小，都存在性价比。如果说干不了，没关系，有的是竞争对手来帮你做这单生

到宜兰——那女孩的家乡。我在火车站打电话给她时，我感到她的惊讶大于开心。她和她的朋友，各骑一辆摩托车来车站接我们。随后，她像一个称职的导游，带着我们去宜兰那些风景如画的景点。

在这些变换的风景中我突然感到，她和台北那个文艺忧伤的女孩不是同一个人，更像是爽朗外向的大姐大，她和我之间也没有那种恋人般的害羞与在意。其实，她并没有和我约定什么，我却头脑发热地跑去弄砸了一切。

现在回想那时我的情感练习，其实都被川端康成、井上靖、张爱玲笔下人物的内心戏给误导了。后来，我才明白，那些无意义的废话，才是可能进行爱情探戈的走廊。那女孩只是给了我和她共舞的许可，我却不懂得这样的消磨。其实，那真的只是练习。

(梁衍军摘自《南都周刊》
2016年第6期)

意。

那次人民大会堂活动之后，我不再那么自以为是，哪怕客户的需求很奇葩，我也会尊重，然后分析。作为乙方，我们常常把“换位”挂在嘴上，但直到那一次，我才算真正开始学习换位思考。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们不可能不成为甲方或乙方，相反，我们几乎随时都是他人的甲方或乙方，所以，我很高兴开始了这种学习。

(叶晓摘自《大学生》
2016年3月上，喻梁图)



上脑统治者与下脑主导者

●游识猷

招财猫举起的是哪只爪子？榴莲和波罗蜜，谁的外壳更粗粝？在回答上面两个问题时，你的脑中是不是自动浮现了招财猫、榴莲和波罗蜜的样子？（顺便说一句，答案是左前爪，榴莲）如果我告诉你，解答这两个问题用的是大脑皮质中的两套不同系统，你会相信吗？

近百年来的研究显示，大脑是分块工作的，而哈佛大学研究者斯蒂芬·科斯林则将大脑皮质分为两个系统：上脑系统与下脑系统。解剖学上，上脑包括额叶上部和顶叶，下脑包括额叶下部、颞叶和枕叶。当你伸手，从额头一路往上摸到头顶，这部分就是上脑所在。从耳侧开始摸到后脑勺，

这个区域就是下脑所在。

上脑负责拟定和执行计划。为了更好地驱动身体执行计划，上脑捎带处理了位置、距离、角度等空间信息。研究中，被切除上脑的猕猴，再也学不会寻找藏在特定位置的食物。

下脑负责感知、理解和信息分类，激活情感和记忆。为了更好地感知，下脑特别擅长识别颜色、形状和纹理。研究中，被切除下脑的猕猴，再也学不会寻找藏在特定形状下的食物。

下脑理解世界，上脑决定行动。上下脑既独立运作，又密切合作。上脑会不断提示下脑，这些信息很重要，要特别留意。而经下脑整理的信息则

传给上脑，供上脑决策时参考。每个人都是这两套系统协作而生的产物，也都有自己的“惯用系统”。

根据对上下脑的惯用程度，人可被分为4种——行动者、刺激者、感知者和适应者。

双脑并重的行动者是天生的领导者，上脑帮他们制订计划、积极行动，下脑帮他们收集反馈、审时度势。

更倚赖上脑的刺激者有最多的新鲜点子，能在头脑风暴中创造出多套方案，有时这些方案不可行，因为他无视现实。遇到挫折或阻挠时，刺激者更愿意坚持到底，而不愿意调整计划。

更倚赖下脑的人，则是感知者。感知者里出了许多艺术家，因为他们能敏感地体味世界和人生的细节。感知者也能成为极好的专家顾问，因为他们擅长理解与解释。感知者喜欢安静，乐于反思，但往往行动力不太好，而且很难去制订和执行一个详尽的大计划。

还有些人既不太倚赖上脑，也不太倚赖下脑——他们是适应者。适应者特别能随遇而安，活在当下。他们好相处、好合作，会接受突然出现的任务而不多问一句“为什么不让别人做”。适应者的行动力不亚于行动者，二者的区别在于，行动者为自己行动，适应者为适应环境而行动。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电影《午餐盒》的故事背景，是印度城市的午餐派送制度。

城市大，男人上班要走三四十里地，中午想吃新鲜饭菜，怎么办？女人做饭装盒，委托午餐派送公司，送到丈夫的办公桌上。

家庭主妇伊拉的丈夫从不碰她做的饭菜。

终于有一天，饭盒空着回来，她欣喜地向住在楼上的姑妈报告“调味汁起了作用”。姑妈表示“这是好的开始”，简单的对白，说明了伊拉的全部处境。

可惜，午餐盒是被误送到保险公司的老会计费尔南德斯那里去了。他是鳏夫，马上要退休了，每晚站在楼顶天台上，看别人家吃饭的场景。对孤寂的人来说，隔壁的灯火和饭菜菜肴，就是救命的稻草。所以，他坦然享用了送错的饭，甚至在收到伊拉放在饭盒里的声讨信之后，依然没有停止。他回了信，并坦然地等待下一次盒饭的到来。

深情和体恤，就在这里

小测试：下列几项所形容的，跟你相似吗？（“截然相反”得1分，“不太像我”得2分，“说不准”得3分，“有点像我”得4分，“这就是我”得5分。）

1.购物时，我会仔仔细细地查看商品。

2.一开电视，我说会试着辨认出现的人物是谁。

3.听音乐时，我会试着分辨出现了哪些乐器。



一饭一信， 是性命相见

● 韩松落

吧。有观众质疑：就因为几封信，她就想出轨了，想私奔了？但我与越多的陌生人相处越发现，那些片言只语、那饭盒，还有对饭盒的期待，简直是性命相见。

他相信她不会停止供应，不会在饭菜里投毒；她相信他

4.去艺术展时，我喜欢慢慢地欣赏画作。

5.如果我很晚才能到酒店，我会事先给酒店打电话告知。

前4题的总分是下脑分，后4题的总分是上脑分。

不会停止回信，不会出言谩骂。他们从一开始，就确信自己走的不是一条人际关系的钢丝绳。太平年代，这就是以命相示了。

最难得的是，这种体恤建立在匮乏的基础上。电影里到处都是信息。她做饭时，能和住在楼上的姑妈聊天，显然，墙很薄，建筑质量很差。她父亲生了重病，母亲为医药费发愁。而他呢？想在墓地为自己准备一个棺材，却只能买到竖着放的棺材，“我站了一辈子，没想到死后还要继续站着”。他那些正当盛年的同事，多数吃不到午餐，只能吃两根香蕉。

人口爆炸、通货膨胀……与印度现代生活有关的信息，就藏在这些细节中。

匮乏里的体恤，不只是教养、互利这么简单了。重重压力下，还能酝酿出期待和欲言又止的爱，甚至向往着去被当作桃花源的不丹，这是对人性的无比信任。

（一米阳光摘自《莫愁·智慧女性》2016年第2期）

6.在开始一个项目前，我会备好所有需要用到的工具。

7.做出决定后，我会思考一下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

8.我非常喜欢制订计划。

	上脑分≥15	上脑分<15
下脑分≥13	行动者（mover）	感知者（perceiver）
下脑分<13	刺激者（stimulator）	适应者（adaptor）

（林丽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6期，魏克图）

我女儿3岁的时候，一个同龄女孩对她肆意显摆手里的冰淇淋，我女儿一气之下也炫耀：“我爸爸会给我买裙子，有好多花的！”对方更胜一筹：“那有什么，我有两个爸爸！”因为她妈妈二婚……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女儿淡淡地炫耀：“我有好多妈妈，你看，我家里有妈妈，外面还有姑妈、姨妈……”在附近偷听的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被显摆的人之所以不爽，是因为对方带有示威性。

公交车上，一大腹便便的男子拿着手机大喊特喊：“喂！喂！我那5000万赶紧给我汇过来……”一个小伙子听后，也拿出手机来，调整一下喉咙：“喂！妈，怎么回事儿啊？我那50万生活费汇过来没有啊？哦，刚汇完啊！行！行！好的！”

我听过两个最矫情的关于炫耀的段子。某饭局，上冷盘阶段，一女士动来动去，很不安分，然后突然霍地站起来，冲动地说：“好热啊！我要把这个钻戒摘下！”然后夸张地扬手，请人帮忙为她脱戒指，隆重如脱宇航服。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她是要晒新戒指。这也太绕圈子了，辛苦，吃力不讨好，还会贻笑大方。公司里一个女同事，男朋友送了她1.5克拉的钻戒，她绞尽脑汁穿了个白金链子挂脖子上，炫耀水平大升级。

炫耀，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心理需求，共有的人性弱点，“弱”就“弱”在谁都知道、谁都警惕它。

20世纪90年代初，孙红雷在哈尔滨的夜总会挣了钱，家境得到空前改善。他特意花4万元买来一部大哥大，有事没事就在街上举着它“骚扰”哥们儿。有时候坐在车里碰到熟人，他就要司机把车停下来，寒暄一阵后再开走。

早年，洪晃有次和导演李少红一起吃饭，看她拿着一款时尚的手机，很好奇，便问导演是否好用。

“这手机没正式发售，所以所有功能都有点问题，只有一个功能很灵的。”李导演定地说。

“是拍照吧？”洪女士问。

“是炫耀。”李导演严肃地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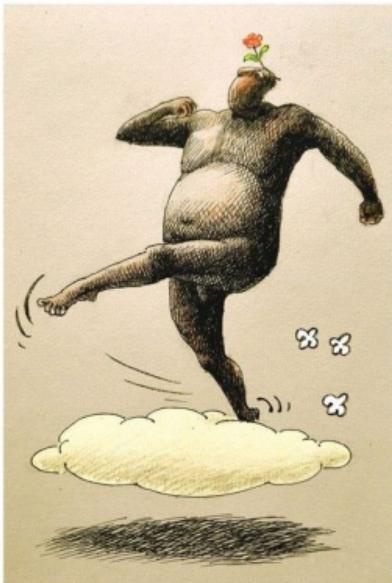
睡着的人好喊，装睡的人难喊。装的，更难办，不管是装高端、装高雅，还是那种装模作样的炫耀。有趣的是，很多人炫耀，一般都爱装作很无意甚至无辜率。

炫耀多因为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但是做不好就让人讨厌。有人问，母鸡下蛋“咯咯”叫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成绩吗？鸡界一般不会像人类那样爱炫耀，毕竟智商有限，它只是“高兴”。

炫耀的本质其实也是自己高兴，却由于没有人知道，所以难受，于是要变着花样让人知道。问题是，太造作，有点调戏别人的智商，这才是让人最不舒服之处。

最近，我也在微博、微信里炫耀。

我家的“钟点工大姐”很闷，几乎不与我们搭话。一般是她一来，我把工钱搁在鞋柜上就出去。她干完活儿，便拿钱走人。某天，我



我们只有这一条出路吗

● 孟 静

前年夏天，我所在的杂志社做了个新闻类 App，其中一个同事把 App 和杂志发过的稿子重新编辑，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现在，这个号已成为拥有百万粉丝的大号。

我亲眼见到她的时间如何被打成碎片。我们一起出去 K 歌，她抱着电脑说要上厕所，过了一个多小时，等她出来，我们发现她的微信更新了。当时我思忖再三：我想旅行，想晚上可以出去吃饭，不想每天困在电脑前。我做记者十几年，实在没有那么多想表达的东西了，也不想教别人怎么生活，因为越活越觉得自己还没活明白，所以我不能做公众号。

半年里，公众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没开公众号的微博大 V 终于忍不住纷纷开了公众号，公众号几乎成为客户唯一愿意大量投放广告的媒体。追悔莫及中，我只好开了公众号，写起了自己早已写腻的八卦，真是讨厌透了。以

前我常说写专栏会把人掏空，如今开公众号更是对储存的压榨。开始写之后发现，除了配图，微信文章要比写稿简单一千倍——不用采访，不用审稿，想骂谁骂谁。唯一的麻烦就是不能休息，要随时跟热点，迎合大众趣味。于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开起了公众号，写公众号的人已经比订阅间公众号的人多了，生意自然是越来越难做。

我担心的是，没有人愿意认真写稿了。调查报道不是个体可以完成的，它需要采访、调查、合作，需要静下心来。如果采写的稿子还不如在家里编段子的转发量高，谁还会去做这样的工作呢？

我的一个朋友以前是媒体人，现在做“90 后”社区。他说年轻人不需要知道沉重的事，只要有乐子就行了，社会的进步就是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愚众、越来越少的聪明人，这样，社会才更好管理、更文明。所以唯一能够存活下来的

只有轻浅化的阅读，就像严肃题材的电影票房多半会糟糕，只有喜剧才会受欢迎。

作为受众，每个人当然有选择轻松阅读的自由，但是我不敢想象，当真正的大新闻发生时，你能指望公众号去采访写稿吗？你真的不想了解真相吗？如果要以牺牲大多数人的智慧为代价，这样的“社会进步”，我无论如何也不想要。

（任 重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 年 2 月 5 日，勾 韵 图）



准备上班，太太拿着破马桶刷出来对我说：“得买新的了。”我幽默一下：“像我这样玉树临风的男人买马桶刷不合适吧？”3 年没开口的钟点工居然在墙角羞涩开腔：“就是！”

跑步回来，在小区门口遇见邻居读二年级的男孩，他再次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叔叔好！”这回看他母亲不在旁边，我就忍不住纠正他：“我比你爸爸年龄大，你要喊我伯伯！”他有些害羞地点头，然后半信半疑地说：“好，叔叔再见！”

这就是我的炫耀段数，极高。上述两条微博、微信后的评论，其中心意思都是“肯定我”：里里外外一把手、显年轻。我的经验是，炫耀里如果带一点点自嘲，各方情绪就都照顾到了，既不刺激别人的“优越感”，又能恰到好处地放大自己的好，且全无炫耀之意。

不过，当下，有几个人的炫耀是出于真心的骄傲与经得起推敲的幸福？

（黄 勇 摘自《风流一代·青春》2016 年 2 月上，邝 驰 图）



在我以上三代，赵家有10个孩子，4女6男，分着排号，所以就有了赵四。她是女孩中最小的，大名叫赵一荻。我爷爷是男孩子里最小的，所以是赵六。他俩年纪差不多，又是同父同母的兄妹，关系很要好。我家那时出名的是同父异母的男赵四和女赵四。四妹妹尤其崇拜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在美军就职的四哥，为了表示对哥哥的景慕，就根据哥哥的英文名字Kenneth给自己也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Edith，谐音就是一荻。

赵四与张学良的关系成为世纪话题，其实非常偶然。当年她不过就是去找张学良玩，并没有什么“私奔”的念头，但当时嫉妒心特别重的大姐跑到父亲那里挑唆，说四妹跟有家室的军阀私奔了。赵老爷子当时做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很重视脸面，他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一气之下就让原本与四妹关系不太好的同父异母的五哥去《大公报》发声明，宣布与小女儿脱离关系。

很重视传统的四小姐认为自己再也不能回家了，只好跟在张学良身边。这一待就是一辈子，从此父女再也没有见过面、说过话、通过信。

他们父女二人其实都非常爱对方，且彼此挂念。1996年的一天中午，与往常一样，我和四姑婆坐在他们住所楼下的餐厅里。老太太很认真地对我说：“小荔啊，我知道我爸爸心里还是爱我的，我让他觉得丢脸了，没法再见我了，可是他一直在关注我的消息。就在我跟你四姑爷被送到台湾前，我爸爸托人把他用了一辈子的象牙筷子送来给我。所以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她说话的样子很平静，可是语调深沉，充满感情。

1990年，年届九旬的张学良重获自由。1993年圣诞节，两位老人的孙子到夏威夷度假，邀请我爷爷奶奶同行。

谁也没想到，从此他们在夏威夷定居了。后来四姑婆告诉我，四姑爷来到夏威夷以后就喜欢得不得了，过完圣诞节和新年后就跟四姑婆说：“我喜欢这个地方，不走了。”四姑婆一

我的姑婆 赵四小姐

●赵 荔



吓了一跳，跟他说：“我也喜欢夏威夷，可是夏威夷的消费这么高，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怎么过日子啊？”

他们本是来旅行的，住在希尔顿度假村，各种条件都超棒。可是即使你再有钱，也不可能长期住在酒店里。幸好这个度假村当时5栋楼里有3栋是酒店，两栋是出租的公寓。四姑婆就说服四姑爷搬到隔壁公寓楼里，在15楼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临海公寓。

四姑婆对我说：“当时我心里很着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支付得起住在夏威夷的生活费用。后来我想，我们已经这把年纪了，如果你四姑爷说不走了，那我们肯定会在夏威夷一直住到死的。所以我就决定把我们在台湾北投的房子卖了，用那笔钱在夏威夷生活。”老太太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就跟台湾张家的亲戚商量卖房子的事情。亲戚们给她出主意，要他们找拍卖公司，拍卖他们的东西。

张学良在台湾初期，蒋介石只允许他跟规定的几个人来往，其中有张群和张大千。他们“三张”很投契，成了至交。张大千送了张学良不少字画和其他礼物；张学良研究明史多年，有不少明朝的书画。这一切加上少帅的名声，在苏富比举办的拍卖会非常成功，一共卖了13289万新台币。四姑婆也没想到他们的东西能卖这么多钱，这下放心了，今后在夏威夷的生活不成问题了。

三

他们来夏威夷的消息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我1984年自费到美国留学读研，1987年定居夏威夷。看到新闻报道，我根本没有去“认亲”的打算，觉得他们是名人，跟我没关系。可是我奶奶跟四姑婆的感情很深，为了看四妹，奶奶也从上海飞过来了。

1994年6月，张学良过93岁生日，我和奶奶应邀出席寿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两位老人。寿宴后第二天，张家五奶奶（张学良五弟的夫人）托我奶奶来问我，说我年轻，又能开车，可不可以帮两位老人跑跑腿，比如去药房拿药、去商店买东西什么的，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下来。从那以后，我，还有我们一家，就几乎天天跟两位老人在一起，直到他们去了天

堂。

他们与世隔绝多年，对外界所知甚少。

有一天我告诉两位老人，中国大陆有不少关于他们的书、电影和电视剧。艺术家笔下的张学良常常落泪，动不动就哭。老先生笑着说：“我从来不哭。”我又说：“电影里的你好会跳舞，说你跟四姑婆是在舞场认识的。”老爷子又笑了：“我哪会跳舞啊，我一上舞场就走正步，我就会走正步。”照顾两位老人多年的上海姑娘又告诉老先生：“在电视剧里，您老年的时候，上床睡觉前把假牙摘下来放在床头柜上。”我们都知道老爷子一颗假牙都没有。四姑爷一本正经地说：“得跟他们说一声，他们搞错了，我太太一口假牙，我没有。”老太太接过话茬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把牙全拔了，装了假牙，因为要美。”我心说，我跟谁说去啊，爱哈哈吧。我们说给二老听，就是想给他们找点乐子。

来夏威夷之后，很多人找我四姑爷写字以供收藏。老先生常常会跟来人说：“你们找错人了，我的字写得不好。你们应该找我太太，她的字写得比我好多了。”我会逗他：“您的字不好，可是值钱啊；四姑婆的字好是好，可是没人跟她要啊。”他就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一天，我在北平的大马路上走，看见一个摆地摊儿的，在那里吆喝，快来买呀，张学良的手迹。我就停下来问他卖多少钱，因为我想看看自己值多少钱。那人说两幅字只要3块钱，便宜卖。我说，张学良真可怜，就值这么点儿钱。老头儿抬头一看，认出我来了，卷起他的东西，拔腿就跑。”

四姑爷常跟我说：“我24岁带兵，跟吴佩孚打仗，那时我很年轻，没人知道我，结果把吴佩孚打败了，一下子就出名了。”

四

四姑婆从不午休，别人午休的时候她就喜欢整理东西，收拾书桌抽屉、衣柜、箱子。她会把东西分类装袋，再贴上标签，也喜欢整理通讯录，一遍一遍从旧本子誊写到新本子上。她的记性很好，什么东西在哪儿都知道。所以她会对帮忙的人说：“麻烦你把壁橱里左边第三个箱子里的那件粉红色的外套拿出来。”顺便说一句，我很喜欢老太太买东西的作风。她买衣

服时，如果看到喜欢的，她就会买下每一种喜欢的颜色，一般是四五种颜色一样一件。这样就省得考虑来考虑去，不知道买哪件好。

老太太最热衷的就是周游世界，她年轻的时候去过了许多国家，年纪大了以后就通过杂志遨游世界。她的书桌上有一个地球仪，书桌抽屉里有各种各样的地图。她是一个真正活到老学到老的人，每天阅读，记笔记，学习新的知识。她的英文非常棒，几乎跟说母语一样流利。她平时的阅读基本都是英文的。除阅读以外，四姑婆还喜欢摄影，对烹饪也很有研究。

老太太去世的那一年，每天中午，四姑爷在楼上喝营养水当午餐，我跟四姑婆看他喝完后午睡了，有护士在身边照料，就一起到楼下餐厅吃午餐。一般在这种时候，老太太就会跟我讲往事。

“张学良下野后，我们一起戒了毒，去欧洲考察旅行。我们在摩纳哥公国的那天，你四姑爷跟部下都去赌场了，我一人坐在面对大海的豪华餐厅里吃美食。一个套餐有5道菜，每一道都好吃极了，吃完以后我对服务员说，你们的菜太好吃了，我还要从头到尾再吃一遍。服务员看了看身材瘦小的我说，女士，您已经吃过这全套的5道菜了，别再吃了，明天再来吧。我告诉服务员，我们待会儿就要离开摩纳哥，所以我要在走之前再享受一遍你们的美食。服务员明白了，很高兴地从头到尾又给我上了一遍，我也就从头到尾重新吃了一遍，而且全吃完了。”

四姑婆很喜欢吃甜食，她特别怀念小时候跟我爷爷一起常吃的猪油白糖拌饭。说到我爷爷，她说，他们一直很要好。我爷爷和奶奶结婚以后，她和奶奶的关系也特别亲密。“西安事变”以前，他们总在一起玩。

四姑婆说：“因为我的牵连，我哥哥跑到上海，既没工作又没钱，房子也要自己租。其实那时我完全可以跟你四姑爷的副官说一声，给他一个差事做，可是我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我们赵家绝不要沾张家的光，不欠张家的情，所以我没有帮助你爷爷。后来我们到了台湾以后也是一样，虽然我有哥哥住在那里，可是我没有联系过他们一家，直到我们获得自由以

后，我侄女来帮助我整理文件，我始终没有利用过你四姑爷的关系帮助过他们任何人。”

老太太没有跟我特别解释过她为什么在这一点上这么坚决，但是我可以猜得到，她是不想让张家人看赵家人。四姑婆多次告诉我：“我们赵家从我爷爷那辈起就特别重视教育。我的父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些甚至在那个年代就留学海外了。到我们这一辈更是个从小就被送到最好的洋学堂学习，哥哥姐姐要么出国留学，要么上国内的顶尖大学。不分男孩女孩，我父亲都一视同仁，思想非常先进。”听得出来，四姑婆是充满“赵氏尊严”的。

五

四姑婆年轻时吸烟，又因肺癌切除了一叶肺，她的呼吸系统不是很好，需要戴氧气罩帮助呼吸，挺辛苦的。四姑婆常常跟我说：“我真的活得很累了，可是我实在是舍不得你四姑爷。”每次听到老太太这样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赵四小姐在张学良生命中的位置的。

后来，上帝还是把老太太先接走了。老太太走了以后，四姑爷最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我太太走了，我很想她，我俩最好了。”老太太在世的时候也经常非常深情地对我说：“你看，你四姑爷多帅呀！”

四姑爷除了在特别重要的正式场合穿三件套的西装，永远都是穿四姑婆按照他的要求设计的衣服。面料都是由老太太根据季节亲自挑选的上好的毛料，衣服的袖口是衬衫式系扣子的，其他部分的裁剪是外套式的，外贴3个大口袋，一个在胸口，放眼镜用，两个在下面左右衣摆上，放手帕什么的。他穿的裤子是西装裤，可腰部是东北乡下人传统的裤腰带。

四姑爷晚年头上永远戴着一顶小黑帽子，那是老太太用特选的、柔软的日本棉线一针一针钩出来的。因为小帽子常常洗晒，颜色会褪，所以老太太每年都要钩好几顶新的。我现在还有一顶老太太钩了一半没完成的帽子，我没有按照她的遗嘱继续钩完，我觉得自己不配做这件事。

（水云间摘自《财新周刊》2016年第4期，本刊有删节，李晨图）



台风天乱翻书，翻漫画《少爷的时代》《闷闷不乐的漱石》，然后，一路追索下去……预想的文章一个字没写，倒发现1984年版1000日元旧钞跟2004年版的5000日元新钞的一段因缘。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樋口则又兼职做房地产买卖，搞到入不敷出，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来。幸好上司夏目直允人不错，经常借钱给他，让他渡过难关。钱借多了，无话不谈，竟有了结亲的想法。这个想法，据

漱石与一叶

●月庵

夏目家说，是大儿子夏目大助娶樋口家大女儿夏子；樋口家的说法，则是大女儿夏子嫁夏目家大儿子大助或小儿子金之助。

当然，最后这婚没结成，要不，5000日元新钞就是1000日元旧钞的大嫂或老婆了。

夏日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樋口夏子写小说时用的笔名叫“一叶”。1984年版1000日元旧钞上的肖像是夏日漱石，2004年版5000日元新钞上的肖像是樋口一叶。

(吴 芯摘自《读书》2016年第3期)

杜月笙办堂会

●崔济哲

杜月笙何时好上京剧这口儿，实无准确的说法。青帮有句传言：杜老板何时入的帮，就何时入的腔。他对京剧艺术，几近痴迷。杜月笙曾说，自己是天下头号戏迷。

上海的京剧名角儿就不说了，京、津梨园名角儿大腕凡到过上海的，几乎没有没

“教”过杜月笙的。杜月笙和梅兰芳配过戏，两人同台唱《四郎探母》。据说当年马连良到上海滩唱戏，杜月笙请马老板把调。杜月笙唱的是《空城计》——马派的看家戏。马老板稳稳地坐在那儿，听完未发一言，只留下“可挂头牌”四个大字就告辞了。

1931年6月，杜月笙因家乡的祠堂落成，要唱三天堂会。为办这个堂会，杜月笙专门修了一条四公里长的柏油马路，一座可停客轮的码头，每十米站着一个保安，维持秩序，派头大得不得了。堂会的亮点是，几乎请来了当时所有的京剧名角儿。京剧名角儿不是那么好请的，余派老生创始人余叔岩戏好脾气大，甩了一句：“除非用十八抬大轿接。”没想到杜府真的在京城租下一个十八抬大轿，直抬到余老板府上。余叔岩这才不好意思地

出门降阶而迎，他为杜月笙真诚所感，实因身体欠佳，人未到但心到了。杜府管事亦非常“俗人”，朗声应道：“余老板心到即人到了。”双手高捧戏份递上，在梨园传为佳话。

杜府办堂会那三天，有头有脸的大佬都去了。杜府为堂会专门准备了十五辆轿车、一百五十辆人力车接站，再加上南北政界要人都自备车队，以至于交通堵塞、车马不行，许多名角儿不得不徒步前往。据报载，像杨小楼、程砚秋这样的名角儿竟然徒步前往，连梅兰芳也是坐了一辆独轮小车前往。

这次堂会真可谓百花齐放，南北各路名角儿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戏，一共演了三天，唱了四十多出戏，空前绝后，轰动一时。

(李 燕摘自《大公报》2015年11月6日)



杜月笙

这些，会是真的吗

这十张图大都来自真实的新闻，但也有至少两张是假的。（图片是假的，或者图片是真的，但文字说明张冠李戴）。请猜猜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答案在本期找）



一、俄罗斯的车里雅宾斯克，一颗陨石从天而降，就像烟火划过夜空。



四、加拿大一男子骑自行车，利用谷歌地图和



八、路易斯安那州发洪水后，当地几位居民在原来的街道上划起了船。



七、《疯狂动物城》上映后，美国一男子为表达对狐狸的喜爱，戴狐狸帽拍证件照。





二、英国一男子看了《哈利·波特》后，准备开一家猫头鹰邮局



三、核弹在爱因斯坦身后爆炸



五、一个墨西哥老伯在自家后院修了座金字塔，他声称，是外星人让他修的



六、日本林间，寒冷的冬天，蜘蛛网都被冻住了



九、英国男子在北极熊身后玩自拍



十、美国爱荷华州某公路设置警示牌，提醒司机注意避让路上公路的鹿



杂碎和尼克松的筷子

●黄二刀

1783年，英国政府承认了美国独立的事实，也解禁了过去对美国封锁的海上贸易航线。因此到了第二年2月，美国货船“中国皇后号”就迫不及待地从纽约港启航，装载着西洋参、香料和棉花等货物与一颗迫切想要开辟新市场的雄心，第一次驶向了古老的中国。经过半年的航行，这些美国人终于在广东省上岸。贸易进行得比想象中顺利，满船的货物都销售一空，他们用赚来的钱购买了大量中国的茶叶、丝绸、精美瓷器和手工艺品，再次装满了“中国皇后号”。12月，美国人拿到了海关部门的批文，“中国皇后号”得以驶离中国，他们便带着价值不菲的中国货品和美梦成真的心态返航了。

在“中国皇后号”抵达纽约前，商品广告就在美国的城市中满天飞了，所以当这批中国货终于在纽约上岸后，很快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参与这次贸易航行的人都获得了巨大利益，心满意足。同一时间，更多艘美国货船已经在去中国的路上了。随着两国通商的不断

往来，不仅是货物，中国的文化也开始零星地被美国人带回了国，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饮食文化。不过，最初被传到美国去的中国饮食文化充斥着谎言和误解，这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美国图书市场上一些为博人眼球而出版的中国游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人什么都吃”“貓肉狗肉老鼠肉是中国人的家常便饭”这类至今仍未被彻底粉碎的谣传。比如，19世纪一本猎奇的中国游记中就写道：

他们还是粗暴的杂食者，地上跑的、走的、爬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实际上几乎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不管是海里的还是土里的，哪怕是别人看来最恶心的东西，他们都会贪婪地往嘴里送。

184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一个名叫加利福尼亚的地方，有挖不完的金子。于是第二年，第一批中国商人和冒险家便乘船抵达了加州，来到三藩市（即旧金山，当时还是名副其实的金山）淘金、做贸易和经营餐饮业，梦想着在这个新的国家发家置业。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人很幸运，他们不必硬着头皮去适应美国当地以猪肉和豆类为主的饮食习惯，因为

他们出远门时都会带着大米、干海鲜、腊肠以及酱油、咸菜等食材。另外，勤奋的中国人还圈地种菜、下海捕鱼，一点儿不把自己当外人，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渔民纷纷抱怨：中国人就快把金山湾内的活物捞光了。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建起了华埠，也就是后来的唐人街，有许多“中国商店”开张，专门从中国进口中国物资到旧金山，销售给当地的华人。

可以肯定，最初到达美国



19世纪末，一位中国鱼贩和他丰富的渔获

的中国人多为广东人，因此最先传播到美国的，乃是粤菜文化。

当年，就在大多数白人都对中餐带有偏见，几乎从不进中餐馆，同时美国媒体也对中餐非常鄙视的时候，那些“敢于吃螃蟹之人”中的一位，就在1857年的加州杂志上抒发了他尝试吃中餐后的兴奋心情。那一餐里，他吃到了燕窝、海参、鱼肉、干牡蛎、蘑菇、鸭肉、栗子等，在享受了3个小时的饕餮美食后，他记录道：

此时我已经百分之百深信，中餐真是既奢侈又精致，理应受到美食家的关注……



“中国皇后号”开始了中美两国的首次通商

当然，热爱中餐的论调总归是少数。在大多数生活在19世纪的美国人看来，华人无疑都是异教徒，他们认为华人生活堕落，肮脏不堪，喜欢欺诈，卖东西缺斤少两，又自私无情。同时，华埠也被美国人当作惊险刺激的场所，来往的游客似乎都带着一种“视察下层社会生活”的心态去走访一些华人经营的鸦片馆和声色场所。此后，随着美国西部的反华情绪愈演愈烈，如果一名普通美国人公开承认喜欢吃中餐，那无异于将自己置身于一种政治及社会层面的险境中。

西方人对华人的偏见，可以在他们早期创造出的著名虚构人物傅满洲身上得到体现。因为傅满洲是中国人，所以他被设定得绝顶聪明，但同时又极端奸诈自私，素质极低。他长相阴险，尖嘴猴腮，穿着西式改良款的清朝官服，小拇指还养着长指甲。傅满洲的故事从他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结束过，小说、漫画、广播剧、电影，应有尽有。当年的

B级片之王克里斯托弗·李在20世纪还曾是傅满洲这一角色的御用男演员。

后来，随着清政府的瓦解，美国民众认为中国人从臣民变为公民，所以反华的情绪有很大回落，媒体也开始更多地关注美国华人的勤劳以及他们的文化。这时，一位著名的、虚构出来的中国正面人物也随之诞生，他叫陈查理，是个侦探。

陈查理的外形设定几乎与傅满洲相反：尖嘴猴腮换成了大腹便便，中式服装也换成了洋服礼帽，素质低下换成幽默绅士。唯一不变的，是陈查理作为中国人的聪明绝顶，他屡破奇案，还爱教育人，动不动就蹦出一句“子曰”来。

美国人对待中餐的态度或许就像他们看待傅满洲和陈查理那样矛盾。对善于经营又非常勤劳的中国人来说，将中餐改良或创新，以符合美国人的口味，便成了顺其自然的事。其中有一道美式中餐菜肴，在经过近200年的不断发展后，几乎成了美式中餐的代名词，那就是“杂碎”。这道杂碎，和中国内地一些省份的同名菜肴完全不是一回事。美式杂碎，谣传是李鸿章访美时随行的厨师发明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有历史材料显示，在李鸿章访美之前，美式杂碎就已经在许多美国中餐馆的菜单上了。其实，这不过是一道什锦炒菜，主要食材为猪肉、鸡肉、蘑菇、竹笋、洋葱和胡



尼克松坐在周恩来旁边，用筷子吃中餐

椒。另外，根据厨师品味的不同，还会视情况加入鸭肉、牛肉、萝卜干、豆豉、山药、豌豆和菜豆等。

一般来讲，这道杂碎的品相对中国人来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但它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0世纪70年代，全美国民众都在电视机前看到了他们的总统尼克松和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在北京的餐桌上享用着完全叫不上名儿的地地道中餐。更令人惊奇的是，总统和总统夫人还在使用筷子。就这样，用筷子吃中餐成了一种能体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美国时尚。

美国的中餐馆在20世纪70、80、90年代异常红火，各种五花八门的特色店都开张了。打着湘菜、川菜、京菜招牌的奇怪餐馆在美国街头越来越常见。目前，北美的中餐厅已经超过了4万家，其中大多数中餐馆里的招牌菜都是普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实事求是地讲，随着中餐在美国的不断发展，如今美式中餐的品相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至于味道，还要尝一尝才知道。

（Andy 摘自微信公众号“liweitan2014”）



克里斯托弗·李扮演的傅满洲



单身者的“饭团”

●张国立

单身没什么不好，不必为另一半操心，也不必担心另一半没有为自己操心，而且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爱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唯独，一个人上馆子，还挺麻烦的。

我曾经单身好长一段日子，进馆子吃饭的经验丰富。那时台北的川菜馆很红火，我决定去试试朋友推荐的一家。去之前先为自己做了点心理建设，要不五点半，要不七点半，不能在人最多的时候去凑热闹，惹人嫌。吃饭前，先跑

个五千米外加做两百个仰卧起坐，腾空肚皮进馆子，免得点不了几道菜，更惹人嫌。

准备妥当，我五点半进馆子。

“您几位？”

“一位。”

“吃面？点菜？”

“点菜。”

我被领进最里面楼梯下的小桌子，面对厨房，右手边是厕所，抬头要当心，以免撞了头，吃饭得坐直，免得屁股挡人上厕所。奇怪，店里明明空

桌子还很多，为什么非把我塞进墙角？难道是因为我长得丑，怕吓到其他客人？

从夫妻肺片吃到豆瓣鱼，三菜一汤外加啤酒，吃得肚皮圆滚滚。唉，什么时候来了满馆子的客人，外面还有人排队。正想再喝杯茶，服务员已经忙着收拾我的桌子。

一个人吃饭，会被歧视。

换个方法，我照样六点不到便进馆子。

“您几位？”

“两位。”

这回好，被领到窗旁的桌子，外面是街道的树影，且离厕所八丈远。我说边等朋友边吃，先点菜吧。菜来了，我稀里呼噜吃起来。刚过七点，桌面的盘子空了，酒瓶也空了。服务员用怜悯的口气对我说：“女朋友爽约呀。”

对，女朋友爽约。我不能因此不吃饭吧。

一个人进馆子，最理想的选择莫过于日式料理店，往料理台前一坐，面对师傅，自己吃自己的，还可以跟师傅聊聊天。要不然馆也成，和陌生人拼桌，说不定飞来艳福。当然，一个人吃饭往往会有莫名其妙的寂寞和无奈拌进饭碗，这是再美再好的食物也无法弥补的。

突发奇想，像我这样的单身不在少数，也都有吃饭问题，何不招呼一下，几个单身汉组个“饭团”一起去吃饭？果然响应“饭团”的人还真不少，有时四五个，有时七八个，进了馆子少了歧视，多了重视，点了整桌菜，大家吃得

在漩涡里挣扎的鱼（外两则）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孙开元 译

大师向来看重行动，瞧不起畏缩，但是他也总是强调人们应该采取“明智”的行动。

弟子问大师，他所说的“明智”指的是什么，是否就是“好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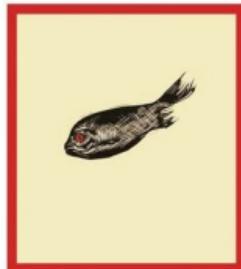
“不是。”大师回答，“比如说，一只猴子看到河里的一条鱼正在漩涡里挣扎，就把这条鱼从水里捞出来放在岸上，这是猴子的好意，但是对鱼有什么好处？”

开悟的一刻

大师一直没提到过他开悟那一刻的感受，在弟子们的迫

切追问之下，大师回答：“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弟子们问原因，大师回答：“打个比方，你费了半天力气顺着梯子爬了上去，砸破



高兴，就是结账时得有劳店家：“老板，能不能帮我们除以五。”

“饭团”最怕斤斤计较的团友，譬如小李不吃牛肉，他拒付牛肉的钱；譬如老赵不喝酒，他说酒钱分开算；譬如薇薇饭量小，坚持付账时她只能算半人份。这些都无所谓，反正没人规定“饭友”不能换人，久而久之，几个老“饭友”形成固定班底，每周五别人去约会去恋爱，我们吃遍台北的馆子。老黄结婚那天，他的喜宴特别留了一桌摆上“饭团”的纸牌，十一个单身者挤十人的桌子，天冷，挤挤暖和。老黄与新娘来敬酒，他举着杯子喊：“谢谢你们陪我度过七十三个寂寞的星期五晚上。”

这喜酒喝得有些哽咽，有些磕磕绊绊，有点凄凉。

老黄结婚一年后，在他老婆大人的恩准下，经常周五独自来跟我们蹭饭，他说：“还是这样吃饭有滋味，我和老婆两个人，出去吃饭也难。”

“饭团”的成员来来去去，有的如老黄般结婚去了，有的调职出国，有的觉得这么“团”下去一辈子结不成婚。旧的走了，新的来了，到我结婚“脱团”的那天，全团只剩两个创始团员，他们散坐在婚礼酒席的两头，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每桌敬酒，竟然招收了好几个单身的新团员，于是“饭团”继续热闹。

结婚十五年，直到今天，我每个月仍有一两天去参加

了窗户玻璃，被划得遍体鳞伤，爬进了一间屋子。进去之后，你发现屋子的门原来是开着的。”

宁静

时常会有一些大吵大嚷的游客来观光，扰乱修道院的宁静。这让弟子们心烦意乱，但是大师没有，噪音对于大师来说似乎和宁静一样美好。

一天，大师对不停抱怨的弟子们说：“所谓宁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忘记自我。”

（张建中摘自《羊城晚报》
2016年1月14日，连培伟图）

“饭团”，当然是一个人去重温单身的幸福感。我们现在这个“饭团”，单身者只有三人，其他七人皆已婚，不过丝毫不影响吃饭的乐趣。台北好些店家都认得我们，不忘给我们加菜、打折。

最近老黄提出个颇有建设性的意见——大家组团出去玩，白天各玩各的，晚上集合一起吃饭。听起来不错，却遭到史上最大的阻碍：好几位老婆大人表达她们极度的不满：“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什么主意，在台北吃吃可以，想假装单身出去玩，免谈。”

借此机会做些反省：其实，单身的日子多值得怀念和珍惜呀。

（马逸飞摘自《新民晚报》
2016年1月5日，辛刚图）



写字台上的台灯只照亮书房的一角。彭恩刚从剧场回来，他坐到写字台前，伸手拿起电话拨通了编辑部：“我是彭恩，你好！我又考虑了一下，关于《蛙女》的剧评，最好还是发下午版，因为我想把它展开一些……别提啦！太不像话了！所以我才打算写一篇详细的剧评。上午版你只要留出个小方块刊登一则简讯就行了。你记下来吧：‘奥林匹亚剧院，《蛙女》上演，一锅可笑的大杂烩，一堆无聊的废话和歇斯底里的无病呻吟。看了简直要让你发疯。详情请见本报下午版。’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措辞还不够激烈？这样就行！那好，再见！”

从他放下话筒的动作可以看出，彭恩的情绪越来越愤慨。可就在这时，他猛然一惊，附近有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在光线最暗的角落里，他模模糊糊地看见有个人坐在皮沙发里。陌生人蓄着白胡须，身披风衣，头上歪戴一顶礼帽，闪亮的眼睛逼视着评论家。彭恩心里发虚：“你，你，你是谁？”

陌生人慢慢站起来，从衣兜里伸出右手。彭恩看见一支闪闪发亮的手枪。“把手举起来。”那人命令道，彭恩两手发抖。

“嘻嘻嘻……”那人像精神病病人一样笑着，“你这条毒蛇，现在总算落到了我的手里。再有5分钟就是午夜12点，你将变成一具尸体。文亚明，我的宝贝，”白胡子老头扬起头，“我亲爱的文亚明，5



报 复

○ [法] 雨果·克里兹

分钟后我将为你报仇雪恨。这条毒蛇将永远闭上他的嘴！啊，你高兴吗，文亚明？”说着，白胡子老头举起手枪，“别动！”

“听我说，”彭恩战战兢兢道，“请告诉我，你究竟是谁？我不明白……我对你干了什么？求你把手枪收起来吧。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给我住嘴，你这个杀人凶手！”

“杀人凶手？你弄错了。我不是杀人凶手！”

“那么请问是谁杀死了我的孩子，我唯一的儿子文亚明？谁呢，彭恩先生？”

“我根本不认识你的儿子！你怎么会生出这种想法？”

“我的儿子叫文亚明·穆勒！现在你明白了吧？”

“文亚明·穆勒……我记得，好像是个演员吧？”

“曾经是！因为他已经死

了，他对着自己的头开了一枪。正是你这个无耻的小人毁了他！你在文章里写过他：‘为助诸君一笑，还有一位文亚明·穆勒先生值得提及，因为他堪称全世界最蹩脚的演员。’你竟敢这样写我的儿子！而他，我可怜的孩子，去买了一支手枪，自杀了，就是这支手枪。过一会儿，我将用它送你上西天！”

彭恩禁不住浑身乱颤：“听我说，这并不能怪我……我感到很遗憾……可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你的儿子真的缺乏才华……你明白吗？我本人跟你的儿子并没有仇，可是艺术……”

“你别再胡诌关于艺术的废话了！你是杀人犯！因此你得死！昨天夜里，”老头压低嗓门，“文亚明出现在我的梦里，他对我说：‘爸爸，拿上手枪去找那条毒蛇。午夜12点的时候，杀了他替我报仇！否则，我的灵魂将永远四处漂泊，不得安息！’”

“可你不能杀我……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简直疯了！”

抽象地谈论读什么书，似乎无益，其实也很有帮助。读专书，专读书，已近于老生常谈，实际上奉行的人还是很少。读书人大半还是喜欢东抄西撮杂凑起来的书，只求便捷，不怕肤浅，又喜欢广博而不肯专精。

还有一条原则也很重要，便是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我们往往翻开一本书后，一看句句都是自己心中要说的话，于是感到非常痛快、佩服，很高兴地看下去，以为这是正对自己胃口的好书。结果却往往是一无所获，即使有进步也很小。因为书中意见，自己在读书之前便有，那么读了之后，自然也不过是更坚信或更半

富而已。唯有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可以使自己戛然一惊，然后以对待敌人的态

读书

●金克木



老头大声地嘲笑道：“真叫人恶心，你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胆小鬼！一条罪孽深重的蛆虫，半文不值的小人！你那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哪里去了？你的体面威风哪里去了？现在你已面对死神，没有了你，人人都会如释重负。”

彭恩双手合十，央求道：“亲爱的先生，如果你一定要杀我，至少让我给亲人写几句话诀别的话，并表明我的遗愿。”

“行，我成全你！”陌生人宽宏大量地答应，“写吧，你还可以活15秒！”彭恩拿起铅笔，在纸片上写了两三行字……午夜的钟声响了。

老头怪叫一声，举起手枪扣动扳机。

硝烟散尽，陌生人扯下自

己的胡子，走近彭恩。

“先生，现在你对文亚明·穆勒的表演才华有了新的看法，对不对？看你那个熊样！哈哈……我想，今后你在评论别人的时候该会学得谨慎一些了！”

看着手里拿着铅笔，满脸蜡黄的彭恩，文亚明伸手拿过

度去研读这本书。结果若是自己被折服，自然是自己原有的见解不对，从此便更进一步；若自己攻破了书中的理论，也就是自己受到了一次论敌的冲锋，无形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不合吾意”的书愈多读，愈无进步，愈容易流入偏狭，远不如多读几部“不合吾意”的书。但这样读书也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要批判地读书，有自己存在，不为书所囿；第二是有所为地读书，不要将读书视同看看小说之美的消遣。

（枫 林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金克木小品》一书，（美）乔 格图）

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亲爱的文亚明·穆勒，你不但全世界上最蹩脚的演员，而且是头号傻瓜。你戴的假发套大了一号。彭恩。

（如 花摘自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世界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一书，冯 烟图）

《这些，会是真的吗？》答案：

1. 假的。这是航天飞机发射时的照片，采用的是延时曝光技术。
2. 假的。图片是真的，但这是在给鸟做窝。
3. 假的。纯属PS。
4. 真的。
5. 真的。

6. 假的。这是冰雕。

7. 假的。照片是真的，但和电影没关系，当时这部电影还未公映。

8. 真的。人们苦中作乐，他们当时甚至在钓鱼。

9. 假的。这只北极熊是个标本。

10. 真的。

“《读者》光明行动”(36)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春光明媚，草长莺飞，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陇南市也进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作为甘肃省唯一属于长江水系并拥有亚热带气候的地区，地形起伏多山、沟深坡陡，交通十分不便，这也使得这片灵秀之地很难摆脱贫困。2016年4月5日，“《读者》光明行动”来到甘肃陇南，4天的时间里，专家医疗队为陇南6县的583名儿童免费检查了视力，并确诊121人患有弱视。截至发稿日，已有33个符合救助条件的孩子到北京进行治疗。

陇南市文县舍书乡地处秦

岭山脉边缘，“一沟两分岔，土地两坡挂，土少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村落多在半山，自然条件恶劣。听说有北京的专家免费检查眼睛，家住舍书乡的茹爸爸天不亮就带着3个孩子出门，颠簸5个多小时来到县城。但经过检查，专家遗憾地解释，由于遗传性因素，3个孩子均患有严重的眼球震颤，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无法医治。农村医疗条件落后，优生优育观念缺失，造成了悲剧的延续，也加重了家庭的贫困……

7岁的小康家住陇南市西

和县十里乡，筛查中他被确诊患有弱视，右眼视力仅为0.1。小康还有3个姐姐，6口人的大家庭，主要靠山坡上的几亩耕地维生。爸爸农闲时会去县城做背粪工，很脏很累，没人愿意干，但是每桶6元的“高收入”，让这个要供养4个孩子读书的父亲一直默默地坚持着。小康已被纳入本批弱视儿童救助名单，祝愿他早日康复！

通过普查和对临床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弱视儿童视力都在0.9以下，但通过及时的干预和治疗，即可达到标准视力1.0以上。

微信“扫一扫”，帮助贫困弱视儿童，寻找0.1距离的爱




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互利共赢
DEVELOPING ONE ROAD AND ONE BELT, AND PROMOTING WIN-WIN COOPERATION

第二十二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

THE 22nd CHINA LANZHOU INVESTMENT AND TRADE FAIR

2016年7月8日-11日

盛大开幕

主办单位：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台办、全国工商联、中国侨联、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等。

主题活动：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峰论坛、丝绸之路经济带智库论坛、2016中国西部国际产能合作论坛暨企业对接洽谈会、中国—东盟经济技术合作兰州论坛、跨国公司西部投资项目对接会、2016中国西部创客节等。

展馆设置：约8万平方米，设综合馆（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展区、兄弟省区市投资合作展区、甘肃综合展区）、专业馆（装备制造、新材料及机电产品展区，特色农业及中医药、葡萄酒产业展区，清真食品及穆斯林用品展区，进口商品展区，创业创新展区）和甘肃地方特色馆（组织甘肃名优产品进行线下展销和网上营销）。

诚邀海内外各界人士、投资者、贸易商、专业采购商莅临兰洽会，并开展经贸交流、项目合作、采购洽谈、互利发展。

联系人：甘肃省经济合作局 咨询 0931-8831085 何培智 (0931-8873355
E-mail：2844278784@qq.com 758103756@qq.com

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办公室
<http://www.lanzhoufair.gov.cn>